

OCT 1947

83

高 聖

第 三 期

外蒙內幕.....	鳳 茜
我與陳納德.....	陳香梅
隱身術.....	石 琪
鴉片是怎樣偷運的.....	胡惠峯
天堂憶.....	施濟美
世界罪人陳景華.....	陸丹林
耳聞錄.....	越 薪
羅斯福的祕密特使.....	辛克萊
渤海灣的夏天.....	蕭 羣
死亡診斷書.....	高 良

品出司公煙成華

光緒廿九年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美
麗

行銀誠興聚

行銀匯外定指

目項業營

各種信託

各項儲蓄

押款匯兌

存款放款

號〇五二路西江：行分海上
號三九四三一：話電



巨型土

第三期

目次

死亡診斷書

(采病錄之三)

高良(八)

外蒙內幕

鳳茜(一六)

世界罪人陳景華

陸丹林(二九)

耳

聞

錄

(小說)

越薪(三三)

鴉片是怎樣偷運的

(報告)

胡惠峯(四〇)

天堂憶

施濟美(四七)

隱·身·術

(小說)

石琪(五〇)

我與陳納德

陳香梅(五五)

丕羅主義

曹聚仁(六三)

十三家房客

(漫)

樂艸央(六九)

孤老頭和他的情人

(小說)

田青(七六)

六月廿四的南湖

(通訊)

王簡(八三)



渤海灣的夏天

(小說)

蕭羣(七)

羅斯福的祕密特使

(新聞)

辛克萊著
上官牧譯(六)

豪門傳奇

鍾子芒(九)

三等艙裏的二等乘客

茅鹿(三)

梅家酒店

(小說)

俞昭明(九)

康梁演義的作者

陳家雄(二)

軍中喜劇

薩洛揚著
藍依譯(二)

吳曉邦和他的舞蹈

馬恩(三)

談中國電影

孟度(二)

學唱漫話

薛彬(二)

鷄一毛一店

(小說)

沈寂(二)

西藏見聞錄

周海萍(三)

中華民國卅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大衆文藝叢刊

豹子酒

石琪著

每冊壹萬叁仟元

石琪先生的小說，大都是寫述江湖賣藝者的落魄，和被損害者的遭遇令人讀後有一種蒼涼之感，「豹子酒」包括八個短篇，俱是作者精心之作，比作者其他小說集更見煥發，全書十萬字，讀者如欲得格外優待，來函預約，八折優待，於本月二十日出版

大衆出版社

社址：新開路五六八弄四七號



餘記五金號

地址：南京路一四六弄三九號

電話：一八三六三號

鴻運樓

酒菜館

全 滙 第 一	大 嚙 小 酌	名 師 烹 飪	新 漢 全 席	掛 爐 豬 鴨
------------------	------------------	------------------	------------------	------------------

地址：金陵東路（公館馬路）一五六號

電話：八八六七七號

大眾文藝叢刊

鹽巴客

蕭羣著

每冊八元

蕭羣先生的小說富有地方色彩，文筆清麗，故事動人，甚得讀者們的讚賞，「鹽巴客」是作者最精彩的集子，包括五篇，俱稱傑作，全書約七萬餘字，與「豹子酒」同時出版，讀者如欲享八折優待，可來函預約。

大眾出版社

地址：新開路五六八弄四七號



球全譽馳 品極中烟

斯雷克

品世新最

高提質品
類加技烟



A.D.A

A.B.C

襯衫

內衣



B.O.B

A.B.C

皮鞋

童裝

質料上等
式樣新穎

中國內衣公司

南京路五六三號
電話九一〇六五





死亡診斷書

——采病錄之三——

高良

沾着那大太陽的光，我又由分院回醫院，這次回到醫院來接受了一份辛苦的職務，那便是簽發內科的死亡診斷書。

担任這份職務的醫師，差不多都是在病人危急的時候，被召喚到病人的床前，能急救的施以急救，急救發生了效力是清着相當職業上的愉快的，但也往往束手無策，眼睜睜的望着病人死去，在我的聽診器離開病人的胸脯，向病人家屬宣告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死了！」

每一夜都是有着職業上的悲哀的，我時常咀咒，人命是太短促，而科學實在是無能的。

由這時候起，我有一個志願來寫一本書，這本書的題名預備喚做「死亡診斷書」，是略微有點悲哀生命的價值的。不過我很快便打消了這個想法，那不是我的錯，因為生活在這世界上，祇要你肯離開自己的職業圈子站一會的話，便立刻會感覺到：

「人命賤於豬！」
我們剛剛離開世界的戰場，便又看見兩腳的人類和兩腳的人類互相屠殺着：

英雄！英雄！

那英雄往往是掛着骷髏的項圈，圍着人骨的腰帶，飲着同一族類的鮮血，一將成名萬骨枯，難道戰場上每天成千成萬的人類死去都要你開寫死亡診斷書！

朋友們還是鼓勵我寫下去，但終沒有寫，這種隨後來便變成現在的采病錄，請讀者原諒，這本書裏一樣的也含着若干的臭氣的！

一 兩個要好的朋友

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我淌着淚填寫下這一份死亡診斷書，然後徹夜未眠的準備法院的傳喚。

並不是我在業務上犯了什麼樣的過失，因為他們是兩個要好的朋友。

第一位朋友姓着一個古怪的姓，他告訴我們他姓：
「罕，稀罕的罕！」

罕先生，罕先生住進醫院來，發着高熱，在心尖區聽見收縮期及兩張細雜音，我們的診斷是細菌性心內膜炎，當時開始給他注射大量的配尼西林，注射到六百餘萬單位的時候，一切症狀漸漸的減退，留下一點瓣膜閉鎖不全的症候，他十分滿意，願意在醫院中長期住下去以防意外。

就在這時候住進來另一位童先生，童先生患的是風濕性的瓣膜閉鎖不全症，治療結果同樣的良好。

童先生住在山南，罕先生是在海北，兩個人鄉土不同，性情不同，職業不同，竟因同一樣的遺留症住在同一間病房裏，他們都滿意醫院，都有長期住下去的願望。這在醫院看來並無巧合，在病人看倒確是巧合的。

自從大病房中有這兩位病人，醫生和護士都特別當心，因為他們除臥床外一切一如常人，並且他們都愛醫院。愛得像愛他們自己的家。

我們不必再顧慮病人不肯接受醫生的治療，因為童先生和罕先生都有生花的妙舌，都有悲天憫人的婆心，他們用自已作例子證明大夫的話不會錯。護士們也不必再顧慮病人背着護士的護理自由行動，童先生和罕先生就好像是護士的探子，隨時病人有違格的行爲，護士們便可以聽到急驟的電鈴聲。

許多病人都沾着他們的光痊愈出院了，許多病人痊愈後

再來探視他們，感謝他們的好意。但他們還住在醫院裏。
這一切不都是很好！

雖然是這樣，每天我去查病房的時候，仍舊照常爲他倆做適當的檢查，因爲我們明白，心臟病的變化是突然的，七八個月來一切沒有變化。

突然一天童先生奔到我的辦公室來，面色蒼白，喘息不勻，唇部充血，吓了我一大跳，我匆驟連的站起來問：

「你怎麼跑下床來了？」
他一下子跪下來向我叩一個頭：

「高大夫，您救救我！」
這完全脫離了我常識的判斷，我爲他全身檢查，除去心律增快，沒有異徵。他躺在我的檢查床上休息了一刻多鐘，漸漸的他告訴我：

「罕先生他罵我，我的娘都七十六歲了，他要×我的娘！」
這是笑話，我爲他解釋七八月來的好朋友有時會有超人情玩笑的。

他好像不能瞭解，祇咬着牙謔我救他。
我怎樣救他？像朋友般的我盡了一點本分，我令工役用担架床把他抬回病室，同時請能言的護士爲他們兩人排解。
第二天再去查病房的時候，罕先生一切如常，童先生則告訴我胸部作痛，並且吐血了，在他的身上我發現了一點心臟衰弱的現象，囑令護士再給他開始毛地黃的治療，這樣一

切應該走向好轉的路了。

就在這天的夜裏，我被實習醫師由床上揪了起來，他們面色倉皇，大聲的喊：

「那孩童的心臟病人壞了！」

話還沒有完，兩個夜班護士也擁進屋來，聲音總是大了一些，我聽見鄰室的蕭聲在喊：

「你們睡覺吧！」

我猜蕭聲是撒謊了，沒有理他，匆匆的提起聽診器跑上樓去，後面跟隨着兩名護士，兩位實習醫師，事後我們一定遺留下很大的聲音，影響了蕭聲的睡眠，他也許正在床上咀咒我，那麼便讓他去咀咒吧！我祇一心一意的撲向病人去。

那位病人像一個在無水的沙漠中走了三日三夜的旅客，膚色蒼白，唇部充血，嘴張得大大咧咧，像是向上天哀求一點水，又像是在天空中求一點空氣，看樣子這一屋子的空氣簡直不夠他喘的了。

把我的聽診器放在病人的胸脯上，我的感覺像有萬頃波濤在他的胸脯中涵湧，我吃了一驚，立刻意識到急性肺水腫，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諄諄告訴，遇到急性肺水腫主要的條件是立刻放血，我沒有忘記，照着老師的話做了。

病人的兩個臂膊由兩位實習醫師放血，我則再指揮着護士給病人施用氧氣，看着濾瓶中的水，一個氣泡一個氣泡的冒上來，病人彷彿喘上來一口氣，他翻着白眼向我說：

「高大夫，你給我報仇！」

報仇呢？我當時沒有想，放了適量的血，病人已經能夠自由的喘息了，我伴着兩位實習醫師走上三樓的涼台，子夜的晚風拂來，身上有一點涼意，三個人都有一點成功的快感，街上正在戒嚴，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祇有住崗的警士，一個人在那裏「沙沙沙」踏着寂寞的柏油路。偶而看見遠處有一個黑影閃來，便高聲的呼喊：

「口令！」

也是那麼悽遠，寂寞。

我總意會到人生是寂寞的啊！

在涼台上，我為實習醫師講述急性肺水腫急救的原理，他們都慶幸這病人得救了，我向他們搖搖頭，像有一簇暗影遮上我的心，不知道有什麼不幸牽扯我。

那位施用氧氣的護士匆匆跑來說：

「那病人的呼吸微弱！」

立刻派遣一位實習醫師去注射可拉明，一面我自己準備心臟穿刺的用具，在注射器中吸好藥液，便看見那位注射可拉明的實習醫師回來，向我搖着頭說：

「大半回老家去了！」

我用着百米衝鋒的速度跑進病房，病人的心已經停止跳動，把長針刺進心臟注射進藥液去，再用聽診器聽，他沒有跳動。

他沒有跳動，並且他永遠也不跳動了！

他永遠也不跳動了，我正式的宣佈了病人死亡，坐在桌旁爲童先生簽寫死亡診斷書：

「童××，年三十歲，患急性肺水腫死亡。」

我驀地記起病人臨終前的一句話：

「高大夫，你替我報仇！」

值夜的護士伏在案旁悄悄的告訴我：

「童先生和罕先生吵架的事，童先生已經告訴了他的家屬，他的哥哥揚言說。如果童先生一旦不測，他必和罕先生勢不兩立！」

我沒有心回去睡覺，囑咐實習大夫整理死人的病歷，說話要客觀，要確實，守着醫德去做，莫涉及醫學以外的事！

漸漸的我看見辦公室中塗上了艷紅色，有一股誘人的朝氣衝進來，躺在辦公室的診療床上我睡着了，一覺醒來，聽見有人在樓下哭鬧，別人說是：

「童先生的家屬在哭叫罕先生償命，並且要到法院裏去告訴……」。

我默想：

「友情是脆弱的，人的性命也太脆弱了。」

二 馬萬興

在北國的漠地裏，難得有這麼好的清晨，雖然是初冬了，在空氣中還能嗅到春天的清氣。我沒有這麼的好福氣，多在這好空氣中徘徊，坐在醫師辦公室的皮轉椅上，覺得頗發

脹，眼皮像拴上鉛似的往下墜。

我願意有一刻清閑睡一會覺，但是現在已經是清晨了。病房中的病人們在等待着。

勉強的拿起聽診器來，一轉身，在鏡中我看見我那蒼白的臉，時常，看見病人精神萎靡的時候，我總愛勸他們：

「珍惜你的精神，多睡一會覺吧！」

如今是病人用這句話來回報我了，他們說：

「大夫，你今天的面色蒼白得可怕！」

我笑着撫着他們的被單說：

「好好的養你的病，不要關心我，昨夜我睡的覺太少了。」

他們也學着我的口吻，臉像大夫一樣擺出來莊重：

「大夫，珍惜你的精神，多睡一會覺吧！」

我祇好向他們苦笑，一場病把他們都變得像孩子一樣的天真，我的心中感到一點快慰，至少在精神上我得到了報償，但是一週顧問，見到那些無藥可醫，等候死刑的病人。我何嘗不暗暗的潸然淚下呢？

走到一個黑熱病人的床前，見到那腫脹起來的脾臟一天一天的縮小了，藥力已經完全的發揮了效力，心中何嘗不高興？但是走廊上的植班護士走過來指給我看：在病房的門口站着一個愁眉苦臉的年輕人，他的面色和我的一樣蒼白，眼皮上比我還多出一重浮腫，由他那浮腫的眼皮下，投射出一股柔弱哀怨的光，是什麼苦難了這可憐的年輕人？

護士告訴我：

「他是馬萬興的兒子！」

我明白了，我謹慎的懷着同情的心緒走過去，沒有容我說話，他跪在地上給我磕了一個頭，我不知道所措，想彎下腰去扶他起來，護士却扯住了我，把嘴巴湊在我的耳朵上，輕輕的說：

「這是喪頭，喪頭滿街流，您聽見過這句話？」

是有人這樣說的，這年輕——馬萬興的兒子，我老早便知道他遭逢了大故，說不定，不，那是一定的我比他知道得還要早！

他站起來恭順的說：

「昨天晚上我才得到信，立刻連夜趕回來，已經晚了，一切是命，父親的病多讓大夫受累。」

做大夫的不能不有點慚愧，現在科學的發達，還不能讓大夫和病人同樣的滿意，許多許多病現在的大夫束手無策，而病人仍抱着無窮的希望，馬萬興的兒子總算是明白人，但是我呢？

我沒有話說，用我疲乏的倦眼，望着他那蒼白的臉，他繼續着：

「現在，現在想煩大夫開一張死亡診斷書。」

走回醫師辦公室的案旁，我提起筆來寫：

馬萬興，河北省天津縣人，現年六十七歲，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因腦溢血入院，於當日夜十二時半死亡。

在填寫醫師姓名的時候，我爲目前這可憐的孤子哀傷，還有他那六十五歲的老娘呵！

望着年輕人拿着那一紙死亡診斷書寂寞的走出辦公室的房門，我祝福他，在這醫院中，這是我開出的第二張死亡診斷書，心中有一點紊亂，勉強的關上我那疲倦的眼，追想着：可曾爲了我不足的醫學經驗斷送了病人的性命。

這追想並不太困難，僅僅是不足二十小時的一段過去呵！

昨天，那就是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的早晨，我起牀得比往日早，因爲需要爲那患黑熱病的病人做治療的準備，我敲着 Interne 的房門把他們喚起來，做施治前的血球計數，流血時間，血凝時間，還有……還有要親自的把脾臟的部位仔細的用腦筆描繪出來……！

就在那時候，不過是六點鐘剛剛過一點，樓下門診部的傭人匆匆的跑上來說：

「大夫，有一個急診的病人，請您到門診部去看看。」這不是我的事，但是他說：

「門診部的大夫還沒有上班，病人很緊急，護士長說請您下去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收進病房來。」

把那黑熱病的病人略帶向 Interne 交待一下，便匆匆的提起我的聽診器趕下樓去，樓下面門診部的二名護士和護士長圍在病人的旁邊和病人的家屬絮語。

病人像一名癡渥的老僧，盤坐在一隻大籬筐裏，垂着雙

閉着眼，瞳孔已經放大，昏睡的症象極爲明顯，我明白這是一個最重的腦溢血，病人的壽命祇好交付給上帝了。

把病人抬進病房來，便是把一切的責任交付給自已了，我的心中很紛亂，有一位名醫說

「爲腦溢血的病人放血，和在他的頭部上加冰袋是一件最愚蠢的事！」

爲什麼呢？他沒有說明理由，除此怎樣辦呢？他也沒有講，他祇講了不可以，沒有講一點可以。我沒有相信他的話，因爲病人的家屬把病人交付給我了，我怎該爲病人想一點辦法，像別人一樣我爲病人做了一切應例的檢查，確實診斷還是因爲血壓的腦溢血，現在他的血壓還很高，在我個人的理想認爲在這時期放血至少可以減少動脈的壓力！使腦溢血的進行停止。

沒有絲毫猶豫我給病人的頭上放了冰袋並於靜脈放血二百五十O.C.命護士照應病人，勿使痰及吐血堵塞喉管，但是在夜裏他終於故去了。

他在醫師室的寫字檯旁寫馬萬興愛寫死亡診斷書，是不講不念到科學無靈的，並不是我懷疑自身所接受的學問，實在是科學中，醫藥的進步是太迂緩了。

三 醫學的進步是太迂緩了

我說醫學的進步太迂緩了，是因爲做醫生的即使治愈了一個病人，還不能完全把持住他的生命。

那是不久以前的事，我們的病房中收進來一位心臟的病人，診斷是向麻質斯心臟病，治療的結果很好，由嚴重的喘息，逐漸的平和，消退。

在我查病房的時候，我們總是愉快的招呼，每天每天我重復着同樣的一句話：

「不要勞累，不要興奮，不要生氣，不要思慮……」

醫生對病人祇能盡這樣忠告的責任，心情的變化還是病人自己的事，在我們的印象，以爲這位病人頗能聽信醫生的忠告，爲他的病，他和我們合作得很好，不過他和我一樣，每見到我的時候，也必和我一樣的重複着一句話：

「大夫，我那天才能出院呢？」

對於這樣的病人，在實習的時候便已經熟見了，我知道他出院以後必然重返，因爲治療得日子久了，病人與醫生之間會發生了超職業的友情，在我的心裏，爲了他的病，我希望他長久的住在醫院裏。

「那我不是成爲廢人了嗎？」

他時常這樣問我。

我是應該點頭回答他的，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爲這樣未免太傷了病人的心，我祇是回答他：

「你還要養着。」

且不管病人與醫生有着多麼深厚的感情，他必然也有自己的家，他必然也有着思家的心，每天我利用友情挽留着他，希圖他有一天將變得和正常人一樣，雖然我知道這終不過

是一種夢，和永遠也不能實現的夢，老早我就知道我將失敗了，在外表看起來，他一天比一天進步，如果不是久隨他的醫生，終必疑惑他是一個正常人。

於是他最後又向我提出回家的要求。

人都是有家的，我有什麼理由把病人終生留在醫院中呢？

我又向他重複，我屢次向他重複的話。

「不要勞累，不要興奮，不要生氣，不要思慮……」

然後我用着一種惜別的心情爲他簽了出院證。

他很高興，他之所以高興，我猜想是因爲醫生屢次攔阻他出院，這次却順利的爲他簽了出院證，病人對於出院的印象天然的是痊癒，說不定他還有些痊愈後的夢，長時期躺在病床上的人是很容易做夢的，現在他說不定又在如何籌劃怎樣實現他的夢了。

後來護士們屢次的和我述說關於他出院時的事，他興奮的招呼院中的傭人：

「勞駕幫我到帳房去結一下帳。」

又客氣的招呼護士：

「小姐，請給我兄弟打一個電話，讓他給我帶兩件新衣裳來。」

護士們聽慣了我的絮叨，便笑着回答他。

「大夫說過：不要興奮，不要勞累，不要……」

他也哭着搖手說：

「好了，好了，這也不要，那也不要，難道要回家了也不要高興嗎？」

我說過，病人病久了，心情便變得和小孩子一樣，他拍着手叫：

「回家了，回家了，過新年，穿新衣，戴新帽！」

全病房的新病人和老病人都爲他高興，都羨慕這位健康出院的快活人。

護士們自然不便太煞風景，並且病人實在是要出院了，穿新衣又有何干？

下午，是我的門診時間，因爲門診部正有許多的病人在等我，便暫時忘記了病房中病人的事，那時候，我正把一個闌尾炎病人的病歷填寫清楚，預備轉到外科部門去。

提到這闌尾炎的病人，使我想到這官場世界勢炎的可笑了，那是我正在忙碌的檢查病人的時候，有一位氣炎凌人的老爺闖進來，把一張卡片拋在我的桌上：

「王XX」

我看了一眼，這名字在我是具有着雙重人格的，一個是秘書老爺，一個是寫小說的文化人，的確，他倒會寫這些相當漂亮的文章，也爲災官災民們叫過屈，看在他的文章的面目上我對他的印象是蠻好的，不過我實在太忙，就是高爾基托爾斯泰來，我也實在無暇應酬，我點一下頭：

「請等一等。」

「等到啥仔時光呢？」

他：
失敗了，原來是一位貨真價實的重慶客，但是薦好再請

「請等一等！」

「這是急症！」

他把手往旁邊一曳，在他的旁邊站着一位小姑娘，那自然然是女公子了，女公子也好：

「請等一等！」

「這是急症！」

我不能再忍受這位「文化人」的氣炎了，我把臉一扭：

「急症請你掛急症號！」

他十分悻悻，自然怪我這無名小卒有眼不識泰山，重重的把他那普通就診券的紙卡往我面前一拋。

這時候我已看完面前的病人，寫好了處方，我正色的告訴他！

「秘書老爺」，如果你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和我說話，請你去掛一個急診號，如果你要端起秘書老爺的架子，真怪我唐突了你！」

我開始爲他的女孩子檢查，他紅着臉站在一旁生氣。

我心裏想：

「愚蠢的人呀！」

那天我的妻子因病正準備住進病房來，護士們爲她準備了一間很安適的病房，這間房子不知怎樣一轉眼住進了秘書老爺的女公子，我的妻子祇好仍在無人護理的家中生病。

就正在我將要把秘書老爺女公子轉送到外科去的時候，護士們過來！

「請高大夫立刻到病房去，那心臟病人……」

我知道心臟病人每一刻都有他意外的不幸，正在猜想那一個心臟病人遭過了厄運！我已飛奔到了病房：

那位即將去院的先生穿着新衣倒在地板上，過去一看，呼吸已經停止了，他的臉上還帶着笑容。

他的弟弟告訴我：「他很高興，和好人一樣地穿上新衣，剛走下床來便倒在地上，沒有來得及拉起來便沒有氣了。」

護士們說：

「他快樂的死了！」

我說：

「是的，他快樂的死了，因爲他真正的回家去了！」

四 不甘心死的人

我說的那不甘心死的人是一位服毒的漢子。

那一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有人來告訴我有一個服毒水的病人入院，我的喉嚨裏立刻起了一種灼痛之感，我跑到病房去，病人正痛苦的呻吟在那裏。

這病人是一位精壯的漢子兩條手臂看來至少也有百把斤的臂力，他痛苦的抓住我的手說：

「大夫救命，大夫救命！」

大夫是救命的，但往往也愛真能助，自殺是希圖解脫，但用硝酸水換來的往往是更多的痛苦的打磨，他大聲的叫喚着，我囑咐護士先給他一點制痛的藥針，然後詢問他的病歷。

陪送他的來人告訴我：

「大夫，他並不想死，不過是想吓吓家裏的人！」
我心裏想：

「噯，這玩笑可開得不小！」

這玩笑可真開得不小，我檢查他，發現腹部有炬烈的壓痛，聽說在別的醫院中已經洗過胃，我猜想胃腸也許起了重大的變化。

我去拜訪外科大夫，希望在外科方面有一點辦法挽救，外科大夫向我聳聳肩，搖搖頭：

「沒有辦法，硝酸水灼傷的面積太大，不是外科手術所能幫忙的了。」

我自然原諒他，實在是疾患已經超過了他們所控制的範圍，但是病人在那裏喊：

「救命呀，大夫，救命呀！」

實習大夫和我說：

「這樣的苦難倒是早死了好！」

我聽着苦笑。

病人暫時沒有死，他的死訊却已經傳揚出去，當天的晚報上有一條記事：

「鐵匠吞錳水自殺

鐵匠周某。因與家中人口角，吞服硝酸水希圖自殺，經送某醫院施以灌救，不治，於下午二時逝世。」

地方小新聞上講這是一段補白，聰明的記者先生大概早料到這種自殺的方法是無法救治了，便把新聞提前發出去。在我看到這段新聞時，病人還在病室中嘶啞的喊：

「大夫救命，大夫，……」

記者先生已經公佈了他的死訊，我們這一羣傻子却仍在奔走設法，其實我們又何嘗比記者先生愚蠢，但是病人還有一口氣在。

在病院中死一個病人，是一件普通的事，死一個自殺的病人是令人痛苦的，因為他不該死，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原與人無忤，但是他不甘心死呀！

看看病人的情形，我已經預料到病人的命運，祇好盡人事聽天命，給他服用大量的蛋白水和中和的藥劑，其實早沒有用了，硝酸水的力量已經透潤入組織中，發揮了腐蝕的效能。

夜裏派一位實習醫師就在病房中守夜，我給了這位實習醫師一種苦惱的任務，他要整夜的重複着無法的強心劑鎮痛劑，強心劑，鎮痛劑

躺在床上時候，我做了一個夢，其實這是一個回憶：

「那還是在預料做化學實驗的時候，全班中有一位最漂亮的女同學，是久為全校同學追逐羨慕的，那一回是做什麼

樣的試驗我記不清了，總之燒瓶中放着大量的硝酸，瓶子在煤氣燈上燒着，突然「砰」的一聲，全體大驚失色，不知是那位同學惹了禍。

一陣烟霧過去，我們看見那位女同學用手捂着而倒在地，惹禍的同學像木鷄般的呆立在那裏。

自此以後我們每天的到醫院去探望她，她那俏麗的臉上纏着厚厚的綳帶，有一雙黑眼珠在綳帶裏閃亮，她說：

「綳帶下面仍舊時常的痛。」

我們爲她禱告：

「但願她早一些痊愈了吧！」

漸漸她說：

「綳帶下的皮膚作癢了！」

我們又禱告：

「不要結了太太的疤痕呀！」

終於綳帶被解開了。沒有一個人再認識她，俏麗的面龐糾結在一起，所有追逐她的人都離開了她，她沒有傷心，她比從前更謙和更努力於學問了。

最近我還常常的看見她，她已經是一位很好的醫生了。那一次她在醫院中住了兩個多星期。

我又想到那灼傷的腸子，終不能再沉實入夢，等不了多少，天曙了，有人來敲門：

「服毒的病人危險。」

我看了病人一次，他已經安靜的入睡了，帶着他那不甘

心死去的靈魂，永遠的安睡在那裏。

那本慣常爲我揭開的死亡診斷書的本子，又再度的被我揭開，這裏面關着多少不同的靈魂，每一個靈魂都有着他自己的動人的故事，幾時我能有暇爲他們一一描述？

站在一個醫生的立場，我在曙光前低下頭來。

突然走廊上一陣大亂，有伙役奔過來：

「高大夫，樓下來了急診，附近的×領有了衝突，送來了許多傷兵！……」

我指使着人去喚起別的實習大夫，外科醫師……

……

走下樓去，七隻担架床橫七豎八的橫在地上，三個已經

斷了氣，四個被包裹的紗布下面還淌着血！

誰甘心死啊！

……

下期預告

門診室的故事

高 良



外蒙內幕

鳳 茜

一 從白塔山事件說外蒙

關於外蒙騎兵侵入我國新疆省境六百里，在新省東北阿山區的白塔山地方，攻襲我國駐軍。這條新聞，自在報上披露之後，即引起國人對新疆情況，極大關懷。而外蒙反強詞奪理，謬認我駐軍侵犯蒙境，他竟將阿山區妄稱為外蒙土地。這種侵奪國土行爲，自帝俄以來，在中俄交涉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了。加尼布楚條約的失大興安嶺以北廣大國土，愛羅條約的更失黑龍江以北大塊土地。伊犁事件改訂條約，又失新疆霍爾斯河以西國土……此種吞蝕我國國土事實，大多是先佔其地，再與我國政府開談判，結果總是大獲全勝的劃了一大塊土地而去。這白塔山事件還不是老調重彈？意染指阿爾泰山脈中金、銀、鈾、銅……等豐富礦藏，尤其是鈾礦，它是製造原子彈的原料，是希有的礦產，蘇聯更急需要獲的。於是借着外蒙與新疆的邊界問題，乘機強佔富源。

那麼在安全理事會，代表外蒙的蘇聯代表，爲什麼口口聲聲說白塔山事件是外蒙與新疆的邊界糾紛，且反認爲阿山區是屬蒙境呢？這個問題，首先得怪自己做事做得不周到。我國既許外蒙「獨立」那麼與外蒙的邊界，應該立即劃清，以免啓人觀感。但我國政府沒有做這件重要的大事，於是致蒙軍侵入新疆，問題爆發了，才開始手忙腳亂的提出一紙抗議，與他們大辦交涉。結果，是否能夠順利收回失地，至今還是個疑問。

外蒙爲什麼不指認其他地方爲其屬地，而要指阿山區是他蒙土呢？提起這事，除因阿山區有豐富礦產外，更有所謂「民族問題」和歷史關係在內。要說明它，我們對蒙古族的分佈和阿山區的歷史，先須有個明確的了解。

現在一般人認爲蒙古族人總是都住在內外蒙古的，其實不然，他是種遊牧民族，流浪各地，到處爲家。在現在發生糾紛

的新疆省，就有很多蒙人居住其間。如焉耆、伊犁、塔城、阿山四區，住得最多。外蒙政府現在就藉口凡蒙人集居的地方，就屬蒙土。故認爲阿山區爲其領土，這個可笑的理由，實不值一斥，因蒙人游牧區域甚廣，不但新疆有他們居住，就是我國境內東北呼倫貝爾地方，青海省東北部，甚至俄屬西伯利亞的後貝加爾省，和伊犁庫次克省。以及中亞細亞和東歐之間，均有蒙人游牧其間，豈可能按例一一劃入版圖？

阿山區位在外蒙和新疆的邊界上，在歷史上即爲蒙新間爭執之地。在清代，阿山區原名阿爾泰，和外蒙的科布多相連接。當時喀爾喀蒙古（居住在外蒙）和在新疆的蒙族準噶爾部間互爭雄長，在這區域內爭吵着境界問題。造成蒙、新間一切糾紛的導火線。至乾隆時，清代征服準噶爾部，伊犁全境，共劃版圖，才算終止這境界糾紛。清帝將科布多地方賜與杜爾伯特部。阿爾泰地方則爲新土爾扈特部牧地。而兩地最初規定是屬蒙境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受烏里雅蘇台（在三音諾顏部）定邊副將軍節制。這時候，阿爾泰是屬於在外蒙的我國官吏統治。但後來至光緒三十二年，科布多辦事大臣奏設阿爾泰獨立軍鎮。至三十三年，又將阿爾泰與科布多實行劃地分治。另設阿爾泰辦事大臣，駐節額爾齊斯河上流哈喇通古，後又遷居額爾齊斯河支流克倫河上流的承化寺。這時阿爾泰已不歸居住外蒙的我國官吏管轄，而由新疆省政府統治。在現在外蒙政府胡鬧着說阿山區（阿爾泰）屬於外蒙的時候，這段史實非常重要，因爲外蒙政府所說阿山區屬外蒙管轄，那是在光緒三十三年以前的事情。至阿爾泰和科布多分治之後，即屬新疆了。現在他們就憑了四十年前阿山區曾歸外蒙清政府統治爲根據，認爲它應屬外蒙。

外蒙政府所提這個理由，實在不通。因阿山區原是新疆準噶爾部牧地，後來因統治便利計，才將它劃歸外蒙地方我國官吏代管。根本沒有將它交給外蒙古活佛或王公，算作外蒙古的一部。況且在光緒年間，又有分治之舉。那麼外蒙政府更沒有認阿山區爲蒙地的理由。故這次蒙軍侵犯阿山區，反認我軍越境等事實，誰是誰非，在歷史上也可證明蒙軍非法！

尤其侵犯新疆阿山區事實，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已發生過一次。而事實發展情形，幾與這次相同。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代表加拉亨，與我國外交總長顧維鈞，在北平締結「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共十五條。據這協定，表示中蘇友好之外，對外蒙蘇聯認爲我國領土，並允准撤駐蒙俄軍。但事實上和這次「中蘇友好條約」相同，口惠而實不至。蘇聯對外蒙不作撤兵預備，反燃派蒙軍，破壞協定，西侵新疆阿山區境！進犯布爾根河，擄去布爾根縣佐，威脅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各蒙部，叛離中央，投向外蒙國民政府。這種情形，和現在有什麼分別？

我們再重溫當時外蒙政府的聲明，更有啼笑皆非之感！他聲稱道：「阿山道區，原屬蒙境，當應收隸外蒙版圖。即塔城

烏蘇、精河、焉耆四縣的蒙部，亦應作蒙領土……」這番聲明，他若現在發表，時間雖已隔近四分之一世紀，但一點也不失時宜性！問權可轟動全國，震驚一時！不過現在的外蒙政府，也許自認爲阿山區早在民國十三年收回。如今仍有國軍駐境，當然要提出「抗議」，振振有詞的說着，「我軍侵入」蒙境，而施用「武力驅逐」了！

在我國國境內駐軍，竟有外人敢指爲「侵犯」蒙境，而「武力驅逐」！這真是千古以來荒唐事！伊千怨萬怪，我國對邊疆辦事太糊塗！更加上國勢太弱！以致造成這種怪現象！

二 外蒙爲什麼要背華親俄？

外蒙既然和我國發生這樣一種糾紛。我國人民當然要密切注視這事態的發展外，更對現在的外蒙，要嚴密注意了。因爲如白塔山事件，很可能接連的發生其他住在蒙人的我國國境內。例如內蒙的綏遠、察哈爾、熱河、寧夏和興安、龍江、三省，他們也會如法泡製的來一下。等到外蒙「國境」推廣到長城腳下，我國北方藩籬盡撤，那時危險情狀，使人担心宋明兩代沉痛的歷史，也許會重演於今日！

蒙古內附，雖有二百五十餘年，但我國研究蒙古的資料，却貧乏得可憐！一張比較精密的實測百萬份之一的地圖，根本沒有。就是目前的地圖。也大多自日本地圖翻印。至於書籍方面，更見稀少。研究會屬我國版圖的外蒙，竟要借助於日俄兩國研究資料，這是我國學術界之恥！（其實，別說遼遠邊疆上的外蒙，就是研究身居其地的上海的書籍，也僅鳳毛麟角的少得可以呀！）

清代全部收服外蒙，較內蒙略遲五十年。其中尤以三音諾爾部，受對清廷爲最後。最初則爲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三部，自內蒙察哈爾部降服後，卽向清朝納貢物，表示臣服。康熙二十七年牧居新疆的蒙古別部準噶爾部，會長噶爾丹起兵侵入外蒙。外蒙四部不能抵抗，率部徙牧俄境。因與清朝談判，不易團結一致的緣故。並且，當時外蒙已盛行喇嘛教，噶爾丹爲哲巴魯丹布呼圖克圖。勢力高出汗與王公之上，而諸部多怨活佛專橫，故不願依附崇奉佛教的清朝，自甘投奔俄國，這是蒙人第一次背華親俄的事實。

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肅清外蒙叛徒。於是徙牧俄國的外蒙各部，畏清廷武功，始率部歸來。

我們再談清代對外蒙的統治，因這問題是外蒙背華親俄有重大的關係。清代自康、雍、乾最強盛的三朝以來，對外蒙是採取懷柔政策，維持其次序安寧，使對清廷勿起紛擾，與漢人關係疏遠，而與滿人同仇敵愾。由這兩大目的爲前提而決定的

政策。見諸於事實的像對外蒙各部王公優遇，實行婚姻政略，優待喇嘛教的僧衆，利用庫倫活佛統治蒙人。更保護蒙古的牧畜，禁制漢人前往的開墾，阻止漢蒙貿易，嚴禁蒙人用漢名學漢文。……這種懷柔政策結果，至今毒害非淺！如蒙人到現在不解漢語不曉漢民族所同化，能保持其民族特性，而對漢人毫無同情心。所以到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即不能和漢民族合作，造成今日「獨立」之果！

再說蒙人本身方面，受懷柔政策的毒害，也非常厲害。第一他們失去了成吉思汗時代的勇武精神，及這精神所表現的戰鬥能力。都完全喪失盡了。結果引狼入室，俄人乘虛而入，弄得變成他的附庸國！第二是一般蒙人都非常貧窮。民國初年，蒙古獨立，這件事的內幕，即是土謝土圖汗部親王抗達多爾濟，曾借華商鉅款，無力償還，乃鼓動他垂暮奄奄的餘氣，提倡外蒙獨立，以抵賴欠款。這種貧窮情形，是非常普遍的。那時，俄商就將大量錢鈔，借給這些親王和活佛，取得他在外蒙古許多特權。因此，他在外蒙是以債權人地位，加速擴展勢力了。

俄人自請雍正五年與清締給「恰克圖條約」以來，關於外蒙，屢與清廷締結續約，每締結續約一次，俄即在外蒙多得幾種權利。至清末，他的在外蒙勢力，已根深蒂固了。但他除了條約上所其得權利外，尚有種種對蒙政策。像利用喇嘛教徒，懷柔蒙人。在俄屬貝加爾湖兩岸，有純蒙族的布里雅特人，與我國外蒙諸部，語言信仰均相同。人差遂利用布里雅特人，與外蒙活佛及各銀王相勾結深得蒙人歡心。以造成蒙人背華親俄的心理。

在布里雅特人中，曾有一個著名的導演外蒙「獨立」的間諜，即是曾任俄國聖彼得堡大學蒙文教授的朵爾哲夫。他原名薩蒙羅奔，朵爾哲夫是他的俄文名字。在民國初年的外蒙「獨立」事件中，他化裝成喇嘛僧，躲在活佛哲布尊丹巴身後，導演「獨立」把戲。至民國二年，他更導演了一齣「蒙藏聯盟」的怪劇。因蘇國欲博得西藏達賴喇嘛的好感，就命朵爾哲夫做哲布尊丹巴的介紹，入侍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見朵爾哲夫為人機警伶俐，博學多才，異常信用他。不久即宣佈「蒙藏聯盟」，簽訂蒙藏協約。這完全是朵爾哲夫斡旋而成的事。因外蒙活佛大多出自西藏，故俄人深知勾引外蒙活佛傾向俄國，須連續西藏達賴喇嘛，取得他的支持。「蒙藏聯盟」的產生，這不過是達到這目的底手段而已……

據法人烏拉所著的「中俄帝國」書中，所披露的俄人對外蒙陰謀，更是詳盡。如俄人克羅脫，曾自清廷獲得土謝圖汗旗內命權探掘權，到實行開採時候，外蒙各部王公，例開王公大會，對俄人探礦，多表示反對。駐庫倫俄國領事昔馬勒夫，竟躬臨禮場，由蒙語演說，說蒙古受俄國保護，較勝中國利益為多，況現在又有十萬盧布分給各王公享用。貧窮的蒙古王公，感於昔馬勒夫的演說，貧用俄國盧布，對反俄探礦氣憤即一落千丈。俯首就範聽蘇俄領事指揮，議案因之通過。這可見俄

有左右外蒙的勢力。在八國聯軍之時昔昔烏勒夫利用庫倫和北京音訊斷絕，故意造謠愚弄蒙人，說蒙地將受焚掠。蒙人受愚，恐怖非常，請俄國領事保護。於是俄兵開入蒙境，造砲台，建兵營，作久居的計劃。這時蒙漢人民，才恍然大悟。但已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了。

清末對外蒙政策，已由消極的懷柔政策變成積極的實邊政策。這一個大轉變，因辦事人員的不善，和急圖速成，結果反而激成外蒙「獨立」之變：

三 外蒙「獨立」和俄蒙勾結秘史

民國初年的外蒙「獨立」，由於外誘，固已盡人皆知的事實。最初由西藏達賴喇嘛，陰附英人，潛圖不逞。我政府下令革其位號，並嚴密查拿。當此消息傳達庫倫，哲布尊丹巴之下，莫不懷懷疑懼，恐他們的命運，也會有像達賴喇嘛的一天。冤死孤悲，不可言狀。俄人就利用時機大施勾結。最先發覺的證據是哲布尊丹巴所居河灘廟中，屯有無數新式快槍。這是他們作陰謀叛亂準備。

在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外蒙藉會盟為名，親王抗達多爾濟，圖什業圖汗盟長都爾札布，二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等，召集四盟王公，密議「獨立」，全體贊成，署名蓋印。數日後，抗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三晉諾彥汗等，秘密同赴俄京。當時行動秘密，駐庫倫我國官吏，無從覺察。至七月間突接北京電報，才明悉此項陰謀。於是急謀於哲布尊丹巴，會發電拒制俄兵入境，召還抗達多爾濟等。哲布尊丹巴雖充發電，但並未見效。八月中，俄軍又大批入境，輜重車輛，絡繹不絕。我方見此情狀，知外蒙局勢，已至危急狀態。為謀最後補救計，再商於哲布尊丹巴。請俄兵退回，或電俄勿再派兵前來。至於外蒙政治，可詳議善後辦法。哲布尊丹巴當面允阻止俄方續派軍隊，而暗中俄軍，仍向外蒙增駐。這不安局勢，繼續增加着。

九月中，辛亥武漢革命的消息傳達庫倫。中蒙兩方，人心洶洶。至十月初十日，四盟王公喇嘛公呈駐庫辦事大臣，藉口防止革命黨活動，哲布尊丹巴已調集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清室。因之索取四千騎兵所需餉銀軍火以便南下。並限三小時內答覆。否則蒙古全境，由蒙人自行保護，和清政府脫離關係。這公呈語氣強硬，當時駐庫辦事大臣三多，深知外蒙借此為宣布「獨立」的導火線。於是急訪外蒙各王公，擬作最後努力。但外蒙各王公均避不見面。哲布尊丹巴這時派人通知三多，說明外蒙已決心「獨立」自立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是大皇帝，即將謙吉登極。請清廷官員，兵丁，立即出境。這時俄蒙軍隊，早已雲集庫倫，佈置就緒，只等哲布尊丹巴登極及和我國決裂了。

至晚上七時，辦事大臣衙門又接哲布尊丹巴札飭，限三日內清政治辦事人員及兵丁，退出蒙境。三多知此事已至不可挽回地步，與駐蒙清軍協商。但當時，駐軍僅有二百餘名，且槍砲盡舊，子彈缺乏和四千蒙兵，一千餘俄軍開戰，惟有犧牲血肉，不足抵抗。三多見事已至此，於是決定撤退。至十一日清晨，庫倫全城，已密佈俄蒙軍隊，並包圍我軍防營，勒繳槍械。這「獨立」暴動，已完全表現於行動了。

當時俄國領事，又做好人，勸三多等我國官員，避居領事館內，免生意外。我國政府官員不得已在俄軍保護下，退出外蒙古。取道西伯利亞返京。此後，我國對外蒙，就失去了統治權！

十月十九日，「大蒙古獨立帝國」皇帝哲布尊丹巴的登極喜劇，在俄人導演下公開演出了。哲布尊丹巴頭戴蒜瓣黃冠，御鑲龍黃袍，蒞黃輦，僭爲妻額爾多尼，詣北廟受賀。登寶座，文武官員，均服蟒袍，三跪九叩首，高呼萬歲。於是這僞蒙皇帝，居然大封功臣。以二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爲內閣總理，三晉諾彥汗，那木那蘇爲副總理。改萬壽宮爲內務部衙門，以總理事林齊密特兼內務大臣。清印房爲外部衙門，以抗達多爾濟任外務大臣，改辦事大臣衙門爲財政部，以察克都爾札布爲財政大臣。改行台爲兵部，以棍布蘇倫爲兵部大臣。更以那木薩額爲刑部大臣，封官賜爵，草草成立。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電哲布尊丹巴，曉以利害，勸其取消「獨立」，但外蒙覆電，詞氣強硬，拒絕取息獨立。中蒙交通，這時已完全斷絕。我國不得已乃和俄國直接商議外蒙問題，幾經波折，始獲訂立協約。俄人雖認外蒙爲中國宗主權，中俄兩國同認外蒙爲屬中國領土內的自治政體。但外蒙實權，却盡在俄人手掌中，我國政府徒有空名而無力干涉。

四 外蒙落入蘇聯手中經過

民國六年，俄國內部爆發革命，我國乘機取消外蒙自治。安福系政府委任少壯派徐樹錚，率領西北軍入駐庫倫。威武一時，外蒙又有內附我國的希望。但沒有多時，安福系失敗，西北軍又退出外蒙。此後外蒙，就成俄國白黨謝米諾夫部將巴龍，恩琴等人的天下了。

當民國十年春，在日本政府接濟下俄國白黨巴龍，恩琴兩將。率領所部白軍，攻陷庫倫。繼而佔據恰克圖，叨林，烏得「科布多等地。殘殺我國居留外蒙軍民。且外蒙人士，也不堪白軍蹂躪，紛紛逃往西伯利亞避難。其中有多數青年蒙人，曾在俄國大學畢業，於是利用民族自決的潮流，招集內外蒙古，俄屬布里雅特蒙族代表，在俄境大烏里地方，組織蒙古全體臨時政府。其時，白黨謝米諾夫，本爲布里雅特族人，巴龍恩琴，又係他的部將，故謝欲利用這批青年蒙人，團結中俄蒙族。

以外蒙爲根據地，建立帝國。但臨時政府不甘受謝的指揮，結果爲白黨解散。

蒙古青年既不見容於白黨，乃和共黨聯絡，以建立共產主義的外蒙。這時，蘇聯的遠東共和國政府，也以白黨近處肘腋，有礙本國安危，極願助外蒙削除白黨。這樣在共黨的支援下，在恰克圖召開蒙族會議，組織蒙古人民黨，招編蒙軍，設立「蒙古人民臨時政府。」和巴龍恩琴所擁立的庫倫政府打對台。

此時我國國內軍閥混戰，自顧不周。政府對外蒙態度，因之，不管屬共黨或白黨，均聽其自由自在。而遠東共和國政府要求我國派兵會剿白黨，收回外蒙，不但被我國所拒絕，且奉軍方面，反和白黨勾結。於是他們不客氣的接受了一蒙古人民臨時政府」的要求，派兵入蒙，剿滅白黨了。這段外蒙落入蘇聯手中的經過，我國政府的自暴自棄，實應負相當責任！

蘇蒙聯軍長驅直入庫倫，白黨完全擊潰。於是外蒙開始在實行共產主義的蒙古人民政府統治下了。他們對於哲布尊丹巴仍數爲全國元首，倣效歐洲君主立憲政體，藉以收拾各部蒙族人心。但政府實權，則不屬於他，也不屬於蒙古人民黨，却任何事情，皆聽命於蘇聯。至哲布尊丹巴死了以後，外蒙就取消了君主立憲外表，正式變成蘇維埃化的人民共和國了。

五 外蒙現在是獨立國嗎？

外蒙雖在我國抗日勝利之後，正式投票決定「獨立」。但他現在的「獨立」程度，實使人非常懷疑。現在且將外蒙內政，經濟，軍政，教育，宗教……等各方面，介紹與讀者。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明白他的「獨立內幕」了。

外蒙自宣佈爲共和國後，就積極依照蘇聯憲章，制成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取消私有財產制，確立勞動階級優越地位專章則，都訂入憲法。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最初引起內部分裂。激烈派主張絕對效法蘇聯。反對派是以外蒙有外蒙特殊國情應另闢蹊徑，不能完全被蘇聯牽了鼻子走。於是反對派聯合外蒙原有勢力的喇嘛和王公，合力抵抗激烈派。結果，激烈派在蘇聯的寵愛下，開始肅清反對派。如人民黨領袖博多乃，曾任第一任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他是外蒙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但因這國情問題，和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起衝突，遂被套上「陰謀叛國」的罪名，被捕槍決。同時被殺的，有喇嘛王公等十五人。此事爆發後翌年，另有喇嘛王公八人，在「主張神政，圖謀不軌」的罪名下，遭政府槍決。這兩次嚴刑峻法，喇嘛王公和反對赤化的蒙人，人人自危，不敢輕議反抗了。共產主義遂得在外蒙加速發展。

外蒙政制既悉做蘇聯，實行以黨治國。現在最高主權，握在三大機關手中。一是國務委員會。即外蒙政府國務院。由各部長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等組成。舉凡對內對外與臨時發生的各項重大問題，悉由國務委員會議決施行。二是國民會議。即

外蒙政府的立法機關。以召開時間和性質，分大國民會議和小國民會議。如我國的立法院和國民大會相仿。由外蒙各部選派代表組織而成。凡立法事件，悉由該會議決，咨由人民政府公布。三是蒙古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外蒙人民黨的總機關。所有對內對外大政方針，與臨時發生各項重大問題，該會均有指揮之權。雖經國務委員會，國民會議決的案件，他也有權否認或推翻之。且國務總理，和各部長人選，均由該會提出。故外蒙人民政府最高機關也可說只是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不過，人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案，是須取得蘇聯顧問的同意。所以實際上，這「獨立」政府的一切，還是得受太上皇蘇聯節制。

再談外蒙人民黨的內幕。他是建造外蒙人民政府的唯一政黨。從他揭示的黨綱觀之，和中國國民黨大略相同，也以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號召。但事實上，他又是第三國際的一部。該黨組織法，採用委員制度（蒙語稱做：「富爾舟」）。除在被改稱為「烏爾巴圖爾和特」（意即「紅色英雄的城」）的國都庫倫，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干涉外蒙國政外。並在各部各盟旗，各佐領，遍設分部，督促各地政治設施。中央執委會每年召集全體大會一次，議決關於該黨內部及政治上各項問題，並選舉中央執委。凡各黨員，如有不守黨章，違反黨紀者，一經查出，即削除黨籍，嚴格處分。

輔助人民黨的，另有蒙古革命青年同盟。其黨綱和組織法和人民黨相同。不過盟員入盟年齡，不過二十五歲為限。且只受人民黨指揮而不能直接干涉國政。這和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國民黨關係相仿。除了這二個黨團體外，外蒙就沒有第三黨了。況且就產生第三黨，也在現狀下不能立足。這可見外蒙的「民主」程度了。

在外蒙人民政府的部會中，均設有蘇聯顧問。如人民政府以下所設內務，陸軍，財政，司法，外交五部，組成國務院。在國務院內，即有蘇聯顧問數人，監視國務總理施政。在院下各部，也聘蘇聯顧問，發號施令蒙人不能自主。至施掌理全蒙軍事權密大權的蒙軍參謀部。雖設元帥，參謀長等，由蒙人担任，但參謀和重要職員，全屬蘇人。外蒙古大小官吏，皆受蘇聯顧問指導。否則，不但政務不能進行，且蒙員地位，亦難穩固。蘇聯既處處掣肘，蒙人雖不敢公然反對，但心中懷恨甚深。如在一九二四年，蒙人反抗蘇聯壓迫，和蘇軍大衝突。表面上看來，是外蒙人民自動反蘇，其實是在位的蒙員，在暗中慫恿，而造成的慘案。

外蒙現在所有軍隊，除由陸軍部管轄一切外，尚有蒙古全軍參謀部，為其最高軍事機關。凡有關軍事計劃，及訓練，調遣等，均由該部操其實權。現在蒙軍，以騎兵為主體，機械化部隊，砲兵部隊，空軍等為輔助。現有兵額，據日人在民國三十一年調查，常備兵約有十萬人。這些蒙軍在二次獨立以前，概由招募，獨立後用征兵制度。凡滿十八歲男子，均須入伍。

訓練六個月後，遣回本旗，作為預備兵士。再征第二期新兵，入伍訓練。規定每年練兵二萬人，以辦到全蒙皆兵的理想。至於常備兵，則駐防邊境各要地。以駐庫倫及近郊為中路，駐達里干，烏得兩地方為南路，駐科布多為西路，駐恰克圖為北路。每路兵丁，約有二萬人左右。蘇聯軍隊則駐在赤塔的大烏里，有一萬餘人，和蒙軍防相守。在蒙境內，也有蘇聯駐防，但在二次大戰中提調赴歐作戰，駐軍數量大減。現在究有多少蘇聯駐軍，不得而知。

外蒙軍事教育大權，也操在蘇聯手中。常備預備各營軍官，多由蘇人充任。教練編制，也按蘇聯管規。各營教官多用蘇人。在庫倫軍官學校中，均用俄文書籍，俄語直接教授。訓練出來的蒙古校尉，差不多僅供作蘇聯政策的工具而已！

外蒙的特務機關，有內防處，隸屬蒙軍參謀部。總機關設有庫倫，舉凡出入外蒙邊界，以及居留蒙境商民人等，均須呈報內防處，受其調查監視。倘有行跡可疑，圖謀不軌的蒙人或外僑，一經查獲，即由內防處按軍事秘密手續處辦。而內防處特務人員，密佈全蒙，隨時可拘捕人民。故蒙人行動，言論，集會，通訊等自由，根本已被剝削。

至於蒙軍的戰鬥力問題。據日本人在諾蒙享一役中所得經驗，蒙軍配備方面，已達現代化的程度。戰鬥力頗強，和日軍作戰，能周旋到底，不分勝負。故日人對蒙軍警語是，「不可輕敵」！

六 蘇聯在外蒙的經濟勢力

荷蘭的亡印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力量。日本強佔東北，也是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為工具。這些都是利用經濟作侵略工具。蘇聯對貧窮的外蒙，正可運用經濟以控制外蒙。他不斷的借款給外蒙人民政府，以取得蒙境礦產，土地，畜牧，交通，電訊等特權和專利。使經濟命脈，完全操在蘇聯手中。

外蒙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各項庶政，百廢具舉，對財政上困難，自所難免。於是一面逐漸加稅，一面向蘇借款。曾用外蒙全部礦產作抵，借得金盧布一百五十萬元。以補救赤字財政。後來又繼續商借數次，作為發展交通，籌備市政等建設之用。到最近幾年來據聞關稅牧畜稅，等收入，增加甚鉅，故國家財政，已漸收支相抵，不須外資接濟了。

在最近以妨害蒙人生計的，是蘇聯人開辦的畜牧公司。資本二百萬盧布，規模極其宏大，營業範圍，幾包括外蒙全部畜牧事業。該公司外蒙人民政府取得牲口買賣的專制，凡蒙人賣買牲口，除照章納牲口稅外，必須向該公司領取代辦執照。執照費用，按價值抽百分之三，買主繳納百分之二，賣主繳納百分之一，名為經紀，實和稅相同！這樣剝削蒙人，曾引起各蒙人反對，幾釀成鉅大風潮。但外蒙官吏，既受該公司的賄賂，且又畏懼蘇聯，故極力用武力鎮壓反對羣衆。而內中更有

一批外蒙敗類，復首先承認繳納，所以結果蒙人是失敗的。蘇人仍繼續在蒙地勒收執照費。至於煤油業公司，毛織工廠及手工廠，和其他種種大工業，不是蘇聯包辦，便是名義上蘇蒙合辦。真正由蒙人自己經營的實業，非常稀少。

在關稅和黃金白銀的走私上，蘇聯商人更有特殊優待和便利。因蘇聯貨物入口，概免關稅。所以外蒙全境，都充滿着廉價的蘇聯貨。蘇聯商人將售貨物出後，就兌換黃金白銀，運返俄國。他們不受金銀禁止出口法令限制。結果，現金現銀大量流入蘇聯，造成外蒙金融上恐慌，而不再求救於蘇聯。那時，他又可要求種種權利，才借錢救濟外蒙！

就是外蒙民間經濟，更見窮困了。近年來生活程度，繼續增高。所有物價，也莫不飛漲，蒙人破產的，比比皆是。如庫倫的土地，有十分之七八，已出租或出賣給蘇聯商民。而大批蒙人，在生活壓迫下，成羣結隊的覓找工作。就庫倫市上說，由失業而流為沿街索討的乞丐的，也一天天增加着。至於過去曾喧嘩一時的各旗王公，現在實權既被政府取消，俸銀又不夠維持生活，也在日暮窮途中掙扎。回首當年榮華情況，真不勝留戀！

外蒙交通運輸事業，以蘇聯所辦蒙古汽車交通公司，執其權威。過去蒙人均以駱駝為運輸工具。現在經蘇聯商人創辦汽車公司後，駱駝運輸，已漸淘汰。蘇人既抓得交通權，修橋築路，盡力擴展。如最近更在計劃這庫倫鐵路（庫倫至恰克圖）和西伯利亞支線（恰克圖北接西伯利亞鐵路相接）。以及庫新鐵路（庫倫新疆迪化），均已和蘇聯簽訂條約，給予他修築的特權了。這兩條鐵路若一旦築成，對我國新疆的利害關係，十分重大。西北半壁，不是要盡被他所支配了麼？

七 沒落中的外蒙喇嘛教

自人民黨執政以後，對於蒙人最信仰的喇嘛教，亟思取締。但宗教勢力已在人民心裏立下堅固根基，輕舉妄動，適足釀禍。於是權且擁哲布尊丹巴為虛名的君主，他只能管喇嘛所屬各寺廟事務，而和政治完全分離。自經如此明文規定後，喇嘛僧徒，既失政治勢力，復感生活困難，類多自行散回各旗，以經營畜牧謀生了。且哲布尊丹巴死後，即不准再有活佛後身的擁立。喇嘛更失憑依。在法令中又規定未受小學校育的蒙人，不准做喇嘛。但在小學教科書中，都竭力形容喇嘛的黑暗和罪惡。這鬆喇嘛人數，便一年少一年。喇嘛教勢力，可以說在外蒙是日蹙千里了。

代喇嘛教在外蒙盛行的信仰，當然是從蘇聯輸入的馬列思想，共產主義。在每個學校，每個機關內，都掛着馬克斯，史太林，和外蒙人民黨魁蘇海巴特魯的照片。每個書局內，都出售唯物論，資本論，等共產主義理論書籍，和各種宣傳小冊，書報漫畫，這些傳品，不但印刷考究，且內容更是觸目驚心！



世界罪人陳景華

陸丹林

陳景華，字陸遠，別署無恙，廣東香山（即今之中山）縣人。胡清光緒年間，曾舉孝廉，出宰廣西容縣，幹練剛直，廉潔勤實，地方又安，羣稱幹吏。岑春煊時督兩廣，招撫巨匪陸亞發，陳知陸賊性難馴，命弁殺之，為岑所恨，撤職查辦。陳適還籍，從事革命工作，與蕭佛成，沈若思「法國銀行買辦」黃杏州「匯豐銀行買辦」等過從最密。蕭勸設華暹新報華文，延任主編，無恙筆名，始在報上發現。因主張排滿同情革命，遂與香港中國日報通消息，並托馮自由介紹記者，馮以康蔭田為薦，後則王斧，胡毅生，盧伯瓊，先後赴暹任該報記者。陳於己酉年（一九〇九年）由暹至港，始識陳少白馮自由等，爾時其弟自愛，任實報館編輯。太古洋行買辦莫藻泉與陳有連襟誼，同志彭俊生得任佛山輪船買辦，即陳所介紹，蓋陳彭二人為合股公司也。陳與粵紳江孔股私交甚篤，暹僑同志馬興順返潮州，被清吏指為革命黨逮捕繫獄，及劉師復於丁未年（一九〇七年）以謀炸李準（廣東水師督）案，遂解香山原籍，在獄三年，均由陳托江設法釋放者。

辛亥之秋，粵省反正，陳長警政，赫赫威威，使人生畏。當時廣州市上有流氓小組織，綽號「百二友」者，白鞋綠襪，招搖過市，劫掠嚇詐，無惡不作，市民雖恨之刺骨，而莫敢擾其鋒。加以解散民軍，地痞留匪，橫行市上，滋擾至甚。陳為保障地方公安事計，設法逐一捕殺。臨刑輒發海盜牌（即今日名老刀牌）捕獲一支，粵人遂以吸「派律」捕煙為不祥，羣相拒吸，於是海盜牌於一時絕跡市上。抵制外貨，別一法也。

陳事必躬親，批示文告，多自判行，文詞簡潔，多則十餘語，小只兩三言。通常如「為佈告...切切凜遵」等套語，屏棄不用。一次，有塾師失竊，報案，陳援筆批云：「偷到先生首着盤，此等醜賊，孰是可憐，實亦可惡，案存，候緝究辦」。又有一次佈告，開始即言「景華以殺人著，夫人皆知，無待贅述。」其公文書措詞之突兀別致，可見一斑。

警察逮捕人犯，陳多親自輪訊雙目炯炯有光，注視犯人，荷獲其笑，必曰「打靶」（粵語，意即槍斃。）警吏即執行仰

決，人犯無訴辯之餘地。若其厲聲申斥，則只判罰鍰若干，或拘押數月耳。聞陳司警政將兩年，殺人盈千，從無枉死一人，其目光之銳利，判斷力之敏捷，有如此者。按民元二之交，廣州警察廳長槍決盜犯，有便宜處決權，不必呈准上級機關或移交法院判決，即可執行也。

陳於公餘輒屏絕侍從，外出視察，風雨晨暮，東南西北，隨意所之，或查署區工作，或考崗警勤惰，或入公共場所巡視，或到茶樓酒館私訪，賞罰分明，惟才是用。舊紳豪商，同志戚友，苟有關說請託，嚴爲拒絕；即同級或上級官吏，如有以人情或違法事，疏通與命令者，概置不理。行政處事，一秉大公，故斯時警政機構，異常健全，上下廉潔，效率最佳。而一般劣紳訟棍，奸人宵小，無所施其技矣。

陳主觀極深，性情倔強，最恨藉借上司權力而使其就範。某次，有一團體開成立大會，主事者事先函請督府飭令警廳屆時加派警察到場保護。陳聞之，大爲不憚，以保護地方公安，警廳之責，如屬社團舉行大會，爲維持會場秩序，儘可函請警廳加派崗警。乃彼等不直接請求，遽向上級機關令知，居心誠屬可惡。故該團體開會之日，陳不特不派警前往，反而制止集會，謂其事前未履報准開會也。主事者以萬事俱備，臨時中止，信譽攸關，何以對會衆，乃走訴都督陳炯明。炯明日：「此屬警廳主管之事，陸遠素倔強，性剛愎，吾亦無法爲之疏解；事已至此，祇可改期開會耳。」陳於職權分明，不畏上司權力相督責有如此。而當時黨政軍界對彼，雖明知其間有操之過切，辦事未肯稍爲通融，心中或有不敢苟同，但在晤談間，莫不稱頌陳之任勞任怨敢作敢爲，故能肅清宵小，安定社會。陳亦以處此非常時期，非用革命手段，不能使社會安寧；故警察廳長之有殺人權，實亦治亂世用重典之意，不得已之辦法。嘗謂警權如藥，藥縱苦口，終能療病。是是非非，今日思之，設身處地，吾又烏敢贊一詞乎！

各地反正之初，廟宇偶像，多爲黨人所毀，廣州亦不能例外。廣東教育司長鍾榮光「頭腦清新，與陳均是破除迷信最力者。由陳飭令警察將市內廟宇各偶像掃數搬至教育司陳列；一時九曜坊畔，驟爲偶像陳列所。事後廟祝之黠者，多改爲孔子廟，藉孔氏招牌，而維持原有廟產。詎警察遂一查勘，廟內奇形怪狀偶像，重爲塑立。陳下令取締，各廟宇遂改爲街坊之集議所，由附近商店管理焉。

潘達微編演「孽孽淚」社會話劇，以劇本請陳題詞，陳書「天墮不仁」四字與之，署款爲「世界罪人陳景華贈。」意爲「天墮不仁，萬物芻狗，根力微弱，未能救世救人，不啻世界罪人。宅心如何，可以推想。」又陳寫字輒用鋼筆，書寫自如，較用毛筆爲純熟。

陳警務年餘，政績最膾炙人口者，一爲肅清擾亂地方之「百二友」及其他流氓幫匪，一爲創辦廣東公立女子教育院。前者已略敘及，可不贅述。後者益爲其最大功績，同時亦屬其間接取死之原因。陳創辦女子教育院，動機本屬至微，但所經過，頗有可紀。

彈指（梁水絃）「青衣紅淚記」曾詳言之：

「王子之春……花朝之日，有爲主慮之婢曰麥喜者，由終具送警廳，景華親訊之，喜惟飲泣，終無一詞。驗其身，則血跡殷然幾無完膚。其不言之故，以腦受重傷，失神經作用也。惟苦情之根未滅，尙知有泣，否則將如木石矣。景華以殺人著，尋常事，烏能動其容，抑知是日則大不然。人情動於所近，景華之慈，向爲威掩，至是乃惻然有雨霖蒼生之意。先遣人送喜至醫院，翌日，遂致函各善堂，訂日會議於總商會，將有建廣廈以歡天下苦女兒之願也。屆期步行先到，坐久，日將哺，始有二人來，一老一少。景華爲言「欲爲被虐之婢，設一教育院，事本慈善，願合衆力創之。」少者答曰，「如君言，婢不應撻乎？兒女尙不免夏楚也。此舉烏得謂之慈善！吾輩未敢表同情也。」言竟，向老者耳語片時，欲起去。老者頓聲言曰，「某先生請緩行，容聲吾辭。」遂面景華言曰，「廳長，某之言良確。有婢之家，多屬富人，富者不安，大局危矣。鄙人閱世深，處善界亦久，未見欲辦事有成，而先取惡富人者。且婢女本身，多出貧賤之家，根性頑惰，造就殊非易易，今以……」語至此，景華不復耐，遂無言起而出。」

陳歸廳後，即囑課員擬章程，親詣教育司與鐘榮光磋商撥花地善慶學校爲院址。積極籌備，三月中旬，女子教育院之旗幟，已飄揚於花城柳陌之空際矣。

廣州市內之婢女妾侍尼姑娼妓等，苟受其主虐待，自投警署，或爲警察偵悉者，悉送女子教育院。一年以來，收容無告婦女達八百餘人，教養兼施。賴主事者之苦心經營，循循善誘，成績之佳，馳譽中外。冬間，參加市運動會，全場女校最優等者凡十八名，而教育院各生，已奪其十三，餘首二三名，亦過二十餘名。幼稚生遊戲，亦列優等。即此一端，可例其他功課及勞作之成績。因之外報，記者，時來參觀，記事攝影，布之國外刊物，備極贊許，譽爲東方之創舉。而失婢之家，轉而生妬，謠誣斯起，四面楚歌；主事者不爲之動，惟有隱忍進行，絕不少却也。

尤有一軼事足錄者，曹生雪馨，爲某富室婢，私逃至院，主事者令習保姆學。數月後，兼管理幼稚生，所主之班，其二少主在焉。暇日攜之歸面主人，舉家愕眙，不以婢稱，而以師禮待之。見者詫謂循環之理，於斯一見。其實事至尋常，無教育則呻吟籬楚之下，如昔日之雪馨者至衆；有教育則儼然人師，如當時之雪馨者又至夥。若忽擁舉比，以臨少主，亦堪爲案。

魂吐氣，人道不當如是耶？然終不可久矣，吁。（摘錄彈指語）

民二之春，教育院聲譽日隆，業務漸張，籌備廣招人從事擴充，院長徐夢展，（慕蘭）女士到院商議辦法，陳不假思索，提筆而撰弁言，文云：

「中國女子，苦人也。幼而育之，教則缺如，女子而至爲婢，則育且無，何有於教！人權剝落，儕於非人，景華憫之，而稍具慈善性者，當無不憫之！然景華不祥人，羣焉避之若浼，願葬相棄我，我乃弗能忍然棄吾羣！哀此苦人，不自禁其憫而拯之之念，爰有此類乎世上一般之善業。或以效顰目之，吾亦自笑。景華但覺若有神物憑余腦，不爲此不安，爲此不完不善也亦不安。今爲之矣，願始終其事，以從諸君後也，是爲景華之良心作用。」

言簡意賅，費時僅十餘分鐘。於斯時也，陳神色飛揚，口講手寫，謂「平生有此一舉，死且無憾」！豈知死神相促，果爾其後耶？

秋間，二次革命失敗，黨人從政者多亡命海外，粵局全爲黑暗勢力所籠罩。陳自特守正無私，負有地方公安職責，不忍遽去，教誤大局。尤以富豪奸商所合恨而辦有成績之教育院，中道停頓，至爲不安，擬商請基督教士接辦，然後辭職。詎料龍濟光媚袁戀樓，并受劣紳奸商慫恿，密電袁世凱誣陳有異動。中秋之夕，藉詞邀陳入督府賞月，陳坦然赴約，遂遭樓截。翌日公佈，全省譁驚。屍陳於市，壽器店聯同拒售棺材。陳之家屬乃向沙面西商購得西式柩，始克收殮，運葬香港。

初，陳以黨人昔運軍火，輒假棺木，恐奸人效尤，流弊滋深，乃令全市壽器商店按旬填報購棺者姓名地址，及殮葬處所，用資稽核。詎棺商認爲苛政，罷市以抗。陳即令於廿四小時內復業，否則以抗令論罪，分別查封，永遠不准復店，而由警廳自行向外埠販運發售。商知難抗，相約復業。及陳逝世，棺商聞之，聯同拒售棺材，以爲報復。然而後此警政，日益腐敗，賄賂公行，商民受害彌深，而回念陳氏愈切，「還我使君」，不啻爲粵人共同之呼聲。

教育院自陳逝世，教職員星散，雖經改組，而執事者爲向執役船上檢查私貨目不識丁之悍婦；初進院，欲視陳之死事，恐逼於情感而生變也。嗣各生終有知者，羣聚廣場痛哭，聲震四野，聞者爲之感嘆。旋將平日所有白布床褥，製作腰扇，供陳靈位於院內而哭弔，相聚號咷，竟日不食，以誌哀思。人亡政息，教育院解散令下，於是脫離苦海受有相當教育之數百女兒，或由原主領回，或論議而拍賣，淪於墟壘，重受苦厄，此時此景，甯復可勝紀耶！善夫彈指之言曰：「嗟呼，舉世非之，而故使成之，舉世是之，而故爲沮之，天道難知，其果有意耶？無意耶？非吾人所知矣。」言婉而哀，愴乎言之。

陳遭龍濟光慘殺之夜，爲民國二年九月十六日，即那年中秋節也，享年四十有九。墓在香港咖啡園。友人馮師韓代爲抄



耳聞錄

越薪

有人來告訴我：說某君近來復得意，最近又添了個兒子，——接着便問我要不要送份賀禮？我和某君原是泛泛之交，平時不常往來，見面也不過感點個頭，就覺得這個禮好像是用不着送的，但人家既然殷勤地問出來，且又知道為數不多，爲應個景兒，便也硬着頭皮，應上一份了。事後，因爲還原不是存心上事，所以也就早淡然忘去。

那知沒多天後，却接到了一封請柬，看署名原來就是某君發來的，請柬印得富麗堂皇，一看果然是酒席一家頗具名望的什麼酒樓，除「敬候台光」之外，還有「六時入席」。就暗自想：這可真成了個「拋磚引玉」了，——我雖沒到過這些高級酒樓去飲食過，但據道聽途說：這些人家的酒宴，大概不會差到那裏去。

這樣一想，倒先爲自己羞起來了，如果及早知道人家是這樣客氣，要回請客的話，份子也就得多送些。否則，豈不要被人家暗笑！——當時就想不理牠了，但繼又覺得不妥，

假如人家原無此意，反而誤會我是有心自大，請而不到，那才冤枉。結果就懷着「寧爲人笑，莫爲人罵」的惶恐心去赴宴了。

我不知道如今的宴會時間，是否也有明黑市的，只是拖着「準時而到必不錯」的宗旨而去。我算準了：正巧在東上所訂時刻的前十分鐘到目的地。我以爲這是聰明而又不失禮的。

初冬時節的夜色，來得既早又快，還不到六點鐘，便顯得昏黑了。我趕到那酒樓時正是這個時候，可裏面却接兩陣煌煌地，映照着那畫棟雕棟，果然是另有一番氣象，就祇是清冷些，客人不多。我想着：這大概是物價太高，大家吃不起了的影響所致吧！一面就將某君所約的房間號數，告訴那殷勤地迎上來的招待，他引我走，到了一個房間前面，他就止步讓我進去，說「請公會兒」。

我實然踏入一室，卻不道裏面是漆黑的，但燈光接續

亮了，我知道是那招待的入開的。

這屋子裏擺放着兩席，一色的銀台面，擺佈得像圖案般的整齊，美觀，中間連一隻大的冷盆都已放好，用一個不知什麼的單子蓋着。——就是圓無一人。我覺察是來得過早了，心頗有點窘，怕人家愈益要笑我貪吃呢。腳下就躊躇想退出來，準備到外面去走一圈再來。那知身後的一位招待員，卻已連說請坐，而且另一個侍應的，已沏了杯茶捧來。

我看來是走不脫的了，就祇得僵然地坐到近角落的一張大沙發上去，墊子是柔軟的，可是我的肌肉却木然地。

到這時，招待的早退去了，那沏茶的侍者也只對我說一聲「主人家就要來。」就忙自走出去，留得我空自守着這屋子，對着那已具規模的兩席酒，我既窘且羞，手足無措。

我試喝一點茶，既燙而又不知其味，我想站起來走走，看看，又怕人家笑話我，我想到窗口去瞧瞧夜色，透透氣，但這屋裏的窗口，也都給厚厚的防空窗簾掩沒了。

我只得重收回心，焦急地摸出錶來看，就在這時，忽驚覺到隔壁屋子裏有了皮鞋聲，那聲音很令人注意，因為很可以從這聲音裏辨出這人行走時有點「微視闊步」的樣子。接着「嘩」的響聲頓然亮了，然後便是剛才來替我沏茶的侍者的聲音：

「張先生，你來啦！——今天來得早。」這語氣是很隨便而很親切的樣子，彷彿他們是常相見的。

「噯，吃好了要着戲去。」一個暗啞地，響然地，像一

個未睡醒的聲音回答，諒就是那個張先生。

「就兩位？」侍者。

「唔——文德兄，你坐哪。」「張先生」像是在招呼另外一個人。

「坐，坐，坐……」那被叫做「文德」的客氣地讓着坐，接着砰然一聲，是誰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震得那墊子裏的彈簧，發出一陣盪聲。我猜這決不是那頗感拘束的「文德」。

「香烟？」——「張先生」說。忽又記起什麼似的自笑起來：「我忘了，你不吃烟。我——嚟！——我字底下就是一聲打火機的機關聲，然後是「撲」的關上，「張先生」繼續在可以想見的滿口煙霧中含糊說道：

「你酒吃嗎？」

我似乎可以聞到那一股辛辣的煙味。

「這，這我也不來。」「文德」的聲音。

「少弄點。」

「不，不來的呀。」

「那光吃飯？」——好像是夾了一口煙。帶笑般地：「不太無禮！」

「不來事呀！」抱歉地，聲音中帶着不自在的笑。

「那就吃飯吧。」「張先生」說，似乎看了下錶，咕嚕

着：「餵，倒六點多了。」——這響聲的從低聲裏翻出了

「噯，來！」

「阿芳！——阿芳！」這名字好像是那個替我們沏茶的侍者。

果然阿芳就是他，他老遠就從甬道中應聲過去：

「那能話頭？」

「你替我弄兩隻吃飯小菜。」

「好格。——古佬肉，糖醋排骨，炒雞丁……。」

「小元——」這時那個叫文德的突然插嘴起來，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

應的就是那位「張先生」，他說：

「哪能？」

「小菜勿要太多！」文德低低地阻止他。

「噯末道理呀，聽聽多，其實是勿夠吃的。——」

接着阿芳中斷了的聲音又起了：

「……咖喱牛肉……。」

「小元，夠了，夠了！」文德重重地說。

小元彷彿也被他的乾急引笑了，他說：

「那末，就這樣：再加個湯，加隻炒蝦仁，來個什錦冷盤，帶兩瓶啤酒來。——」

「好。」阿芳應着，走開了。就聽見那個隱忍已久的文

德開口：

「小元，你真嘍清頭，叫這許多菜……。」

「多！——噯麼多呀！」

「譬如蝦仁啦，冷盤啦，——我說過我又不吃。」

接

着便是「嘩」的瓶蓋落地，酒汨汨地倒出來，中間夾着小

小元好像是以爲孺子不可教那樣漫聲辯駁起來：

「阿呀，真是，到這裏不吃他的炒蝦仁，不是「如入畫山，空手而回」嗎？沒有冷盆，怎麼吃酒？……你吃酒，我吃哪！」

「小元，你酒也喝？」文德忽然壓低嗓音，嚴正地問。

「不過我喝的是啤酒，不是黃酒。」

「就是那冒氣的佬？——我知道，我以前嚐過，苦迷迷的，價錢又大，有什麼吃頭！」

「我就頂歡喜他，——我每天起碼一瓶，有一會，也在這裏，跟個朋友打賭，我喝了十二瓶。——」

「十二瓶！」我幾乎可聽到那文德倒抽一口氣的聲音。

「噯，十二瓶！」我也彷彿見到那小元自鳴得意的氣概。「喝得我肚子漲得像面鼓，連尿都撒不出來了。這一回頂難過，可也頂開心。」

「唔唔唔！都是暴殄天物！」

「什麼暴殄天物，這東西是強身的。」小元說。

這以下文德沒有接講，却聽到碗筷之聲，諒來阿芳在安置這些東西了。果然，立刻便聽見香煙「嗞」的入盃，「砰」起身，在拉動坐凳之聲，並邀文德：

「來來來來……。」

文德的椅子却沒有發聲，諒來他是遲鈍地坐下的，倒

見小元爽落地夾了塊東西，放在嘴裏，大口地咀嚼的聲音，

元的嘴含食物的含糊說話：

「啤酒你真不來點？」

「我……我……」那文德在推讓。

「那末你吃菜……。」

盆子有一陣細微的響動，夾着小元那撩人的咀嚼：

「味道怎樣？」

那一個却一無回音，但又不像在「埋頭苦幹」，半晌，

忽然像體味出了什麼來似的，輕舒口氣道：

「上海這個地方哪，——總是比鄉下好。」

小元却沒有意見，祇是那咀嚼聲陡地住了，彷彿就是在

問：「怎見得？」

諒來文德也隱見了小元臉上確有這樣表情，所以他跟着

自解道：「譬如，只要有錢，就什麼都吃得到，」這下面有

輕輕用筷擊盆的聲息。

「噫噫。」像是那小元樂於承認的笑聲。

「不過，上海也頂壞了！」那文德突然急轉直下的又說

了這一句。

「何以見得？」這回那小元却開口了，祇是他又開始咀

嚼起來。

沒有回答，吵聲仁却上來。聽得見小元用匙敲着盆子，

「來來，趁熱！」接着：「大可真大吧！他們這隻菜頂有名

……你吃哪！」

忽然那文德却說：

「到處都是尋外快，敲竹槓，簡直嚇壞人！」

「你又看見過的？」那小元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自然，——我親眼瞧見過的！」

「瞧見什麼？」

「火車裏「黑帽子」敲竹槓。」

「又是「黑帽子」。」

「自然是他。」那文德的嗓音猛的提高了許多。「我親

見他們兩三個攔住一個做生意人模樣的，在拖他下車去，說

他的票子是黑市票。——」

「噫。」好像他又夾了菜，來不及張口了。

「可是那人硬說他是排兩天班車來的，拚命拉住窗口不

肯走，那許多「黑帽子」就打他的嘴吧，敲他的手，說一定

要他上站長那裏去，那人則抵死不肯去，他說好容易到車站

上，搶到一隻位置，要他丟了，死也不願，再加火車就要開

了，脫了班，車票向誰算？他賭神發咒，說這票子是他自己

軋來的。——可是那些「黑帽子」們不管這些。」

「那末呢？」

「結果——結果由另外一個「黑帽子」來「打圓場」

「罰」了兩萬塊就算「明市票」！」說到這裏，那文德好像

奔跑了一段路似的，氣息也響起來。小元也不作聲，我猜不

出他在作什麼表情，也許又在上菜了，有零亂的腳步聲接着

輕輕地飄過一陣靜肅。再停一息，可又聽見那小元隨便地說

說：「這也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立刻那文德就緊追住問。

「不過用一點恐嚇手段呀。」小元帶笑解釋：「又沒傷他的皮。」

「哦，你還說他是心腸好！」文德像動了氣般說。

那麼我瞧見一個「黑帽子」問一個大肚子走單幫的女人要錢，那女人不爽了點，他就提起另外一個人的箱子，朝她肚子上就是一撞，害得那女人半途就作痛起來，這是怎麼說？」

「誰叫她不爽氣點？」那小元還浮滑地說。

可是那文德却嚴正地把聲音提高起來：

「難道沒有王法？——難道那傢伙就一點沒有罪？」

「哪，——他笨點。」小元却只這麼說。

「什麼笨點？」文德似乎不懂，其實我也聽得不懂。

「——就是他用這種方法，用得笨，所以人家看不過去了。」

「哦，——還有聰明的呢！」文德嘆息地說。

「怎麼沒有？——你吃哪！」

杯子輕輕的響動一會，小元的咀嚼聲又響得很利害了，在那忙不迭的牙齒縫裏，又零零落落漏出些話來：

「像我有個朋友，在電話公司裏的，他那種尋外快，敲竹槓的本領，就使得人家很服貼。——」

「很服貼！」

「自然。——他們會專尋那電話來往忙碌的號碼，給他弄得打不通，然後等人家來通知他們去修理。」

「這不是自尋麻煩？」

「麻煩？——這樣就可以開價錢了喇。」

「有這等事？」

「什麼稀奇？」

「我偏不要他們來修，——見他們的鬼。」

「你可以，別人可不像你，人家靠電話做生意的，哪一天可以缺少這條「生命綫」？一旦壞了，不要你迎上去，他們自己先就會央人來送禮了，反而託你幫忙，——這多服貼。」小元饒涎欲滴的聲音。

「這簡直是作弊呀！」那文德懸直地在高叫了。

「也可以這樣說。」輕飄飄地。

「那可以告他！」

「到那裏去告？」

「他們沒有上司？……沒有管理人？」

「上司，管理人不想錢？」

「那末以前怎麼辦的？」

「以前是外國人辦的，……而且是平常時候。」

「可現在……」這裏突然低不可聞；接着是那小元依然

鎮靜得很的回答：

「鈔票總是人人喜歡的，……這是什麼時候？」

「……就不問問良心？」

這語一出，好像是講了一句笑話樣的，那小元招引得大笑起來了：

「哈！哈！哈！文德兄，你怎麼想到這些東西上去？」
 「怎麼想到？」——文德像是驚訝地說。「怎麼會想不到！他們的職務不就是在替用戶做事嗎？怎麼反而却要搗亂人家！」——

「啊，這——」

「這！這！這！這就是不問良心，沒有道德！」那文德頓然地說着，憤怒之容幾乎可以閉目而得。

可是這番「義責」像並沒有可以駭倒那小元；他雖沒有立時出聲，但不過似在忙於吃，因為我這時又聽見第一隻瓶盪落地，傾酒杯的汨汨聲；接着是暢然一口，繼而飲入肚之後，一開口，就仍然是那懶洋洋的語氣：

「怎麼你又講起道德？」

「怎麼？不要道德嗎？也不要人格？……只要錢？」文德餘怒未息地。

「你不要火氣這樣大。」小元還勸他。「你這個樣子，倘走在馬路上，看見巡捕放下紅綠燈來拉住送煤球的要買路錢，看你還要跑上去打巡捕呢。」

「自然。」

「跟巡捕也要講道德？」

「他不是人？——人家出錢出捐養他敲竹槓的！」

「那末他跟啥人去講道德？」

「這是什麼話？」文德不解了。

「你知道他拿多少錢一月？——如果他敲竹槓，那他

準要餓死。」

「這就是說應該尋外快，敲竹槓，不要人格、道德、良心了？」

小元默然一會，不知是在吃，還是在思索，停會才聽見他表示鄭重一點的說：

「不是說永遠不要，——是說現在不要。」

「屁——！」像開汽水似的，我猜那是文德的。

「噢，你相信這些，你去相信，——可是，鈔票總是辦的。」

「鈔票！鈔票！」那文德被這一條理辯駁得無言，氣極了似的，像是譏諷，又像是咀咒般地噤咕着。

小元可又早恢復他的活潑了，他得意地帶笑道：

「怎麼啦？你討厭牠嗎？人家可當牠是活寶呢。老實說，現在沒有別的值錢，就只有牠最紅，人家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爲的是啥？——就是牠！且不說我們了，就是哪個做官的，當兵的，也幾時有幾個是真的預備「愛民如子」？「爲國捐軀」的？還不是藉此可以大撈特撈？這般人，假如也達到你，要人家捫良心、知道德、要人格；說句笑話，假如大家真的被你說通了，那就真的大事不好，闖了禍了！」——

「我？——闖了禍？」

「可不是！因爲大家一捫良心倒有，就立刻要講道德了；一講到道德就不能講敲竹槓，撈外快，那就養不活家；到這時候，誰還能「爲民」，誰還能「爲國」？大家便要辭職

這一來，有職無人，豈不闖下大禍？」
我偷聽得「撲」的幾乎要笑出來。那文德也禁不住要笑了。

「你這人！——」他無可奈何地說。

「難道不對嗎？——說句真話：假如真的都講仁義道德，人格良心，那麼上海今日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就拿這裏來說，今天還能在這裏吃館子的，就怕沒有一個講道德的。」
我聽了像意外地被人家咬了一口，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心想：「怎麼我也有份？……」

可是文德倒像很贊許這句話，他反覆地說：

「這話極是！這話極是！……」

想來是袖點頭播腦地體味着這句出了神，只聽見那小元在催促他吃：

「好了，好了，文德兄，你還是在學堂裏將那副凡事用心的態度，你把這個又要研究了；快別研究，研究出個什麼來要圖福的。……不早了，吃飯吧！」

「唔。唔。」他漫應着；飯像已捧在手，忽然停頓似的

問：「小元，那末你現在究竟賺多少薪水一個月呀？」

「薪水？——」小元回答。「我不是剛說過，這東西算不得數嗎？」

「總有個數目。」

小元靜了一回，好像在思索着；然後軟聲軟氣地說：

「我也記不清，……總之牠是不夠用的。」

「那麼你靠啥？」文德說；十分驚訝地。

「別人靠啥我也靠啥！」

「唉——！」文德嘆氣。

「怎麼？」小元追問。

可是那文德却啞然無聲了。

也許他們正在吃飯吧？到後來聽見小元在說：

「添一點呀，這兒不用客氣。」

「我夠了。」

「別替我省哪。」小元的聲音，顯然是有玩笑性的。

「不。不。……」那文德連忙否認。幽然半響，忽又輕輕

的問道：「那麼你爲何就不弄個家，——趁這個進益多的時候？」

這回輪到小元吃驚了：

「進益多誰說的呀？」

「我看你忙得很發呀。」

「一手來，一手去呀，」頗又像自知的說：「我們這種

錢，手裏好像留不住。——」

「有個家，也許——」

「那更受罪了！」小元慌忙說；一面說，一面槍着扒完了碗底的飯飯似的，牙齒和碗邊碰得一連串地響。

「沒有什麼，現在這個時世，還是光身混混再說吧。」

接着便打斷了以上的話題道：「不早了現在戲開鑼早，我們

還是走吧。」

「也好。」
點，點，點！只聽見誰敲了兩下盆子，便有人進來。
「開帳。」小元的聲音。接着是紙張的蟋蟀聲；來人又
進出了。

「要多少？」文德不安的口氣。

「沒幾個，——二十萬。」

「我說小菜太多了呀，……你看廢了這許多。」

「沒關係，——白相相。」是小元那毫不在意的回答。

「你看你臉也紅了；吃了這許多！」

「這點會紅——早呢，我經常這點還不到量，今天要陪
你去遊戲。」

「你們常來吃的呀？」

「唔。」又是「卡脫」一響，大概小元開始抽煙了。

「其實——」他說了半句，又吞吞吐吐地說不出來。

「什麼？」

「我說你們錢既然用盡心思得來的，要化得有分寸些，
否則要被別人笑的；再說，這種時候，也難得……」

却不想小元由鼻子空裏出個冷笑：

「笑讓他們去笑，賺這些錢，原是爲吃爲用的，我本來

又不曾想過要傳子傳孫！」

頓時沉默了；直到又有人進去，不知他們做了些什麼，
忽聽那阿芳的聲音正中響起道：

「謝謝！——去嘍！」

「唔，」輕輕一下便立刻起了一陣腳聲步，那進來時大
踏步地皮鞋聲音，這時又正似領首的向外而去……

我這時也像正由一個夢境裏醒了轉來，一側身，腰背齊
酸，原來我不覺間竟俯伏在一傍聽得人迷，沒有搬動過。

但想來又頗覺可笑，怎麼會偷聽過一場既無中心，又不
曲折的隨便談話，竟使得自己忘了形呢？也許是我真的鬧得
發慌了！

可是若完全說它沒有趣味，却又不成，到這時，我不知
怎的倒極想見見這兩位聽他們的「高談」已久的陌生人。

我說不出這是什麼理由，——也許只可謂之好奇吧。
總之，我是做了：——我推知他們出大門是由我這間屋

子的門口過的，我忘了腰還在酸，一躍而起，輕步掩身到那
門帘的後面；偷望出去——正巧我瞥見他們走過。——

那穿硬底皮鞋，重踏着步的人走在前面，是個二十五歲
年紀，身穿黃色格子西裝的人；只見他咬了根牙籤，擱了香
煙，披了大衣，一手伸在袴袋裏，使那西裝的底襟揚了起來，
仰着頭，慢然地行走過去。——自有其一種隨便而又自然
的風度。——我猜他就是那個小元。後面隨着一個身子矮胖
，灰布袍，袖起手低頭而走的。——我猜他便是文德了。再
後是阿芳，而張露着逢迎之笑的臉。

不知爲什麼，我竟因透他們一直過去。倒是阿芳機警，
他瞥見我在窗裏探頭伸腦的張望着，以爲我在等得焦灼不耐
了，半途裏就折到我這屋子裏打個轉，伶俐的道：

「馬上要來了，馬上要來了，電話已經來過。……」
 正說間，門帘一響，主人家果然進來了；一進門見我已
 在，便連忙走過來，把我的手搖撼着，向我告遲到的罪。我
 也手足無措地走上去，客氣着，推讓着，還得竭力道謝他過
 於客氣，送了這點禮，還破費他這樣請客。

他是笑容可掬地力辭着，輕輕地說：

「沒關係，沒關係，——吃吃白相相。」

接着另外又有客來了，他慌忙脫離我過去應酬；把我冷
 在一傍，才驚覺地感到這句話似乎很是沉重，退到一傍去想
 了：——

原來就是剛才聽見那位小元講的，怪不得這樣刺耳。

魚貫而來的客人更多了，男的，女的，笑嘻嘻，嘻哈哈
 ，團團地圍住王人家講着，鬧着。蝴蝶似的走着，打轉圈子
 熟將起來了，人好像擠納不下了，摩肩擦踵的，退來退去，
 我不由自主地讓到短門外去看着。

外面也是一樣的鬧忙；燈燭更見輝煌，煙霧迷漫，串堂
 裏擁滿了人，呼喚歐，找號碼，鬧成一片；僕歐們慌忙之中
 又帶幾份鎮靜，低聲下氣，仍舊保持那應有的禮貌在分別招
 待；可是實在應接不暇了，大門口依然游積着成隊的紳士淑
 女。

正在上客呢。……

我初以為那清冷的原因——却又猜錯了。

十一月九日夜

本 刊 介 紹

<p>· 寂沈 · 林 森 紅</p> <p>紅森林是作者最新的中篇，描寫一對青年和廿年後他們的子女的故事他們有着相同的遭遇，不同的命運，全書共十餘萬字。每册僅售壹萬伍千元。</p>	<p>· 美濟施 · 鳳 儀 園</p> <p>本書係施女士的第一個小說集子，包括二個中篇，十餘短篇，每篇都是作者精選，文筆清麗，裝幀美觀，每册貳萬元。</p>
<p>· 雪狐令 · 土地的想幻</p> <p>作者是近年來的流行作家，這本集子包括了們他精彩的作品，全書七萬餘字，包括六個短篇，每册捌千元。</p>	<p>· 良博馬 · 第一理想樹</p> <p>本書作者的的小說，以美麗的筆調，表達現代人深遠的精緻，令人神往，全書共十餘萬字，包括二個中篇，五個短篇，每册壹萬叁千元。</p>
<p>地址新關路五八四三七號 函購八折優待，掛號寄費另加</p>	

鴉片是怎樣偷運的？

胡惠峯

這是個甜潤的仲夏天，印度加爾各答的碼頭上停了一艘貨船，人們紛紛擁擠地搶着卸東西。一個似乎很愉快的中國人，頭上頂了一大筐雞蛋，正小心地從跳板上走一巖一巖地走上來，兩旁的人們很擁擠，他對旁邊的關吏輕鬆地笑笑，想安安全全的通過了，可是那稅吏很是謹慎。

「慢慢叫，阿大，」他說：「你拿的什麼？」

「許多雞蛋囉。我真性急死了，人家還有別的事體呢。」

「他仍舊微笑着回答，可是心裏有一點焦急。」

那個關吏檢了一個雞蛋，仔細察看。一個一個地把它們對準太陽光研究。錯不了，都是好雞蛋，正想放那人過去的。一霎那，爲了忠於職守的緣故再順手拿一個鷄子看看，他熟練的感覺敏銳起來。這雞蛋重甸甸的，照照看又不明亮。他便自衣襟上取下一支細針，把他從蛋壳裏戳進去，拔出來一看，成了暗棕色。他對那中國人看看。

「許多雞蛋麼，嘿，嘿，老大。我看是許多鴉片吧。」
一下子，那人的面貌上立刻變得蒼老慘白了。他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

「這次總算栽倒了。」他想。於是服服貼貼地跟去，喫六個月官司。

偷運鴉片的方法真是無奇不有。這人所用的方法是這樣的：他們先在雞蛋的二頭穿了二個小孔，把蛋黃蛋白一起吹出來，再將鴉片的液體倒進去，然後用化學燒練的方法，使小孔合沒有。鴉片冷凝之後，就完全像一個貨真價實的雞蛋了。

在加爾各答有一所博物館，專門收羅這些巧妙的偷運工其和方法。這些佈滿全場的怪東西主要是給一些新出道的關吏作參考的。

其中有一樣是鞋跟上有夾層的鞋子，裏面可以放價值一

百美金的鴉片。還有一種是老式的草帽：邊沿上的草心裏可以夾一層鴉片，再照舊地編織下去，十分難認。最有趣的方法。莫過於利用鳥籠了，他們把纖細的竹枝挖空了，把鴉片粉倒進去，橫看豎看還是只毫無瑕疵的鳥籠，誰料到裏面有毒物呢！

船上的職員們也很有門檻。他們停泊在加爾各答之後先邀一些關吏到他們家去吃喝一頓。有一個船員最好客，他把每一班的關吏全請遍，尤其是下午十時到上午二時的一班。可是他有一次栽倒在一個印度關吏的手中，這印度人既不喝酒，又不抽香煙，而且還是個新手，精明得像一只雪貂，他對這船員起了疑心。發覺他的僕人每夜十一點鐘都得到船場那邊去一次，半夜時分方始回家。

一天晚上，這關吏把他截住了。

「慢走，老大，讓我搜搜看。」說着把手抄進了他的衣服，摸到一支圓柱形的東西——一支鋼筆。旋開一看，正是那種東西。

他急急地奔到那個船員的家裏去，他還沒有上船。四下一搜，抄出十餘支「鋼筆」。全是鴉片煙。那只貨船正預備開了，那關吏迅速趕去，一下子全部成擒。但是還有誰做媒介呢？

第二夜碼頭上守了一隊巡邏員，到十一點鐘的時候看見有一輛汽車開來，一個盛裝的中國女人，走出來。立刻給攔住了送往總局去，她猛烈的抗議着，但是一個女檢查員在她

身上抄出了一些「鋼筆」。

那些偷運的人們把鴉片運進印度而把古加因運出。這東西活像精鹽，但舌尖舔味會感到麻的。

嗎啡的偷運比鴉片還要多。關吏查出一盎司可得六塊錢；人贓並獲則再加二元。

這東西偷運起來比鴉片便當。因為氣味不強，非「專家」不能分辨，他們能在幾百噸煤裏嗅出嗎啡味來。

有一天，一個加爾各答的關吏在某艘德國船上吃飯，他獨自坐在一只破舊的位子上，隨便地用一支火柴梗挑撥一個小洞。發覺裏面有一些白色的小粒，他把洞孔弄大了，原來這六尺長的坐位裏裝滿了嗎啡。因此獲得了鉅價。

在孟加爾灣，偷運毒物的大都是中國人和吉太港人——孟加爾山上的居民。而中國人做首領，讓那批人去工作。

一個鬱熱的晚上，大約近十點鐘。油黑的河水在星光下閃爍。十七號碼頭下停着許多遠東的船隻，有一艘重重地裝滿了貨物。第二天早上漲潮的時候就要開出的。一些靈敏的吉太港人黑甲蟲般的地背了包裹箱子在跳板上走上走下。

旋轉的轆轤旁站了一個中國監督，正同一個吉太港苦力咬耳說話，樣子十分可疑。一會兒那個吉太港人離開了，走下跳板到對面一個棧房去，黑暗的棧房裏滿佈着濃烈的氣味，他在包包捆捆的貨物和發霉的皮件間行走，一個嚇嚇的聲音使他停止腳步。一陣輕微的廣東聲音在告訴他什麼話，他便向黑暗處走去。十分鐘後他擱了只棕色的箱子從另一端出

來了，一直朝船上走去。

關吏們去報告了長官，他來立在跳板旁邊，那個積夫來了，他立刻唱道：

「放下來，箱子裏面是那麼。」

那吉太港人站住了把箱子放下來。可是不開箱。

「開！」局長大聲吆喝。情勢已到了頂點。

那吉太港人捲起暗色的薄嘴唇，露出齒齶笑，猝然道：

「如果老爺想開，自己動手吧。」

局長俯下身體，剝開箱子的繩索。那吉太港人忽然抽出

匕，狠狠的砍下去，那局長敏捷的轉過身來，抓住他的手腕。狠命一扭，刀子掉了。

他捉住了這個人，可是忽然問他給一大羣狂怒的渴求他鮮血的人們包圍住了，像走入了黃蜂窠。他給拋起來擲下去，拳腳如雨點，猛打下來。關吏們開鎗趕來時大家都溜散了，只剩他們的上司平躺在地下。除了把他送入醫院之外簡直無法可施。

同時，那艘船在天明漲潮時開走了。關吏們斷定他必然載某種毒物，遂向遠東各地的港埠發出警告。結果那搜裝了許多鴉片的船就在仰光港口扣住。

在戰爭的期間內日本人毫不猶豫地利用鴉片嗎啡以獲得政治目的。鴉片大部分來自印度，日本人大宗地把他輸入華北，推行毒化政策。我們還可記得日本人一侵入北平就充開燕子窠，同時徵收每盎司二分錢的福利稅。

自一九〇四年訂定麻醉劑協定後，英國人似乎限制了數量，依一定的最高額運入中國，但是中日戰爭斷了這種協定。新的日本政策有利於英國的賣買。這一點也許是英國威名在中國被貶低的要素。

如今在印度，仍有一部分聰明的不法之徒在幕後操縱着鴉片的賣買。「鴉片」之流離時給捉去，對他們可沒有影響。一個計劃失敗了，再想別的。罌粟的戲劇就繼續在演出。上海報紙上時常登載的一些破獲煙販組織的新聞，並非偶然的。

盲人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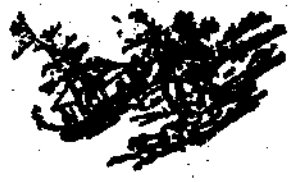
·東然·

利用回聲以探知目的物的所在地，在戰時是作雷達用的，但現在却對於在戰役中盲目的美國兵士大有幫助。這是一種手提的「盲人導行器」，是美國通信兵科應軍醫署長之請而設計出來的。以光線代替無線電波，探知三呎至三十呎距離中的障礙物。盲人手提此器，測遠儀即以一道光線探索前面的土地。一部份光線從地上反射回去，在一個機件上感應出一種聽得出的信號。盲人就可以在他耳上戴的意譯風中聽到。這個信號的重複率表示了牠與地的距離。如果前面有人，建築物或柵欄，這信號的重複率就會得改變。此種導行器已經許多盲目兵士試用，結果甚好，但當然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天堂憶

施濟美



記憶裏的蘇州，不管那印像是何等樣的親切和鮮明，將永是一幅輕描淡寫的中國山水，難成爲豔麗奪目的五彩西洋油繪，因爲蘇州只是蘇州，牠不是香港，巴泰，維也納或是好萊塢。

從前我一直懷戀着北國的風沙，也神往於南海濃郁美麗的熱帶風光；因此，似曾相識的椰子林，別來無恙乎的紅牆碧瓦，頻來入夢。對於這山溫水軟的蘇州，却從不曾有過一點憧憬，半絲關情。

那年春天，爲了某一點小事情，我到蘇州住了四個月，就是這四個月，可留給我四年——四十年的回憶。

單說抵蘇州的那個晚上，就叫人永不能忘，早春的望夜，月色皎然，護城河裏映有圓圓的月影，夜風吹過的時候，月影也搖漾了；遠處有野狗在吠；車子經過石橋，河旁的人家有人在唱「霸王別姬」，悽悽惻惻的聲音。隨着胡琴，一句句的送進人的耳裏，也許唱得並不好，但是聽來有一種鏗心刻骨的蒼涼，我流下了莫明其妙的眼淚，直

到車子進了城門，什麼也聽不見了，我還是要聽。

從那時候起，我立刻歡喜起這個地方。

在車子上，我像一個好奇的孩子似的一心一意的注視着那些街道，房屋，店家，荒場……月光下的蘇州有一種朦朧的情趣，像年深日久漸漸模糊了的照片。

昭明指着遙遠的叢林裏的燈光說：「那兒就是楠子的家了。」

楠子的家遠看像神仙故事裏公主住着的小屋子。當我懷着讀童話的心情進去的時候，我發現那屋子是夠美的，尤其是那鑲嵌着濃紫色流蘇的絹製宮燈，我也喜愛那有鵝黃穗子的門帘，還有那幽幽細香，似詞中所寫的「瑞腦銷金獸」……

第二天，我覺得太陽光裏的蘇州實在不比月光下的蘇州少幾分朦朧；路上沒有過份擁擠的人羣，行人全很悠閒自得，車子從不開得橫衝直撞，呈現在眼前的極其安詳，遲緩，淡定；不像上海的街上，急匆匆的行人，亂嘈嘈

的車子，那麼多的聲音，好像開足了馬達的機器，又似壞了的電鈴一揪之後響個不停。蘇州有一種舊世界的舒徐的美。

然而，却並不因此就改變了固有的成見，我們還是不喜歡那些溫軟的蘇州山水，於是和昭明楠子約法三章，誰也不許提議要遊山玩水，弄得連名勝古蹟也因此不去拜訪了；現在想想，頗有些「悔不當初」的樣子，所幸我們並非君子，一言既出，也不必說什麼「驢馬難追」，忍不住的時候，就去了些地方，然而却仍有遺漏，例如天平和獅子林就一直未去觀光過。

黃昏的觀前街，是我們去得最動的所在，除了下雨之外，幾乎是一日一觀前，不知道觀前街到底有什麼引誘人的，但是總習慣的要去。我們愛在古董店的櫥窗前徘徊。跑報攤，翻閱上海新來的書，看見熟朋友的消息或是作品時，快慰的笑了，不由自主的買下一本，好像看見了人一樣。賣鞋面的小姑娘，十六七歲年紀，含着笑容告訴你這雙天藍緞子上頭繡玫瑰紅梅花的多好看，那雙金炎底子紫繡蝶的繡工怎樣的出色，愛她那楚楚可憐的模樣，我們每人買了好幾雙，却又從來也不做了穿。

玄妙觀，有各色各樣的點心之外，還有一點令我喜歡的，就是附近那些賣玩意的攤子，木製的傀儡担，塗了銀粉の木刀，有紅繡的長槍，玻璃鴨子，洋鐵皮的小鑼……這些粗劣的玩具常常要引起我孩子時候的回憶，玄妙觀太

像北京的隆福寺了，只有在這種場合我還能作一個童年的夢，我愛拉着昭明和楠子在那兒流連。

蘇州並不「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橋比別的地方多是真的，河水有的已乾涸了，有的則極污穢，但是遠遠的看來，頗有點詩意；日暮的時候，公園附近湊巧人不多，有人牽着隻弱不禁風的老馬，走過那一帶斷斷殘殘，我忽然想起馬致遠的「天淨沙」，可惜那匹馬大概是敵人軍營中的，未免有點煞風景。

然而那斜陽古道畢竟是可愛，牠爲我們省下不少的車錢，我們出奇的歡喜在薄暮的街上散步，雖然蘇州的地極不好走，但是一邊談話也就忘了腳下的不方便，東拉西扯的聊天，我們談着每一個留在記憶裏的人，好的，壞的，親愛的，討厭的，近在眼前的，和遠在天邊的……全是一樣的關懷。

大風吹起的時候，街上塵土飛揚，人們詛咒這樣的壞天氣；昭明說：「領略過北京的風沙的人，反而覺得這裏點了多少古色古香的京派。」我和楠子全都會心的笑了。

爲了「浮生六記」對於滄浪亭不禁心嚮往之，一見之下覺得滄浪亭果然極盡滄涼之能事，就是亭前的那幾樹變的垂楊，和一片滿是浮萍野草的流水，似乎也與別處不同，真是詩中的圖，圖中的詩；我不禁羨慕起沈三白來，這個落拓不幸的才子畢竟是幸福的，在滄浪亭附近這種地方讀書作畫，已是難得的清福，何況還有陳芸娘那樣美而

且賢的妻子作伴，那是真中的夢，還是夢中的真？即使浮生真箇若夢，沈三白的夢也應是一個含淚的微笑。我愛滄浪亭。

下雨的日子，出不了大門，坐在小窗下，聽外面點點滴滴春雨聲，讀唐詩消遣，那兩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引得我真想到欄橋去走走，可惜此願至今未償。

有時候，到西園古廟裏去聽那個有道的老僧講經，深奧的禪理我無從悟解，但是我歡喜那清磬紅魚，香煙裊裊的寺院情調，我神往於那低眉慈目的佛像，以及那曼長悲緊的經聲，一種何等詩意的生活！權翠庵真該是大觀園裏最美的所在。

逛虎邱，九個人分乘了兩輛馬車，蹄聲得得中，從石板的街道漸漸走到青青的原野，多麼可愛的江南的春天啊，那路旁的早開的野花，田間嫩綠的麥禾。黃色的蝴蝶，清溪裏倒映着藍天和白的流雲，墳頭上一羣大大小小的孩子們放風箏，牧童唱着山歌倒騎在牛背。這情景你能不將牠描在你記憶的圖畫裏麼？你能不將牠寫入你回憶的詩篇裏麼？

是不是由於既有的偏見？不歡喜這山濶，與水軟？我並不覺得虎邱有什麼出奇動人的地方，值得讓許多詩人吟頌，旅客流連，自作多情的人們在白粉牆上留下他的大名，還計着年月日來此一遊。然而那飄滿了綠色浮萍的劍池

，漾着多少春天的顏色，和人生的淒涼；你會試想過要找尋一個春天裏的秋天麼？這一個冥想的美麗的季節，就在劍池，那凝而不流的無波的水面上。

那邊斷崖，殘垣，蔓生的野草，陪伴着傾斜的古塔，像一羣義氣忠貞的臣民擁護他們漸已日暮途窮的主人，願意與這衰微了的英雄，患難相守，死生共之——我起了極大極深的感慨，站在破了的石級上，徘徊，徘徊不已的徘徊，在春天的淡淡的陽光裏。

「它要像雷峯塔一樣的倒了，這樣年深月久的古老建築。」楠子說。

「那麼，」昭明道：「爲什麼你還不快點兒肅靜迴避呢？」

「用不着，我永遠迷信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而且也沒有那樣的巧事。」那個頂年輕的女孩子說。

「不，」地的姊姊改正了她的話：「你應當說沒有那樣不巧的事。」

「巧也罷，不巧也罷，假使虎邱的塔真的在此時此刻像雷峯塔一樣的倒了，我們自然不能倖免於厄運，但是，無論如何也是值得的，因爲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死。」說這話的是家玉，我們當中惟一的沉默不多言笑者。

多麼奇特而怪異的想法！無聲無息不明不白的死在這虎邱塔底下，會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死？除去賺得幾點親屬

友好的眼淚之外，這樣死的會有人紀念，有人稱道，有人一輩子也不遺忘麼？然而，她這話不是在那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大場面之下說的，却是在滿眼頹廢淒涼，斜陽古塔的背景之前；因此我們誰也沒有異辭，一致同感，大家心悅而誠服地點頭，並不以為太「英雄氣短」。

虎邱之遊，像清明白日裏作的飄忽的夢，夢中也曾留下一點紀念的影子就是那張在廟前石階上合拍的照相，除了我們九個人之外，還有兩個海上的「電影明星」，一位朋友的朋友，美得使我們暗中稱她為「尤物中的尤物」，這三個全都是臨時參加的，拍完了照相，楠子就說：「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却又無端想起剛才的「千載難逢」的話來……

在小玩意的攤上，昭明買了隻綠玉的小馬，一個牛角的鳳凰是我喜歡的，楠子却挑選了一尊白磁的觀音菩薩，我說：「也像你自個兒哩，不過你是飛了金的。」大家都笑了，因為她有棕色皮膚，似南國的佳人。

這樣「聲勢浩大，堂堂陣容」的出遊，是我在蘇州四個月來僅有的一次。——雖然只是一次，不也就夠人編懷一輩子麼？

大家都冷落落了，胥門的伍相國祠，我們因為住得較近的緣故，却帶在那兒走過。小時候讀「列國演義」，對於伍子胥有着極大的崇敬，看到他爲了度昭關急得一夜白了頭，我也跟着爲古人擔起心來，直到他平安的出了楚國

，才鬆了一口氣；然而這個可憐的英雄，畢竟是一世鬱鬱未曾得志，他永遠也沒有遇到一個真能了解他的主人。現在，當我每逢在那頹壞的，已經經絕了香火的伍相國祠門前徘徊的時候，我深切的覺得悲哀，人們只知道在玄妙觀燒香拜佛，禱告他自己美滿的未來，誰還到此地來呢？來了又有誰在此地稍一停留，駐足呢？

那褪了色的朱紅油漆，被風雨剝落了的泥金的字，正像人們的記憶，一點一點的淡了，一塊一塊的腐蝕了，原來時間是這樣的無情，歷史是殘酷的。

從伍相國，我又想起許多許多別的人物，亡國的夫差，後興的越王，談起范大夫，楠子說：「他是聰明的。」還有那個苧蘿村裏生長，若耶溪畔浣紗的西施姑娘，這薄命的紅顏，她的美究竟是爲她造福？還是找來了不幸？那將是一個千古永不能決的謎。

端陽是一個可愛的節日，火紅的石榴花替溫軟的蘇州增添了熱情，洞庭山的枇杷甜得叫人永遠，永遠記得這地方不想離開，街上有十齡剛過的童子叫賣着端午索，紅綠絨的小粽子，黃布縫的小老虎，紫色綾綢製的茄子，是出於他的母親還是姊姊的一隻能幹的手？爲了紫米油鹽，無不漲價，牠們不得不挖空心思設法賺得一些過日子的錢。我想起了「蓬門未識綺羅香」的詩句。

據說農曆十月裏的蘇州還要更可愛，可惜夏天沒有過完，我就到上海來了。——整整的兩年過去，我沒有再去

一次蘇州。

現在，只有在回憶裏去想念那逝去的四個月辰光，那些和平恬靜的時日，惆悵而又喜悅的生活，和夢……

想起蘇州，像憶起少年時候的知己，有一種無限的依
依，淡淡的神往，却不是纏綿悱惻的分離。我曾百千次的
懷念這地方，無論那兒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全刻在永
生的記憶裏。但是，我對於蘇州並不竭力讚揚，只不過是
由衷的歡喜，歡喜牠的樸素和舒徐；有雄心壯志想做大事
業的人對他不會歡喜，因為在那兒住久了，會降低你對工

作的熱情，對生活的熱愛。然而我沒有海濤天空乘風破
浪的志願，我愛在那恬淡的小城裏流連，度過平淡無奇的
一生。蘇州是個好地方，難怪人們說他是天堂。如今，又
是農曆七月了，河塘裏的菱角想已紅透，藕也肥了，黃昏
時天邊巧雲該比這煤煙迷漫的都市天空絢爛而又美麗罷
？啊，蘇州，我多想再來一次，幾天也好，幾個時辰也好
，我要看看別來兩年的天堂是否無恙？還有那不曾相識的
獅子林，和天平……是不是像我夢中的一般，一樣……
——丁亥年秋初改作——

大新中西紙號

DAH SIND PAPER CO.

營業趣吉

薄利多賣

地址

新開路池浜橋東首

電話

三二八二二二二號

營業分類

- 採辦.....歐美各種洋紙
- 搜羅.....浙閩粗細紙貨
- 經營.....各廠灰黃紙版
- 自製.....蘇寧賬冊
- 兼售.....文具用品

謹啓者本號爲謀 貴客購貨便利起見特備三輪車送貨不取送力並備有價目單樣本如蒙函
索即奉 奉上或以電話詢 亦即告知倘蒙
賜顧無任歡迎如欲與本號往來登賬均可面議

本主人謹啓



隱身術

石琪

滿面淌着汗，急匆匆的由大東旅館外面闖進來一個人，
「是在這裏嗎？」

兩隻大眼四處的張望，汗水沒有手巾揩便自動的滴在地上，和地板上的泥土合成一個小圈。

「誰？」

「誰！」

帳房先生，茶房，和常在旅館裏聊天的暗探都伸過脖子來問。

那個入祇是喘氣：

「他，他……剛才，剛才……」

當暗探的把黑長衫的袖子往上一挽，往前湊一步，剛要背後有人托住了胳膊：

「王老貴！」

暗探吓了一大跳，

「誰？」

背後的人笑了，身子稍微往前一閃，是一個瘦長的漢子，不見得貧血，可顯着蒼白，把瘦長的手指往前一指。

「那是我大哥，剛才我託保的……」

王老貴立刻換上一臉的笑容！

「就是他？走了，我沒來他就走了！」

茶房和帳房先生都往前湊，搶着說：

「剛剛走，剛剛走，剛剛走半個多鐘頭！」

那叫做大哥的現在才有工夫掏出手絹來揩一揩額上的汗，把腰一躬，兩隻胳膊像機器人一般的一彎一彎的往前走幾步，然後回過身來問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茶房和帳房先生都翹起大拇指來：

「像，太像了，」

茶房有點不甘心，就用袖子擦擦嘴巴扯住那瘦長漢子：

「我說劉五爺，這事說起來有點玄，這位先生要不是人有點神經病……」

還沒有說完，劉五爺就瞪起眼來：

「別胡說，那是張八爺的兄弟！」

茶房看那位叫做大哥的張八爺，心裏想：

「這樣精明的人有那麼一個……」

沒有說完，櫃房裏的電話鈴叫了起來：

「的鈴鈴，的鈴鈴……」好心煩。

帳房先生和茶房便又像賽百米般的搶着

進去，大聲的接電話，像吵架般的和對方

開話，然後又像打架般的闖出來：

「在泰悅棧了，劉五爺，在泰悅棧了……」

……

沒有說完第二句，張八爺便又酒着頭上的

的汗跑出去了，劉五爺祇作是一句尾巴。

泰悅棧那面，圍着帳房的大板櫃，官廳

的茶房喊得最激烈，吐沫星子噴得人滿臉：

「大家聽聽看，好好的午覺不睡，硬在

房裏拈訣念咒，然後電鈴一揪，人家一進門

，揚頭擰腦的就是一句！「你看見我嗎？」

看見又怎樣？看不見又怎麼？敢情看見不行

，擰頭擰腦的把你擰出來：「滾出去，滾出

去！……」



別人就都贊嘆的補充着：

「啥道理呢？啥道理呢？八成有一點神經病！」

那茶房就更興奮。

「可不是神經病，攆出來還不算完，再來第二趟，電鈴

一揪，揪得你頭痛，進去吧，又是照樣來，「看見我嗎？」

，明明我看見你了麼，爲什麼說沒看見？我硬硬頭皮說「看

見了！」好，巴的一個大耳刮子，差一點沒有擰上，要不是

我躲得快！」

帳房先生端起大茶壺來斟了一杯茶

「那麼爲什麼又算賬去了呢？」

那個擰擰頭：

「誰知道，我以爲還有第二趟，要是有

第三趟我一定說看不見了，看他還有什麼把

戲，可又算賬去了！」

好像不勝惋惜似的嘆一口氣，還沒有嘆

出來，忽然背後悠長的一聲！

「嘩……」

吓了他一大跳，一回頭，張八爺淌着

汗立着那裏，劉五爺擰着疲長的身子在進門

坎。

張八爺又掏出他小手絹擦着汗，輕輕的

對劉五爺說：

「君甫又走了，不知道又到那個旅館去

與妖作怪。」

劉五爺把胸脯拍得山響

「不要緊，祇要他不跑出天津市，不論那個旅館都有我的眼！」

要緊倒是不不要緊，君甫少爺可不天津市了，這後來很使劉五爺失望，因為如果他不出去，不出兩天，他一定可以把握這位擾亂了整個天津市旅館的君甫少爺交到他的哥哥手裏了。

現在君甫少爺坐在由天津駛回北平的特別快車上眼睛有一點發直，好像中了邪魔，車上每一個人，每一個乘客他看着都不順眼，他看了都想噁心：

那些人四腳拉叉的坐在車上，嘴裏嚼着大高樂牌兒的香烟，這個說：

「山本先生可對我真好，這回要不是他老人家做情，我可也發不了這筆財，你說我該怎麼謝謝山本先生呢？」

那個就立刻熱情抱住對方的身，大概熱情中還帶一點羨慕吧：

「要有半分像你老哥精明，去通東洋人的路子……」

「要不是說呢！東洋人就是，哈……山本先生再好不過，你要摸準他的脾氣……」

「哈哈……」

君甫少爺愛看過一陣子京戲，他彷彿看見戲台上那操的大白臉上的奸紋，一條一條的在半空中描繪，一條一條的落

下來，描在每一個乘客的臉上。

自然，即使他哥哥張八爺如果在座，臉上也必然描上那橫七豎八的奸紋，雖然後來張八爺在大後方是很「抗」的。

他越看越不順眼，於是他有一種慾望，都望它自己隱藏起來，別人看不見他，他也看不見別人。

他把手暗暗的藏在袖子裏，按照他的師傅，那位在天橋變戲法的，所教給他的法術唸起來：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隱身遊太荒；

「神靈童子來相財，

「六甲六丁齊相幫。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他用力的把腳一蹶，嚇了坐在旁邊的那個老頭子一大跳，嘴裏嘟囔着：

「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年輕輕的孩子們還不安分……」

君甫少爺都沒有聽見，他已經出了神，眼前迷迷糊糊的，身子像騰了空，他想：「這回可靈了！」

他有一點傲然，神氣的往四外一望，四周的人沒有一個在看他，自然是別人已經看不見了，他的心裏清靜了許多，嘴角上掛上一絲笑意，輕輕的重覆着：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便閉上眼睛繼續的享受那一點心情上的玄然。

「老師是不會寬徒弟的，不然爲什麼要三跪九叩首，三十塊錢的拜師錢呢？」

他越想越有理，恨不得立刻把老師抱住親一下子。

那老師自然並沒有在車上，那老師自然還不得不在天橋的場地上敲他的小銅鑼：

「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搗包袱皮，大喝一聲：

「這回我變一隻大鴿子！」

於是由包袱皮衣下揪出一隻又瘦又小的鴿子來，撲搗兩下翅膀便老老實實的落在師傅的手上了。

君甫少爺有點替師傅可惜，有這樣神法的人，可在天橋上變小戲法，真，君甫少爺決定回到北平一定要勸師傅換一換行當，有了隱身術，到東京去也可替國家辦一點事呀。

想得太疲倦，他有些想入睡了，又怕睡着了的聲響讓別人看穿了他的隱身法，便又不得不極力的忍住疲倦，竭力的睜大眼，看着面前一羣一羣的醜臉迷迷糊糊的在眼前浮動。

突然肩膀上被人用力的拍了一下，接着一聲大喊：

「八格！」

他嚇了一大跳，回身一看，一個穿着草綠軍裝的日本漢子，怒目的望着自己。

他立刻覺悟了，臉上立刻變得很自然，輕蔑的笑了一下

，心裏可快樂的在想：

「這日本鬼子讓我的隱身法吓了一跳呢！」
那日本鬼子果然跳了起來，跳着腳大罵：

「八格亞鹿，你的……」

「拍」的一下子把君甫少爺的衣領掀了起來，另一隻手一抬——君甫少爺的臉上挨了一個耳刮子：

「八格亞鹿，你的，你的，你的反粉的做買賣！」

君甫少爺的臉變白，他心裏想：

「不靈了呢，這隱身法，娘的！」

旁邊坐着的那老頭子看過去，就扯君甫少爺的袖子：

「孩子，人家東洋人問你話哩！」

剛才坐在車中大抽高樂牌香煙，大談山本先生的人們，都坐得筆桿條直的，一聲也不言語，就好像天下忽然變得需要肅靜了，便不得不守法的封住嘴巴似的。

全車裏祇有那麼一個穿軍裝的日本鬼子，一幹子高聲的，讓人疑心車箱裏就有他一個人：

「八格亞鹿，馬鹿，你，我問你的話有啦……」

君甫少爺漸漸的由幻想裏回來，發覺自己的衣領被揪在別八手裏，一股歪歪頂頂激激了上來，已經完全忘記了隱身法，一股子正義支配他：

「我就拚了吧！」

那時候他確有這粒心的，生命，在這年頭，在君甫少爺的眼裏看來是笑話，該拿出去的時候，拿出去算了。不是也

「『青史名標，萬古留芳嗎？』」

這要是在平時，他便不必再考慮了，因為他現在想起了他的師傅。

「要是師傅教給我的隱身法靈的話……」

他不能這麼樣的平白犧牲，他還憑着師傅的隱身法混出西直門去，人家說：在西直門的外面，那西山的叢莽中有許多不願做奴隸的勇士。

北京城還沒有掛上日本旗之前，君甫少爺就愛上了那一首歌：

「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他忍住了屈辱，心情漸漸的平靜下來，旁邊的老頭子不住的咳嗽：

「咳，咳，人家，咳，人家東洋人問你話哩，真，真是孩子人家的，咳……」

君甫少爺現在差不多是有一點感激了，他忍住屈辱，他鞠着九十度的大躬，把「良民證」掏出來，告訴人家他實在是吓暈了，其實是百分之一百的良善百姓。

日本人踏着大步闊過去，他舒了一口氣。

旁邊的那老頭子輕輕的唸着：

「識時務者爲俊傑……」

他不再有心呀，又匆匆的抬起了師傅教給他的咒語：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隱身遊太荒，

……

他仔細的尋找，是那一句唸錯了，讓他惹了這麼大的一個大糗子！

他沒有想出來，耳朵邊祇聽見「冬冬冬，冬冬冬」，的火車響，這時候倒不僅是他的隱身法不靈，却好像別人都唸着咒隱起來了似的。

「冬冬冬，冬冬冬……」

君甫少爺的眼睛有點發直，彷彿他的魂已經飛到太上老君那裏中訴去了似的。

漸漸連冬冬冬的火車聲都聽不見了，身子像重重的被人槌了一下，他努力睜大眼睛，眼前一大片空椅子，那些不知恥的，臉上畫着好紋的傢伙都沒有了，祇有一個穿黑衣服戴黑帽子的漢子，對他指手劃腳「伊哩哇啦，伊哩哇啦！」的臭罵。

他大吃了一驚，一下子跳了起來，一眼掃見車外面擠滿了人，就像是到了師傅的戲法場子似的。

這裏可不是師傅的戲法場子，因為就在車外面就有一張白包的牌子，上面寫着：

「北京車站」

這時候師傅的戲法場子上倒也是擠滿了人，擠得就好像

這站台上的一樣，他在那裏敲着小鑼：

「噫噫噫噫！」

把一條包袱皮左擺弄右擺弄，就是不肯練，外面的人喊：「戲法好變了哩！」

他扭扭鼻子：

「再求一塊五毛錢！」

沒有人扔，都在那裏站着，指手劃腳的講究戲法裏的玄奧，有的等得不耐煩，便閑聊開扯的踏到別的場子上去了，師傅可真有點頭痛，急得喊：

「諸位您帶着的給我扔個三個兩個，沒帶着的您給來站腳助威，有錢沒有您都是給我捧場，我都是一樣感您深恩大德，要是看完了甩手一去，可別賴我罵他祖宗八輩！」

忽然順着風由場子外面飄進來兩張紙票：

一塊五毛錢！

「謝謝……」他一躬打下去，抬起頭來，由人圈子裏擠進來一個人——君甫少爺像在火車上一樣，插着訣，念着隱身法威威武武的站在師傅面前。

師傅的面上泛起一點喜色，一下子跳了過去，抓着他：

「是你，君甫！」

君甫少爺紅着臉，用手掙開師傅的手，囁囁嚅嚅的！

「師傅，你教的隱身法不靈！」

師傅聽了大跳，急忙用手捂住徒弟的嘴，像是怪神祕的輕聲嘆着：「這也好說！」

便匆匆的收拾好土地上攤開的生財，就地一個羅圈說：

「在場的子弟老師傅們您多包涵，小徒君甫剛由茅山上清宮下山，帶來祖師的法旨，改日再來伺候諸位……」

然後，真的像仙骨飄然似的帶着君甫少爺走到他那豬窩似的家裏。

君甫少爺祇是嘟着嘴！

「師傅，你教的隱身法不靈，試了好幾次都不靈，還差一點讓日本鬼子打了咀巴子！」

師傅指着手：

「不靈，不靈也祇怪你學藝不精，這隱身法好在大庭廣眾喊的！師傅的隱身法是真的仙法，你學不好還……？」

君甫少爺就好像真的看見師傅的隱身靈法，哭喪着臉：

「再求師傅慈悲！」

師傅便像不勝恨恨似的點點頭：

「要不是看你有點根骨……站好，讓我仔細看看！」

君甫少爺便像上軍事操一樣的站好。

那師傅用着一種畫家，或者是前清宮裏選宮女一般的目光眯着眼睛，望着君甫少爺直發毛。

半響，那個怪玄妙的！

「唔——」吐了一口仙氣，突然的指着君甫少爺的鼻子

問：「你還有多少錢？」

君甫少爺的身上好像受魔法的禁制，不由自主的把錢全掏了出來！

「一毛，兩毛，兩塊三毛，兩塊四毛……七塊八毛！」
師傅把手一伸：

「拿來！」

沒等徒弟送過來，便一把搶了過去，中斥般的說：

「你被積氣沖了，師傅拿這錢去買點香燭給你洗洗積氣，師傅的仙法，嘍……」

君甫少爺正聽得出神，剛自鎮靜一下，師傅已經不見了，祇覺他一個人呆在這豬窩樣的屋子裏。

他心裏想：

「師傅藉着隱身法出去了，我怕我不信哩！」

便要死心塌地的坐在這豬窩裏，一心一意的溫習他的咒語。

好像就是一霎眼的工夫，師傅由外面提了兩隻小紅燭來，看樣子也就值一毛五分錢吧，君甫少爺不敢問，呆呆的望着師傅必恭必敬的用洋火把那兩支小紅燭點上，又必恭必敬的一躬打下去，大聲的喊道：

「嗚嘛呢呢呢喇令……」

他的全身抖了起來，眼珠子瞪得比鴨蛋還圓，突然用手向君甫少爺一指：

「祖師爺來了，快跪下！」

君甫少爺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膝蓋上沾了一塊黏痰，他沒有敢動。

那裏做師傅的已經大模大樣的坐在床上，手摺着徒弟唱

了起來：

「我從茅山來呀！

上清宮裏好自在呀！

都是小的手徒教你隱身法呀！

教我打坐都不得閑呀，

上清宮裏隱身法貴呀，

你纔給你師傅七塊八毛五分錢呀！」

調子唱得怪悠閑的悠閑着悠閑着，就又像師傅要錢似的

大喝一聲：「過來！」

君甫少爺聽得往前跪一步，那個用手摩着君甫少爺的頭

又唱了起來！

「我是你的祖師爺呀，

摩你頭頂洗積氣呀，

從此仙法靈呀，

莫道你師名呀……」

師傅喘了一口氣，又神裏神氣的哆嗦一陣，站了起來，

用手批着君甫少爺，好像怪勞累的嘆了一口氣：

「你起來吧，你的積氣已經教祖師爺洗淨了，剛才祖師

爺怪我教你隱身法，命我告訴你以後不得告訴別人隱身法是

和我學的！」

君甫少爺心裏想：

「學會了隱身法，我便到西山遊函險去了，告訴誰呢？

「嘴裏可應着：

「是！」

師傅很滿意，便命令着：

「演一個我看看！」

君甫少爺往後一退，暗暗的搖起訣來，輕輕的吟着：

「天皇皇，地皇皇，

人來人往是非場；

吾教祖師傳神法；

從此離身避太荒；

神靈童子來相助，

六丁六甲齊相幫。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用力把腳一跺，他把身子一轉。

那師傅睜着一對大眼，四處的亂張亂望：

「徒弟，你在那裏呢？徒弟你在那裏呢？」

君甫少爺心裏祇想笑，他拚命的忍住，心裏在想：

「這回法術可靈了哩，這回。」

做師傅的還在四處張望：

「徒弟你在那裏呢？祖師爺把靈法傳給你了！」

眼珠子四處亂轉，每逢轉到君甫少爺身上便故意的閃開

去。

「徒弟你在那裏呢？」

君甫少爺用力的搖着訣，生怕把這靈法放跑了，他蹣跚

蹣跚的閃出門，迅速的向西直門走去，他沒有向師傅告別。

師傅追到門口來，大聲的喊：

「徒弟，你真不是走了吧，記住祖師爺的話，莫道出來

師傅的名字來呀！」

君甫少爺連回聲都不回聲，讓他師傅一個人在那裏見神

見鬼，他祇注意的搖住這神法用動的向西直門走去，他不敢

坐電車怕觸了穢氣，像在火車上一樣。連由頭上滴的淪下來

的汗他都不敢去揩，他走在路上，儘量的閃躲着路人，怕撞

在別人身上讓別人吃驚。

他終於走到了西直門，天快要黑了，要照一貫的習慣，

再過半個鐘頭城門怕要關了，鄉下人匆匆的往城外趕，由城

外到城內來的祇有幾個拉散坐的洋車了。

城門口站着兩個扛鎗的日本兵，三四個專管搜人腰的警

察。

他蹣跚的擦過警察的身旁，走過去了；

警察沒有看見他。

他蹣跚的走過去，擦過那兩個日本兵的身旁，走過

去了；

日本兵也沒有看見他。

他心裏想：「好靈的法術！」

突然背後大喝一聲：

「站住，八格亞鹿！」

一隻硬硬的鎗托打在君甫少爺的脊背上。

君甫少爺呆在那裏，像一隻木鷄。



我與陳納德

陳香梅

陳納德將軍是我的一位很親近的人，我看書他既飛抵大陸，在中國成長以至於解散，我看書他既十四航空隊在中國作戰，勝利以來四年中我們在上海，常在一起，就是因為我對他太瞭解了，所以有時談話談到陳納德將軍，倒不知道說些甚

麼好。

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雲中人物已是五十七歲，可是他仍是那麼的年青，體力充沛，精神飽滿，我常常覺得他還可以做一番大事業的。開羅會議的時候英國首相邱吉爾看見了這位飛虎將軍非常驚異地問人：「那位滿臉皺紋的將軍是誰？」於是人家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納德將軍，邱吉爾舒了一口氣然後說：「我們真幸運啊，他是站在我們的陣線上！」說到陳將軍臉上的皺紋，那是遠近知名的外國作家和記者們稱他為「皮皺臉孔」。也就是因為這付臉孔更顯示出他底特別性格，表面上你或許會以為他底相貌兇狠，然而假如你真的認識他的時候，你就會信在他底「皮皺臉孔」裏是充滿了仁慈與誠誠，並且是有決斷的。

這位飛虎將軍的一生都是在不斷的奮鬥中，他生長在美國南部密士失必河附近的路西安那州，是一個農家子弟，在自然的懷抱中度過他底童年。四歲時候母親去世，剩下他和一個比他小兩歲的弟弟，父親是不會照顧這樣年幼的孩



• 德納陳與者作 •

子的，於是他底童年是和他們叔父和嬸母在一起，他離開路洛安那州大學之後第一份差事就是担任教書工作，他担任管教一批頑童，他們底年紀都和他差不多，但在那學校裏任教四年，不久他在他叔父担任校長的一所中學裏認識了一位湯姆生小姐，他們很快地就結了婚，但這並不是一段美滿的婚姻，陳納德在一九三七年離美來華的時候他們就分居，經過長久的時期直至一九四六年的夏天他才和他底太太正式離婚。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剛在美軍軍隊中受訓完畢，得到陸軍中尉的官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他在空軍學校畢業，暫時離開了軍隊又回到農村去工作，可是他仍念念不忘於航空事業。他給他父親寫信說：「我已嗅到天空的空氣，我不能忘懷。」於是不久之後他又重新加入軍隊。一九二三年華盛頓的誕辰陳將軍協助新生的空軍有一個非常精彩的表演，在那個時候，航空事業不如今日發達，人們對於飛機的認識都非常陌生，那一天許多人在機場上看飛機演習空軍隊裏的一位飛行員，帶了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婆婆來乘飛機，觀眾們都被這大胆的老婆婆嚇住了，然而可怕的事情却在後面，當機師把老婆婆帶上飛機後，自己正在檢查一下飛機輪子時，那架飛機突然起飛了，當時機場的緊張情形可以不言而喻，大家都以為這位荒唐的老婆婆去死一定了，可是事情並不如此，那架飛機升空之後還在空中作種種表演，觀眾們屏息而視，經過了十五分鐘，飛機下來了

，開了機門，走下來的老婆婆原來就是那位要作劇的陳納德，大家不禁大笑起來，這件事雖已經過了二十多年，可是他底老友們談及往事時却常常提起。

一九二三年他被派到夏威夷工作，他在那兒工作了很久，被調返美的時候他已將近四十歲。此後他一直在空軍學校担任教官，並且鼓勵長途飛行，他底助手噶金伯加（現為琉球島美空軍司令，噶金伯加將軍）當年曾以二十七小時自舊金山飛抵檀香山，創造成新紀錄。

一九三七年陳納德將軍受蔣主席夫婦之召，自美來華担任訓練中國空軍工作，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抵滬，馬上就晉京謁見蔣主席，那時離開重慶橋事變只有三十七天，因為當時局勢已很嚴重，他曾分別視察各地機場，不久之後就在杭州笕橋設立了空軍訓練學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戰事開始，陳氏的責任更形重大，他訓練空軍的基地會遷移數次，後來一直深入昆明。那時中國的空軍力量非常薄弱，但仍努力地與日本鬼子對抗，就這樣一直到一九四〇年，該年的十月蔣主席遣派陳氏赴美，請他向美國政府當局求物資上的援助，當時英國還未參戰，態度也不明顯，因此陳氏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他在十一月的個晚上到了華盛頓，就和在美的駐美大使宋子文，空軍司令毛邦初等作詳談，從此他們出入白宮，終日與有關方面商討，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美國終於答應以物資援華，由美國供給一部分飛機，由陳納德將軍組織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

陳納德底使命算是成功了，他不負中國人之所托，繼續在中國
的艱苦任務也從此翻開更燦爛的一頁。

第一批志願隊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取道緬甸來滬，展開
抗戰史的新紀元。那時的志願隊只一個規模非常小的組織，
飛行員和機械士等連在一起也不過三百人而已，然而他們却
負起了與日本空軍在中國上空互相死鬥的工作，造成了很多
可歌可泣的故事。美國用租借法案的方法運了一些舊式的P
四十型戰鬥機來中國，而志願隊就是靠這些數量，很少的飛
機與日人作殊死戰。陳將軍有一次曾對我說：「假如當時我
們能有一些新式的飛機，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會更早些
束！」志願隊除了人數稀少之外，物資的接濟更是少得可憐
，飛機二萬多千尺的希馬拉亞山之駭峯而運送物資並不是一
件易事，而當時滇緬路亦已封鎖，志願隊員底薪金在當時或
許比其他地方的空軍為高（自六百美元至七百五十美元）可
是他們離鄉別井，來到遠方的中國，忍受疾疫，死亡與各種
危險，許多隊員就此到了中國之後永無返國的機會，他們就
在抗戰初期壯烈地犧牲了。志願隊的英勇事蹟傳遍了中國每
一個角落，日人聞之胆寒，陳納德將軍這個名字不脛而走，
中國人賜予志願隊一個雅號——飛虎隊。當時你向鄉下三歲
的小孩子說陳納德這個名字他會起大姆指說：「頂好！」
當時飛虎隊的第一驅逐大隊命名為「阿當與夏圭」在身
邊帶着一個大蘋果，蘋果裏面藏着五枚硬幣，一
時傳為佳話，自從飛虎隊在空中大展雄威之後，大後方的天空

是比較安靜了，重慶，昆明的大轟炸也絕跡了。一九四二年
美國因珍珠港事變發生而正式向日本宣戰，飛虎隊得到美國
較強大的支持，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國遣派大量空軍來華，由
陳納德將軍在中國組織第十四航空隊，飛虎隊一年多的光榮
抗戰乃告一段落，而由十四航空隊代之，陳納德那時已由上
校升為少將，在中國主持十四航空隊作戰，在歷史上寫下了
非常光輝的一頁。

一九四五年五月，抗戰結束前兩月，陳氏因為自己對抗
戰已盡了最大努力，同時在中國也逗留了長久的八年於是向
上峯請辭返國。

他離華之前，昆明重慶兩地市民都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惜
別會，在重慶的送別會上蔣主席起立致別辭，說了兩句之發
就不願多說，他只希望陳將軍很快地就再回來。重慶市民以
百家傘相贈，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譽，昆明也有空前盛大的惜
別會，在昆明市參議會舉行，萬人空巷，陳納德將軍在萬民
的掌聲中步入會場，八年以來他和內地的民衆同甘共苦，保
衛中國的領土好像保衛自己的家鄉，這一切實在使人太感動
了，有些市民因為臨別之傾竟至掉下眼淚來。

一九四六年夏，陳氏復來中國，我在上海見到他，那時
他已脫下了軍服，換上民裝。我想起了他臨別時對我說：「
我們將再見」的話，我知道那真是一個諾言，別後一年我們
在收復的上海及再重聚。

回到中國來之後，他仍望能在戰後的中國做一些事，以

前是協助中國抗戰，現在是協助中國重建，他始終是中國最忠誠的友人。一九四七年初，行總空運大隊正式成立，他能在中國做的事真是很多，很多。

說到這兒我很想大家和這一點有關陳納德將軍的日常生活，他現在已是一個退伍的軍人，但是他仍保有少將軍階，他抗戰時所得的獎章，包括中英美三國政府所頒贈的竟有四十枚之多，剛好裝滿了一個鐵箱。

他自從去年在美國與太太正式離婚之後就獨自來華，他有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已給了婚，數年以來和他一直在一起的是一隻黑毛短腿的小狗，它追隨陳氏遊遍全球，曾隨陳氏出席會議，也曾跟着主人參加世界各大酒店的宴會，它底名字是「佐爾」。

陳氏底私邸在上海的郊外虹橋路，是一所很精緻的二層樓洋房，左面是一個菜園，右面是一望無際的草地與花園，與他同住在一起的是他底老友威路亞氏。陳氏雖然已屆知命之年，可是他仍然朝夕工作十年如一日，並且愛好棒球運動。他每天早七時就起床，八時半就到辦公室工作，星期日常有許多中外友人到他家裏談天。他高興的當兒也愛自己下廚做些好菜饗客，他愛吃辣的東西，最辣的青辣椒吃下去之後能夠面不改色，我們常常笑他是因為在雲南住得太長久的可故，他底酒量也很好，有好幾次我有點擔心他會喝醉了，可是他仍是談笑自若，不過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只在飯前飲酒飯後是半滴不染的。

他又是一個大自然的愛好者，他能夠辨別許多鳥類，聽它們底叫聲而說出它們的名字。他常常在空閒的時候自己到園中種花種菜。由於三十餘年的航空經驗他對天空的變幻常有很準確的推測。有時候他常預先告訴我第二天是天陰或天晴，都是百說百中。

打獵是他最喜歡的運動之一，可惜他總不能抽空到山野去享受一番，去年秋他就想到昆明或西安去打獵，却因事阻，今年秋天他又準備去了，可是我猜想他也是抽身不開的。

十年在中國居住的結果他贏得了許多中國友人，有些是在戰時與他并肩作戰的，有些是得到他很多幫忙的，他到廣州的時候廣州市長歐陽駒特請他做廣州的榮譽市民，昆明人把到機場的一條路改為陳納德路。記載陳氏功績的英文書本有四五本之多，他底一生是沒有荒廢的。

有兩個人是十年以來始終為陳氏服務的，一個是他底翻譯兼秘書長舒伯炎上校，他自陳氏一九三七年來華之時就做了他底左右手，直至現在還追隨他左右。還有一個是他底汽車司機汪照堃，他在陳氏一九三七年抵達南京之日就替他開汽車，這個車夫兩度結婚，生了三個孩子，由南京而昆明而上海到今天仍是陳納德將軍的汽車司機。

在中國居住了十年，他已習慣了中國的一切，而中國的人民對於他又是何等的熟悉，他常說中國是他底第二故鄉，他希望能在中國快樂地住下去。

卅六年八月五日

有人問我：「你究竟相信什麼主義，」我說我是一個不徹底的丕羅主義者。這個一說，話就多了，他要我註解這一主義的含義。當時，我就引了法郎士回答勃魯茲(Prussard)說的話：「那是一定正確的，但牠的反面，亦同樣的正確。」我也曾用巴萊的話來註解道：「一個『證與一種戲謔，並無不同，所以不同者，後者無適當之替語耳。』這是筆者的世法觀，這便是一個不徹底的丕羅主義者。」

紀元前三世紀

希臘有一位哲學家名丕羅，他曾否定三段論法的正確性，說：「每一三段論式，只是該問題的一個假定，除非

你的結論先為正確的大前提，必不能正確，但你並無假定的結論是正確的權利。」所以他認為沒有一事是可以確定的。有一次他倒在水溝裏，幾乎淹死了，他的最得意的弟子走過他的身邊，却並不去援救他。別的學生，趕快跑去救了他出來，並責備那位過而不救的同學，那同學說：「我無法證明救出來比不救出來更好一些的道理呀。」這位忠於自己主張的

丕羅主義

曹聚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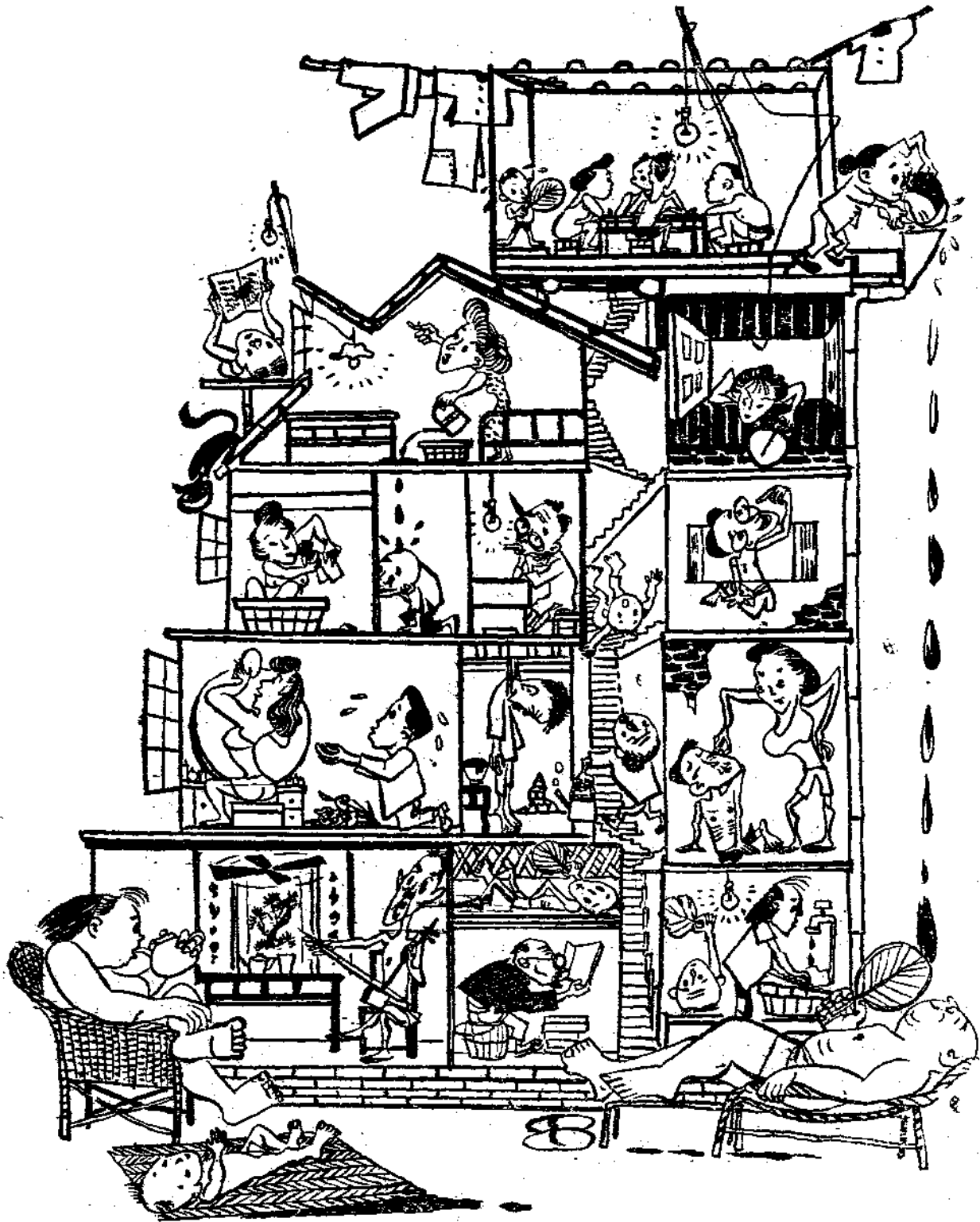
丕羅，却滿口稱贊這位忠實於丕羅主義過而不救的學生。後來，丕羅死了，他的學生們確十分愛敬他，並不表示哀慟，因為他們無從證明這位老師的確已經死去了。徹底的丕羅主義，當然有點可笑；但從探求真理說，與其盲從不如善疑，至少要帶點丕羅主義的氣息。(宋朝程明道說：「學人讀書，先要會疑。」也是這個意思。)

紀元前四世紀

希臘還有一位哲學家，名亞歷山大的同學，他所有的衣服只有一件大氅，終無跣足，夜間睡在廟堂階前一隻木桶裏。有一回，亞歷山大輕車簡從去

拜訪他，問他有什麼需求。他就吩咐道：「請你站開一點，免得你的身體遮住了我的陽光。」這當然是驚駭流俗的，他竟敢吩咐皇帝站開一點。但若竟不敢無視皇帝的尊嚴，吩咐皇帝站開一點，其所見所知所下的批評，也就不會有什麼價值了！

* * *



樂草央

三十家房客

孤老頭和他的情人

田青

到鄉公所還沒有一星期，我就十分痛苦，迷回部隊去。鄉長平常不到鄉公所來的，成天在外面撈錢吃嗎啡，什麼鄉務公事都推給我做。

「事務員！呢，事務員！」他露出零落落的幾粒細小的黑牙齒，裝起笑臉，用雞爪似的手拍拍我肩膀，一邊把我推到辦公桌邊去：「你弄弄吧！噯，你不用客氣，我知道你什麼都弄得很好！你就忙一下吧！滿腹經綸的人，必定是能者多勞！噯，隨你意思弄弄就是了！」

這麼成天叫我代他理婆媳打架，女人爭情夫的一些難得人發昏的公事。可是他的癆病的鼻子，嗅覺特別靈敏，他的提得高高的小耳朵，也聽得過神話中的「順風耳」；凡是偶然有人做什麼捐款或賦稅，到我地方，他就跟蹤而至，摸摸下巴上一部花白的短鬍子，用了一套理直氣壯的話，把款子從我手裏拿過去；接着，立刻走得無蹤無影，丟一下一屁股風流得使人要臉紅的案件給我。

還有，是二個鄉丁。

一個鄉丁是五十多歲的老酒鬼，破草帽壓住眉毛，漲紅臉孔，一身酒氣；每天清早到鄉公所來一轉，坐在靠門口的把舊椅上，翻起一支腳，把破草帽當扇子搖，細細的問完了我那幾件公事可以進賬鈔票後，就瞪着混濁的眼，搔搔後腦壳想了半響，一骨碌跳起來，獨自走了。到午後，他又是一身酒氣走進廟裏來，撇開香雲紗衫露出桃紅色的胸脯，回另一個鄉丁在大殿上吵架，爭分敵詐得來的錢。搖着頭，拍拍兩手，樣子很兇。

那另一個鄉丁是穿白短衫褲的漂亮的小伙子，梳個雪亮西髮頭。每天總到快燒中飯時候，才拖着木屐，剝落落剝落落的到鄉公所來，一進門懶洋洋地靠在門檻上，揉揉眼皮打呵欠；他看我在理公事，就笑得眯起細眼睛，露出一排金牙，向女人們說俏皮話，或者偽裝發了怒，助我威勢，嘴裏罵着人家的娘，要動手去縛別人，於是乘此機會，他就在女人

們身上亂抓一陣。

一到下午，天氣悶熱得使人坐立不安，老酒鬼就像一隻蒼蠅，張開翅膀，到各處找喝酒的地方。那個漂亮的小伙子像一隻雄狗，唱着小調，到女人堆中去打情罵俏。

於是，老大的廟裏就只有我同一個看廟的孤老頭。

這孤老頭當我第一次見到他，倒想結結實實敲他一頓。

大約是下午四點鐘模樣，太陽把小河的底曬得起了泡，田野冒着白濛濛的氣，天氣熱得要命。一個領路的鄉下人曉得我是游擊隊派來的，而這鄉公所又時常有日偽軍派人來要鄉公所撥派經費，他恐怕不巧撞見日偽軍，爲了我帶累到他，所以在大門口向廟裏一指，就溜走了。我已走了二十多里路，一身臭汗，拎隻綢緞袋走進廟門。

進廟門，是一個石板舖出的晒場，正中還有二大堆亂石，大概是補旗杆的石壇。我走上石階，前大殿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弄得精光，還剩下些燒焦了的屋頂，兩旁邊還有二間房子。左邊的一間門關着，有呼嚕嚕呼嚕嚕像拉風箱一樣的聲音，間雜一連串的咳嗽聲；右邊一間門也關着，門口粘着一張白紙條，寫着幾個字：「明德鄉公所」

門上用粉筆寫着「閒人莫入」四個字。我去推門，門推不開，叫門，也沒有人應。這裏而一定沒有人。於是我走到左邊一間的房門前去叫。先用手指輕輕敲門，回答我的只有呼嚕嚕呼嚕嚕的聲音，於是我大聲問了：

「裏面有沒有人？我是到鄉公所來的。」

回答我的是一陣咳嗽，和吐痰聲。我想總有人起來了，靜靜地等了一會，那知接下去又是拉風箱一般的聲音。門動也沒有動。

「裏面到底有沒有人？你來開開門好不好？喂，你生了什麼重病，就不能來開門了？」

我這麼叫了好一會，還是不見開門。沒有人回答，於是我一發火，用腳去踢開，碰碰，碰碰，像打雷一樣。

「吵啥死！」房裏的人啞着喉嚨在罵了：「不會讓瘋狗把你咬死！呼呼，呼嚕嚕，呼嚕嚕……」一陣喘氣。

「喂，你不要罵人！」我把嘴湊着門縫說：「我是到鄉公所當事務員的。怎麼鄉公所裏沒有一個人？鄉長呢？」

「鄉長，鄉長吃嗎啡去了！」

「那麼鄉丁怎麼也一個沒有？」

「噲人曉得他們撞死撞到第幾殿！咳咳，啞呵咳……」

那個人一開門就咒罵人而且患着氣喘病，我不想同他說下去了，打算另外找出一個人來，幫自己安排今夜的膳宿。於是，我向後大殿走去。

上後大殿，要經過一個泥地的院場，院場二邊的廊屋都倒塌了，只是一片亂石堆，長滿很長很密的野草，發着難聞的臭味。外邊的圍牆，坍了幾個缺口，還有些斑駁的子彈痕，像麻子一樣。一隻栗色的母雞在長草叢中鑽動。

後大殿也很糟，兩旁的泥人，不是少了臂膀，就是頭給人家敲落了半個，正中的東嶽大帝，紅袍上積滿老厚的灰土，三撇清鬚只剩下右邊的一縷，面孔看上去倒年青了許多。神龕上掛了好幾個蛛網。角落裏有一二隻老鼠叫。

「有人麼？」我大聲問。

「有人麼？」四周也跟了來一句輕而模糊的「有人麼？」

真沒有辦法，我把草帽拿下來扇風，脫得赤了膊，着地坐在後大殿上息力，又悶又氣，一肚子咀咒話。

到了傍晚，天空中的雲塊漸漸轉成橘紅色，風帶着泥土的熱氣飛進廟的矮圍牆來，生在亂石堆中的野草就一齊搖着身子；那隻母雞小心地跳出草叢，在泥地上踱步，咕咕咕的像人在一聲一聲打飽嗝。

這時，一個穿黑布衫褲的女人拎着籃子走進廟門來，頭上戴了塊毛巾，籃子也蓋了塊毛巾，她又開小腳，走上前大殿，到了左邊房間的門口，把籃子放在地上，拉下頭上的毛巾抹頭上的汗。

「喂，阿嫂！」我跳起來，向她走去：「這裏鄉長住在哪地方？」

大廳我這份心急了，一陣風似的走過院場，把那隻在賊步的母雞嚇得伸兩翼，大叫着在院場中繞了個圈子。

這女人大約有五十多歲，臉孔黧黑，眼睛下面垂着二塊突出的肉，瘦瘦的嘴脣向裏裏翻捲進去，像一天到晚在咬牙

切齒一樣。

「你要瘋死了！」她做個三角眼，惡毒地盯我一下：「咕咕」，嚇出魂靈要你賠的！「咕咕」，「咕咕」，「谷，谷，谷」，她把毛巾頂在頭上，蹣着小腳，向站在院場中的母雞走去，一邊呼喚着。

那隻母雞側轉頭看看她，打算一躍身竄開去，可是給她伸手捏住了鬚子，親親熱熱地抱在懷裏。她去到左邊的房門口，就大聲叫起來：

「你魂靈給無常拉去了呀？「咕咕」在外邊，也不關關到房裏，只是擺屍！野毛小鬼這麼多，遲早些又是落進狗嘴巴裏！你這老昏頭，我「咕咕」給野毛小鬼偷了去，你也不要想活命！」

房裏一陣咳嗽，門抖着朝裏面開，一個背脊駝形個子高的老頭，頭頂上盤了條辮子，裸出骨稜稜的上身，只穿條纏繞的白短褲，喘着氣赤腳走出房來。

「啥下飯啦？」他彎下身揪去蓋在籃子上的毛巾：「臭東瓜裏麻油爲啥不多澆些？」這聲又喘着氣直起身來。

籃子裏是一小碗臭東瓜，一小碗黃糯糯的苞米飯。還有一酒杯海蜇絲。老太婆一邊把毛巾蓋好籃子，一邊咕噥：

「老昏頭，你生了哮喘病，聲音娘孃孃上不是叫你不好見抽氣！我知道你喜歡吃麻油，才爲你澆了一眼眼！算給你開開胃口！你還要橫不好豎不好，你有啥好女人，儘管教她

去弄！」

那個老頭子悶聲不響走進房去，老太婆也一隻手抱雞一隻手拎籃子跟進去。

「我這麼年紀，棺材板也碰碰響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我又不是十七八歲，小後生。還有啥人看相我！你，多心，呼嚕呼嚕……」

「你不是常常嫌鄙我！」

「我就是這麼有說無說！三十幾年了，你，你還不曉得我脾氣！」

「不許再說，話多傷精神。喘一息再吃飯！」

我不能再聽二人拌嘴，這時跨進裏面去，房裏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靠窗口只有一張方桌，桌旁一張舖板擱出的床，床下有一隻竹籠子，老太婆正蹲了身把「咕咕」塞進籠裏去。老頭子坐在床上，兩手撫摸着胸口喘氣。

「喂，你們伴我到鄉長地方好不好？我給你們鈔票！」我站在門邊說。

那個老太婆又做了三角眼來盯我，忽然走過來：

「你尋保長去！」她兩手推我身子：「我們不知道！」我出了房門，回順去問她：「那末保長住在那裏？」

砰！房門重重的關上了，裏邊還罵一聲，上了門門。

「野毛小鬼，敢不光！」老太婆在房裏咒我：「老昏頭，你「咕咕」要當心！」

我獨自站在場院裏，黑影從四周向我包圍攏來，大隊小飛蟲，在我身上亂撞，亂草裏，螢火蟲的綠光在流動。

天暗下來了，各處是蛙的喧鬧。而蚊子的巨大的鳴聲，更加可怕。我又疲倦又傷心，打算在後大殿上睡一夜，等到天亮再說吧。於是走上後大殿。那知後大殿的蚊子正像大隊的轟炸機，聽得人胆碎，並且，立刻在昏暗中，我的背脊同小腿上像打針一樣，給牠們刺了好幾下。

我記起了綢線袋中還帶着二盤蚊香，就去翻出來；可是却沒有自來火。沒有辦法，只得又向左邊房間走去。

我一走到門口，門忽然一開，暗中立刻出現一雙像鬼燈籠一樣的眼睛，盯住我。

「這裏是苦地方，你要討食到大人家去！」老太婆邊說邊走出來，順手把門帶上，向外邊走，碗蓋的碰擊聲也跟着她人一起出去。「毛手毛腳，廟後白無常就會來捉你。」她忽然回過頭說：「哼，你想竊我「咕咕」！老昏頭，門用櫃子揆揆牢！」

門縫裏漏出一條淡淡的燈光，房裏一定點了燈。我馬上推門，可是，門早已給離門住。

「喂，老伯伯讓我點個火好不好？蚊子這麼多，我想點盤蚊香。」

房裏忽然響起了一陣搬動傢俱的聲音，同一個人的呼吸急促聲，不一會，門碰的一響，給什麼東西頂住了。

「討個火好不好？謝謝你。」

「點哈蚊香，咳咳嗽咳，嚶嚶嚶，」老頭喘了一會氣：「蚊子多咬就會咬慣的！怕哈？」

這時門縫中的燈光也突然熄掉了。

「你再不開門，我放火燒死你！」我大聲吼起來：「我是游擊隊派來的！」

「天一暗，東洋兵，和平軍統要來巡夜！呼嚶，呼嚶，你還早給他們捉去彈洞眼！」

怎麼有這樣可恨的人，我起初又沒有得罪過他。而他開口就惡毒地咒罵我。我火一上，把他的門亂踢。

「白無常忘記捉去的東西！」這老頭又在喘氣罵人：「死了總要上刀山，落油鍋！」他幾乎嘶啞了喉嚨。

「喂，到底你爲啥罵我？我同你無冤無仇！」

「無冤無仇……天下有哈好人？都是良心拉在便缸裏的東西！」

這一夜，我當然弄得很糟糕。

第二天一早，我抓住一個種田人，指出我們隊長的名字來嚇他一下，才由他領我到鄉長家裏。同鄉長攪了一上午天，總算把舊租問題解決：白天，我可以到離開廟半里左右的鄉長女婿家裏去吃飯，晚上睡在鄉公所裏的二張辦公桌上。同時，鄉長把二個鄉丁介紹給我，把一些吵架的案件也介紹給我。

下半年，我回到鄉公所，理了一些戶口冊，就將昨天汗臭的布衫褲拿到廟旁的井潭裏去洗。又在後大殿的柱子上敲了二枚釘，綁起一根麻繩，把衣服涼在繩上。這麼，到太陽打西斜，我才一身輕鬆地走到鄉長女婿家去吃晚飯。到太陽沉入西山的時候，我回到廟裏來。

老頭的房門口，昨天那個老太婆坐在小板凳上，朝着後大殿，低了頭，戴起一副老花眼，在補一件什麼東西，老頭坐在她旁邊的一條長凳上，在吃飯。

「唉，一說起心事，人就不要做！」老太婆低着頭說：「這小浮屍就聽床頭人的話，把我當畜牲；三日兩頭就彈眼哪嘴，打我威勢，不許我出門。到底我是他阿娘！他可以管我！這小浮屍連養育之恩都忘記了，他真正是給小狐狸精迷住了心！」

老頭不響，抬起頭只管詆碗底。

「爲來爲去爲你這老昏頭！」老太婆把補好的東西往老頭腿上一丟：「你還怪怨我不替你修補衣衫！你想想，我走出來一次到是容易的？我做入做到五十多歲，反而受兒子媳婦管束。唉，前生不修，今世苦！」

「我害你我害你！」老頭咳嗽起來，這一陣似乎咳得很厲害，捏在手裏的碗也落到地上砸碎了。人像一隻蝦一樣只會彎曲起來，慢慢蹲到地上去：「我死又不死！閻羅王都不要我！」

老太婆慌慌張張地站起，一隻手抱住他背，一隻手撫他胸口：

「我這麼說，你就，這就：：好，我先死給你看看！」

她尖聲說，忽然，帶着哽咽大叫起來：

「老昏頭，你是去不得的！去不得的！」

我一想不要老頭死了。趕緊從後面趕上去。忽然，在我背後響起一陣腳步聲，立刻有一個赤膊的男子，趕到我面前。

老太婆掉轉頭來，慢慢張開嘴，呆住了，她放掉老頭，慢吞吞脫下眼鏡，做出三角眼，盯住他們。這個赤膊的漢子給她一盯，到成了個木頭人。這時，老頭喘着氣，氣捧住胸口，垂下頭下唇抖着，獨自走進房裏去，輕輕把門門上。

不知什麼時候，一個後生婦人，青布衫被汗貼住胸背，蓬着髮髻，出現在漢子的身邊，指了指地上的破碗，失聲說：

「又是一隻！哼，傢當敗不完了，就倒貼人家。」她氣得青了臉，狠命打漢子的背：「死人，你露也不會響！吃過藥藥嗎？」



• 寶宗塗繪 •

老太婆閉起嘴又把嘴唇翻捲進去，露出可怕的牙齒。拾起籃子獨自走出去。赤膊的漢子默默地跟着。後生婦人也跟着，一邊咕咕呱呱地吵：

「怪不得每日冷飯少掉一碗，我只當給狗偷去了！噲人曉得在倒無底洞！」

裏個人走出廟門，後生婦人的吵聲還不斷地傳來。

暗中，蚊子的轟鬧聲，響起來了，這破廟顯得十分寂寞。

「我，死又不死！死又不死！」老頭在房中敲着舖板：「我害你！我害你！噯咳，咳，咳！呼，呼，呼，噯呵，呼噯，呼噯，呼噯，呼噯！」

四周的昏暗漸漸濃起來，整個廟沉在可怕的黑暗中。老頭在房中孤獨地敲舖板的聲音，像傳說中的棺材裏的聲音。

第二天，老太婆沒有來。上午，我忙着鄉公所的事情，老頭的情形不知道。下午，閒了，就看見這老頭整個下午坐在房門口的小板凳上，側着身子，頹然地靠着門框。面向着廟門口，兩眼發糊，茫然地

睜着。嘴唇用力撮得很緊，把呼嚕呼嚕的喘氣聲忍壓住，使人不大能聽到。

那隻母雞在他的身邊走來走去，時常側動頭呆呆地看他一會，咕咕咕的響一陣，好像對他說：

「你呆在這裏做啥呀？我已經一天沒有吃了，給我吃點吧！」

考頭手向廟門口一揚，那隻母雞就飛快地向廟門口奔去，出了廟門，就走得無影無踪了。過一會，他又慢吞吞地進來，慢吞吞走上石階，到老頭的腳邊蹲下了，肚子貼地，縮起頸子，落下淡青色的眼皮，樣子十分頹唐。

於是，整個的廟沉入一種悶熱的痛苦的靜寂裏。

等我吃了晚飯回來，老頭坐在昏暗的房門口，變成一個模糊的黑影，那隻母雞在房中「咕咕咕」地亂嚷，大概還沒闖進籠子。

我去看涼在後大殿中的布衫褲，那知都落在地上，我知道一定弄髒了，明天又得重洗過，於是很有生氣。

「喂，老頭子，衣衫跌在地上你也不替我拾拾起。你沒有看見？」

「看見的。」他忽然大聲說。

「那麼爲什麼不拾起來！」

「拾它做啥？又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事你就不能幫人家做做？」我氣呼呼的說，

一邊向他走去。

他忽然用一種極低的簡直在喉嚨底下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只有無常肯幫你忙！」

整個廟已經進進黑暗中，螢火蟲綠綠的光三三二二的在角落裏射出凄厲的光線。有一種什麼東西的叫聲，越過回廊在院場中一路向前大殿響過來。那叫聲低而凄涼：「噓——哈，噓——哈」；一會高到屋頂，一會又低沉到地上。

「人客（鬼），人客，噓咳咳嗽」老頭輕輕的咳，又在喉嚨底下說：「你早一點帶我去！呼，呼，呼嚕呼嚕，你早一點，幫幫我忙，我，我少受一日罪！哦，阿咳咳咳嗽……」

他的影子蹲做一堆，根本不像是一個人，十分可怕。我嗅到死的氣息，想起玉歷寶鈔上的各種鬼，一跨毛髮悚然，拾了衣服，奔進鄉公所去，把窗關上，把椅子頂住門，立刻睡了。

因爲做了一夜惡夢，那天我起身很遲，等我開了門，太陽已照得整個破廟發出白色的眩眼的反光。

意外的，這老頭還是坐在房門口，那隻小板凳仍舊墊在他的屁股下面。他困難地呼吸着，頭垂倒在胸前，口涎不斷掛下來，兩隻手無力地垂在身旁。腿可伸得筆直的。

那隻母雞蹲在他凳子邊，閉起淡青色的眼皮，在打瞌睡。大概一夜沒有睡，樣子很頹唐。

一會，一大陣人擁進廟裏來，打頭的是鄉長，後面是前晚同老太婆吵架的後生女人，一隻手就捏住老太婆的手臂，再後面並排三個男的，二個是鄉丁，一個是穿白布衫的漢子；有一些看熱鬧的女人同孩子跟着這幾個人，一起進來。

鄉長一進門就愁苦了臉，大叫傷腦筋，照例拍拍我肩膊，要我代他理這件婆媳吵架的案子，他自己可像一朵白雲，輕輕地飄出了鄉公所。

三個鄉丁凶狠地去趕堵在門外看熱鬧的人們；那個穿白布衫的漢子，手裏捏一頂草帽，畏縮地靠在門角落裏，面孔上有些怕羞的紅色。

這後生女人仍舊穿一件青布衫，頭上包了塊青布巾，一張尖形的嘴一進門就咕咕說個不了，二隻手東指西劃，起勁得很。說來說去，仍舊是說：老太婆今天天還未亮就拾着一籃菜飯出來，可是給她拿住，「捉賊捉賊」，她要鄉公所辦老太婆一下。

老太婆這時坐在靠門口的椅子上，做起三角眼，炯炯地盯住後生女人，兩手握住椅子的把手，身子向前，像要撲過去，她一聲不響，陰鬱中透露出一種仇恨的怨毒。薄薄的翻捲進去的嘴唇緊緊貼住牙齒。她有時突然來一句話，那話是從牙齒裏磨出來的，又尖銳又決斷，插進後生女人的嘩吵裏，像閃電穿劃出烏雲一樣的明顯得使人吃驚：

「要我不和他走動，除非等我兩腳直！」

這麼等後生女人喧鬧了一會，她又突然來一句，「他不是吃你們的！每年光稻筒兒來的穀不是統統全給你們！」

老酒鬼鄉丁走到穿白布衫漢子的身邊，拖了他一把緩聲說：

「你也少許弄點把握出來！你阿娘弄相好，你歡喜做死烏龜！」

「他是死人末！」後生女人衝到漢子的面前，亂蹬兩腳：「死人，死人，今天也替我啞子開開口！每天東西拿光你不心痛？」

「叫我，叫我，」這漢子苦了臉，兩手轉弄草帽，看住我說：「先生，隨你，隨你判一句吧！」

我對這類事，毫無興趣與經驗，到末了總讓二個鄉丁去了結。這次也是這樣。二個鄉丁拉着老太婆到房外去，一邊喝她，要把她弄到外面去遊街示眾。老太婆口裏不住地罵，用了許多惡毒的話，一邊咬了牙做起三角眼，掙脫二個男人的手。

「拿繩子來縛！」漂亮的小伙子大聲說。一邊同老太婆在前大殿上扭扯。

「嘔，是的，拿麻繩來！」老酒鬼伸出一隻手向四面亂揚，像想憑空抓到一條麻繩。

圍在四周看熱鬧的女人與孩子都嘻嘻的笑，一個梳兩條

小辮子的女孩，還拍着手大聲唱：

老太婆，年紀六十多，

看見後生笑呵呵！

「你們，先生，」穿白布衫的漢子長怯地在鄉公所門口

對二個鄉丁叫：「你們放了吧！先生……」

可是後生女人不知什麼時候從後大殿弄了條麻繩來，這時走過漢子的身邊，抽了他一拳：

「死人，替我滾開！」說着就向鄉丁奔過去，把繩子交給老酒鬼。

果真，二個男人動手，亂七八糟的把繩子向老太婆身上

拋。

忽然——

「噁咳，呼，呼，你們轉我好了，你們轉我！」這老頭像從天上下來一樣，突然不知什麼時候竄過來，撲在老太婆的身上：「你們惡鬼！哦呵，咳……」

老頭緊緊伏在老太婆背上，二個鄉丁的工作受到了阻礙。漂亮的小伙子立刻發起火，一伸手拉住老頭盤在頭頂上的辮子，拖了就走。

「老糊塗，你來，來，來。」這麼一邊叫，一邊拖。

老頭兩手扶住頭，彎了身，呼吸急促，困難地一步一挨，跌了他走。

「噁，不會讓惡狗扭你咬死！黑心東西！」他罵着。

老太婆跳撞身子噙哭起來：「皇天，大佛菩薩，開開眼！開開眼！」

老酒鬼拖住繩頭向廟外走，老太婆氣力比他大，反而把他弄得歪歪倒倒的。這時，後生女人就趕上去，幫老酒鬼拖。

這麼，一直把老太婆拖出廟門口。穿白衫的漢子跟在後面。看熱鬧的人也一齊哄笑，跟了出去。

漂亮的小伙子已經把老頭弄倒在地上了，老頭側臥在前大殿上，兩手捧住頭，喘着氣，兩腿不時發一陣抖。也不哭，也不罵。似乎昏厥過去。

「你就將息將息吧！」漂亮的小伙子笑着對老頭說。

他一旋身，很快走到老頭的房門口，快得像一陣風一樣，把那隻母雞拖進臂彎裏。母雞就「咕咕咕」大叫起來。他笑嘻嘻的，拖了木屐，慢吞吞換了母雞向廟門外走去。

老頭忽然撐起身，一隻手指着他的背影，喘了會氣。

「一隻，一隻，都給你惡鬼弄光了。噁，你，你今天連我雞種都，噁，呼呼呼，呼，呼，呼……」

他站了起來，抖着腿，伸前二隻青筋怒突的細小的手臂，困難地一步一步追上去，可是當他跨下石階的時候，就坐倒了。

那天下午，我因為聽說日本兵要到鄉下來，恐怕出亂子，就避在鄉長女婿家裏，一直到吃過晚飯才回鄉公所。

廟裏例外的，沒有呼嚕呼嚕的喘氣聲，和母雞的「咕咕

「聲，老頭子的房門關着，我去推一下，門微微動一下，裂開一條縫。裏面沒有聲音和燈光，只是一片無底的黑暗。我感到空虛，不安。」

但恐怕被這老頭子惡毒地罵，我輕手輕腳走開了。

第二天，當老酒鄉丁到鄉公所來的時候，還不見老頭開房門。我猛然感到了什麼，叫老酒鬼去看個究竟。

馬上，老酒鬼在對面房中恐怖地嘩叫起來：

「事務員，事務員，上吊了！」他慌慌張張張開二臂向這裏奔過來：「孤老頭上吊了！」

他又奔到廟外去，不一會叫來許多日頭人，亂七八糟嚷着，進了老頭子房裏。我也進去。他們把老頭放在他平日睡覺的鋪板上，不知誰替他在臉上蓋了方白布。他兩隻慘白的手緊緊地握着拳頭，赤裸的肋骨稜稜的胸口有些血跡。二隻發抖的細腿，這時已伸得筆直。

中午，老頭給人們釘進一口朱紅色的棺材裏。當他們抬起棺材從廟門口出去的時候，我突然恐懼起來，我眼中的那口朱紅色的棺材成了一個被人們打得混身鮮血淋漓的人，他還在困難地呼吸。我閉起眼躲進鄉公所裏去。

整個下午，這座空荒的破廟裏，只有我一個人了，我時常還以為對面的房門會開，可是，好久好久，門動也不動。我避到後大殿去，院場兩旁的野草叢，在微微地搖，好像那隻母雞還在裏面鑽……。

晚飯後，我獨自走進這暮色蒼茫的廟，忽然看見前大殿的石階上坐了一個黑影，眼一睜，又不見了。在昏暗中，我走到鄉公所房門口，忽然感到背後有什麼聲音，一回頭，對面的房門口，有一堆黑影在動……。那一夜，我睡在二張方桌上，翻來覆去一直到天亮。

天亮，我決定走了，拾起綑袋衝出廟門。忽然，一個老太婆蹲在廟門口的牆角落，二眼浮腫，頭髮蓬鬆，露出白利的牙齒對我笑：「他還睡着麼『咕咕』可放出籠了？」

她站起來。立刻做出三角眼。用發紅的眼盯住我：

「野毛小鬼，把我的『咕咕』呢？」

我拔腳就逃；她瞥着小腳很快地追：

「捉你到無常地方去！野毛小鬼，你偷我『咕咕』！」

可是，半路突然哄出了許多人，後生女人打頭，由穿青布衫的七手八腳把這老太婆拖住。大家都叫她「瘋子」，打着她，拖着她，把她拖到另一條小路上去。

我站立在路口，看這羣人漸漸離進玉蜀黍的碧綠的叢中，終於看不見了。而老太婆的尖厲的叫聲還分明傳來

「要我不同他走動，除非等我二腳直！」

這時，雖然清涼的晨風吹拂我，朝陽的光線像五色鮮花撒在我身上，但我真想大哭一場……。

八、二深晚。

六月廿四的南湖

王簡

蟹舍漁邨兩岸平，
菱花十里棹歌聲，
濃家放鶴洲前水，
夜半真如塔火明。

湖面的鴨子已失去往日悠閒瀟灑的神態，慌張地閃爍着湖裏往來如梭的船隻，在鴨子那小小的腦子裏是不會明瞭何以今日的湖面竟是這樣亂烘烘的，即使有了這一次的經歷而明瞭了，可是到了下一年的今日在湖面游蕩的却是下一輩的鴨子了。

狹隘的湖面已是盡其量的充塞滿了大小不一的船艇，尤其是靠碼頭附近幾乎沒有一隙空處可以容納另一船艇插入靠岸，這些船戶都站在船上等待伙伴們在街上所兜攬到的僱客，雖然遲遲未見伙伴們到來招呼準備客人下船，但她們並不因之如平日般心中，感到重重的煩燥，因為在今日一年一度的南湖香會，——雷祖誕辰。遊客的需要是絕對的超過船艇的供給。

久處鬧市塵寰中，一旦到達這脫盡都市囂鬧的境地，似乎又感到是另一個世界一般，這兒沒有那矚目皆是的高樓大廈，沒有那天連水接的秦樓楚館，有的是鄉村

屬舍，翠綠的湖水與平原，以及古代建築的廟宇。我們攜了一管蕭緊隨船戶，穿過人叢，跑向岸堤小船停泊處，陸續踏上舟中，舟子解纜躍上船，拿了竿子向岸邊一點，小舟便輕輕的離開船臺盡了開去，收起竹竿，搖着櫓，劃破平靜的湖面，款乃向湖心推進。我們都沉靜着，默默無言地環顧四周景色，一葉舟子緩緩地把我們載向目的地——烟雨樓——去。

遙望湖中遠遠的綠樹叢中露出一角樓臺，環繞小島四周零亂地散佈了許多大小各式的船艇，有的停泊着，有的浮蕩着。湖面上隨風吹來陣陣鑼鼓笙歌的聲浪，小舟馳近一隻停泊着的大船旁，鑼鼓聲更是清晰喧鬧，中鼓打着全付鑼鼓場面的在清唱平劇，一個瘦小的禿子逼緊着喉嚨喊叫，先恐後地每唱完一句，圍在四周的男女莫不爭怪聲喝采一番。小舟繼續前駛，不一會便靠岸



了，岸上也正是鑼鼓喧天的，熱鬧非凡，踏上岸，岸旁盡是密密的擺設了各式各樣的小食攤子，小販們默默地等待着顧客們的惠顧。

岸邊搭了一個竹棚，正中生了那位由狹小的雷祖殿內暫時遷移出來的雷祖菩薩，一年一度的盡量享受人們的供奉。神座前的桌子上擺滿了糕果供品，紅燭高燒，香烟薰人，正對神座對面設上一張桌子，兩旁坐了一班清唱「堂鳴」伊伊呀呀的不歇地敲打着。拜墊上伏滿了善男信女，默默的在祈禱，輕輕的宣着佛號，滿臉露出極端的虔誠，這一刻那可說是他或他們一年一度的最高度的虔誠表演，也可說是人類中最高度的虔誠。在這個場合中，每個人似乎是絕對的善良，但不知以後是否仍然保持這善良的心，虔誠的態度。在這靜穆莊嚴的場所，目見這虔誠的神態，耳聞喃喃的佛號，不論誰都會因之一激內心的醜惡與煩惱。

進口處清暉堂右邊掛滿了出售的蓮花燈左邊却坐滿了茶客，烟雨樓下更是遊人如過江鯽，喧嚷擁擠，附近鄉人都經過一番努力的打扮才來趕會的，男的較爲隨便，女的却都幾乎一律的是白夏布衫黑夏布裙，赤黑穿着各色各樣的鞋，有點還穿着一雙大紅色鑲邊的綉花鞋。頭上大概菜油也抹得不少了吧，梳得是那末整齊光亮，高坐大廳上的摩登小姐們見了這種土頭土腦的鄉下打扮都免不了高聲縱笑，可是這批鄉下仕女佇立在大廳外，

拿着方土布製的手帕，或大葵扇掩遮着半邊臉，也正在暗暗竊笑城裏的小姐們何以竟把好好的頭髮搯成蜜蜂窩似的，尤其會她們納罕不止的是好好一雙鞋，爲何要把鞋頭剪破一個洞讓腳指露在外面，難道是愚着嚴重的腳辦不成？

今日的船價雖高漲可是却賺不了鄉下仕女們的半個子兒，一切飲食雖然都比平日能漲高五成以上，可是節儉的鄉下人更不會一破吝囊的。他或她們不但親自搖船前來，且一切飲食皆莫不隨船回來，他們蹲在岸邊樹蔭下，生火燒水泡茶吃乾糧或泡飯吃。

烟雨樓上一羣城內巨商碩彥知名之士趁這機會也要「風雅」一番，正在一本正經地拍曲，雖然唱得滿頭大汗，却不肯失去優悠瀟灑的儀態而把扇子重重搖幾下多招些風。聚在門口呆聽的鄉下人更是極力欣賞着城裏大老爺們神奇的耐熱本領。

側殿擺着三張圓桌子，圍着桌子坐滿了虔誠的信徒，都是手捻佛珠，閉目低首，喃喃宣着佛號。充滿了莊嚴穆靜的氣氛。

盛會中更點綴了「味靈扇展」狹小的賣梅亭的前半截，盡量的祇釘了二三十頁扇面在牆壁上，裏面也祇是掛了七八張未經裱裝中堂條屏而已。這種畫展若果以之作爲點綴，尙不失爲風雅之舉，若果以一種藝術眼光去欣賞，那





準得大失所望，因為這個畫展實在幼稚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他也有他的知音人，瞧，前面走的那幾位不是正指點着那幅仕女圖大加讚賞嗎？

隨意瀏覽一番之後，便回到泊船處，踏上船欄舟子解纜任小舟隨風游蕩。倚在船內望着船外四圍景色，靠岸正停泊着一艘所謂炮艦的巡湖艇，顯然是前來負責所謂「治安」的。順便也出出風頭。小船的船娘有的搔頭弄姿，有的臨盼顧影，莫不暗中爭豔鬥妍。湖上兩旁盡是菱田，菱葉浮滿湖面，隨風緩擺。

船身隨着水流繞着烟雨樓樓樓浮輕蕩微風吹來，感到有點晚意，於是囑咐舟子搖櫓歸去，途中突然拿起那管似乎已為忘懷的洞簫，輕輕的吹起來，杉的歌聲便隨之而起：

「聚散苦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凄咽的歌聲，輕輕的沖散了湖面的喧鬧，烟雨樓漸在歌聲中隱沒。

人生真也無聊，聚散何嘗有定，就說明年的今日吧，誰能料知又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呢？

* * * * *

員會會公業同業商錢市海上

其昌錢莊

44

* 設 建 進 促 · 商 工 助 輔 *

切 一 理 辦

務 業 行 銀 業 商

· 務 服 誠 竭 ·

地址：上海寧波路 二七一號

電話：九七三六八
九七三六六
九六八一五
掛號：五四六一號

款 存 期 定	款 存 期 活
便 存 息 期	簡 手 支 存
利 取 厚 短	便 續 票 摺

渤海灣的夏天

蕭羣

那天我從海濱浴罷歸來，黃淑筠正獨自坐在陽台上出神，黃昏的光影在慢慢加濃，從遠處我祇能看見她的頭髮在颯風中吹打着皺摺，她的面影在暮色中則變成墨黑的一團。

我心裏想：

「奇怪，她今兒爲什麼這麼早就回來了呢？」

我於是彷彿記起，好像今兒在海濱浴場那裏也沒見着她。

說真的，她那種斯文的樣子我還是頭一遭看見，在我的印象裏，她老是蹦蹦跳跳愛淘氣的一個腳色，從我搬到這裏以後，她總是到天黑透才拖着一雙懶散的步子回來，她的身旁時常有一個人陪伴着，一個又高又黑的傢伙，那個人總等她扣了門鈴說過再見，才輕逸地噓着口哨離開。但她今兒却這麼早回來了，發鬱地；孤獨地在暗影裏坐着。

飯後我赤着腳坐在庭院裏納涼，這時天已黑透，住在山上的人歡喜利用這閒暇坐在外面聊天，所以一幢幢房子

都經常黑着，從上面望下去，可以看見深深的海水上從幾條兵船上窗洞裏漏出的燈光與天上的星羣相映輝着，渤海灣的夏天晚上，是一天中最好的時辰，海風夾着腥濕拂到人臉上，給一種輕逸的感覺。

我一抬頭，視線又接觸到那副憂鬱的眸子，她的身軀一動不動像完全僵直一般。

林志達什麼時候走近我身旁，我一點沒覺察出，這傢伙，輕悄悄地，像鬼影一般；他在我背後，猛可用蒲扇敲了一下，使我怔忡了半天，他做事老是那麼冒失地，從我搬到這兒以後，他是我假期中經常的座上客，對於他，我說不出我的觀感，一個在大學裏的研究物理生，在我看來，他也許更應該讀點經濟社會什麼一類的；他的話非常多，而且東拉西扯，歡喜打聽一切瑣事，又歡喜在任何場合下表白他的聰穎與博學，但說起來他確實是個好人，在某些場合下使人想起他非常天真而且值得憐憫，我雖然有時嫌他叨叨不休，但在這寂寞的海西城市中，有這麼一個熱心的朋友經常串門，倒也是件不可多得的事。



「喂，你曉得嗎？黃淑筠今天看樣子挺不高興呢。」
 「我今天回來以後，就看見她獨自坐在涼台上，一直對現在。」

「她大概一定還沒吃飯，將才我從她門口走過，空洞洞地，她的母親上市區去了，她家的老女傭人同我說，今兒她家的小姐一言不發，面色灰澹，完全像變了一個人哪。」

「她們家裏或許發生了些什麼事吧？」

於是我用我的腦筋思索起來，林志達用着他的全副智慧發表許多可能的假定，黃淑筠家是我們的房東，這宅子的主人據說早年是個會虎吃風雲的督軍，老年息影田園，在這海濱的山區裏建了一排五六幢房子，從這宅棟的題名「靜廬」來看，可以相見這宅子的主人是個懂得風雅的人物，可惜我們無緣見他，早五六年已經故世了，關於他的事蹟，我們僅是道聽途說的聽見一零半抓；黃淑筠的母親是個非常安靜的老太太，歲月的折磨使她變得很老，很憂鬱，看樣子，這些年來她們的家境大概不十分富裕，她們所以每年夏天將房子租給一些來海濱歇夏的人們，或許想從那有限的房金上貼補一下家用，我們平時極少說話，祇偶從窗洞裏看見，互相交換一個微笑像通常鄰舍一樣，維持一種極平淡而又極禮貌的關係。

「她一定怪孤獨地，可憐的女孩子。」
 林志達燃起一顆煙感歎地說：

我想起有過多少次林志達曾經當我面讚美過她，他一提起她的名字，臉上老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愉悅，她說過：

「我還沒有見過那麼活潑的女孩子，像小鳥似地。」

牠還向我說過：

「你看見過黃淑筠游泳嗎？可快去了，我不是有意誇她，其實，即使楊秀瓊不見得會比她好上多少。」

當然他每次談話總忘記不了提起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的，一說到牠，馬上表示一種唾棄：

「我奇怪，為什麼黃淑筠會喜歡那麼樣的人，我一點發現不出他的長處來。」

這會，很自然地我想起他說過的那些話，於是我半開玩笑地逗着他，我說：

「你怎麼不過去陪陪她啊，她一個人真怪可憐的。」

林志達完全沒理會到我是在挪揄他，臉上漲得紅，以是他那胖胖的身體也看得矮一截似地，他搭訕着：

「人家正不高興着呢，我想她這會一定誰也不願理我的。」

黃淑筠家的電燈突然亮起來，驟然的光亮，使我們的眼睛很不習慣，等到我們用視線去搜尋時，黃淑筠的影子不知什麼時候早隱掉了。

海濱都市一入夜晚就變得非常涼爽起來，我們僅穿著薄薄一層單衣，坐在院子裏，竟覺得涼爽了，從遠處繼

續傳來汽船活活的声音，顯得特別空曠幽長，林志達默默地欠起身，默默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沒聽見黃淑筠彈琴，平常他這會總要半天奏上幾段練習曲的，沒有了這聲音，好像忽然覺得空氣單調許多似地，黃淑筠彈琴並不太熟練，然而她大概很用功，她平常彈起來很賣力，而且很按拍步就班，所以我想如果她繼續這樣彈下去是很有希望的，但是今兒熟習的琴聲却暗啞了，那聲音的操縱怎麼樣了呢？她病了或者她對音樂本身已感覺疲倦了。

而且當天下午在海濱浴場我也沒看見她，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樣一個愛水的女孩子，她怎麼會安靜地待在家裏呢？海濱浴場少了她，從整個講自然不會有什麼影響，人們照樣在海水裏跳躍，喜笑，然而對於我却好像覺得冷落許多似地，我彷彿覺得這海濱一下子變得荒涼起來了。

我還發現那個又高又黑的漢子也沒有來，這說起來簡直是太不常有的事了。

玩水玩得疲倦的時候，我躺在沙灘上仰頭看青天，林志達走近了我，他的頭髮被海水濡成一團，黏貼在額角上，胖胖的身體上則有水珠不時往下落着，他一屁股挨着我坐下來，他用着一種極詭秘的語氣問我探詢着：

「你今兒看見黃淑筠來游泳嗎？」

「沒有，我正覺得奇怪。」

「你早上也沒有聽見她彈琴？」

「也沒有，她們一家完全像睡着似地。」

「你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

「你好像知道得好清楚？」習慣使我明白，林志達每逢攫取一件什麼重要消息時，老愛隱隱藏藏轉灣抹角繞上一個大圈子，他的用意我是很明白的，他無非想在別人面前表示着自己的精明及智慧。

林志達於是順手捏過一把沙子讓它慢慢從指縫裏落下來，於是又揀取一把，重覆着同樣的動作，他慢悠悠地說：

「我完全知道黃淑筠不愉快的理由了，今兒早上她們家佣人親口對我說的，你曉得那個又高又黑的傢伙吧，他是黃淑筠大學裏的同學，而據說昨兒個突然被人逮走了。」

我實在想不出，那個又高又黑的傢伙，一個運動模樣的人物，他會幹些什麼樣的事情呢？我們這國度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一個個善良的青年人，前天還歡天喜地過着無愁無慮的日子，而昨天却被關到牢籠裏去了。

林志達接着解釋下去。

「這消息是千真萬確的，我起初也不敢相信，可是後來我碰見幾個大學裏唸書的朋友，他們都說這是實實在在的。」

我們的附近有幾個小孩砌着沙堆玩，他們天真無邪的腦子裏在想些什麼呢，幻想能在鬆濕的沙土上建立一座瑰



麗的宮殿了！但一個浪頭洶湧地衝過來了，而隨着那些辛辛苦苦砌成的沙堆登時化為烏有，孩子們該有着一種怎樣悵惘的心情呢？從這上面使我想起好些事，我們這些生命的角逐者不是也像孩子似地想在虛無上建立一些綺麗的夢想嗎，如果有一天我們曉得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時，我們不也有些淡淡的悲哀嗎？

眼前的例子，像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一陣風，一陣雨不是就把他捲走了，而且捲得不留一些痕跡。

我們都沒有興趣再游下去了，一下子我們甚至連話也懶得說了，週圍的人聲，海水澎湃聲都離開我們遠遠的，人的心情改變真是那麼捉摸不定的，其實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所遭遇的不幸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他不過是黃淑筠的朋友，就說是黃淑筠自己又怎麼樣呢？我們是很不必操那份閒心的。

我們臨分手的時候，我打破沉悶的空氣對林志達做鬼臉：

「也許這樣的事對你並不壞呢，小伙子，好好挺起腰桿來吧，這樣的機會不想着好好抓住啊！」

林志達朝我聳聳肩，他說：「你這人真是；——」底下我却什麼也聽不見了。

一連好多天，她沒再去海濱浴場而且也沒再彈琴，好像她從這世界消失似地。

又過了一些日子，一天清晨我在中山公園慢步；好多

日子我是這樣打發我的上午的，我很愛這一帶起伏的邱陵，早晨的公園安謐而平靜，茂密的枝葉上掛着露水像一顆顆閃亮的珍珠，從高處往下望，可以看見對面巍峨的體育場上有幾個運動員在練習跑步，緊接着的跑馬廳空曠的草坪，創得像一幅綠油油的地氈，公園裏照例遊人很少，除了幾個穿短衫提着鳥籠的湊在一塊悠閒地談天外，好像這裏從沒有人來過一般。

我從高處的邱崗上跑下來，迎面正撞着黃淑筠。

她，我簡直有點不大認識了，我有點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才過了幾天呢，她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臉色憔悴多了，本就黧黑的面龐看來更加瘦削了，她的黑瑣的眸子也似乎沒有了光澤，上面爬滿着紅絲，好像有好些日子沒有好好睡眠似地。

「噢，你也在這兒？」

我們幾乎同時叫出聲來。

從我住到這個城市以後，我們一直很生疏，每次見面僅是點頭招呼一下，或者略為寒暄幾句，我們從沒好好交談過，以是在這場合撞見了，多少是不免有點尷尬的，特別是她，一臉的窘態，她大概怎麼也沒想到我會在這兒，而且撞得這麼巧。

我們一時不知講些什麼好，她將眼睛移過看遠處的海水，後來還是我說：

「你起來得倒早。」

「因為睡不着，所以打算到公園裏透點空氣，沒想在這兒遇見你。」

「你好像精神不大好似地。」

她沒答我的話，將眼睛移到別處去，我一時想不出說什麼話來，我提議：

「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到茶室裏坐坐。」

「坐坐也好。」她沒有表情地隨着我走過去。

自然這樣的早上，茶室裏是夠清靜的，沒有第二桌人，黃淑筠疲乏地坐在藤椅上，兩顆深湛的眸子望着遠處的海。

早晨的海面到罩着一層茫茫的霧圈，發着深藍的顏色。

我爲她滿上一杯茶，極不自然地撩起話題。

「有好些天我沒看你游水了。」

「實在累得很。這些天我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而且好多天，我也沒聽見你彈琴了。」

「好像現在一點不感興趣似地。」

「然而你從前確是勤奮練習着的，至少我覺得你是慢慢在進步的。」

「那是從前的事了。」

「我看你這些天好像有很多心思似地。」

她驚奇的瞥了我一眼，但隨即將眼睛疲乏地擲向地上。

我很失悔這樣的問話，於是有意裝做沒事的神氣細細品味着茶。

出乎我意外地，她開口了：

「你想得完全很對，這些天，我確是不很舒服，同一個陌生的朋友談，這些話或許是不適宜的，我不曉得你認識不認識我的朋友，那個時常同我一塊游水而且時常伴着我回家的。」

「你是說那個又黑又高的先生？」

「對了，我就是說的是他，誰會知道我們之間的感情呢？我們在一塊兒讀書；游水，對於生活我們是懷着無比憧憬的，而現在！」

「我聽說他被捕了。」

「你知道就更好，其餘我還希望這是個傳說，然而這是確確實實的，我實在沒想到，一個像他那樣的人有什麼理由受這樣的逼害呢？我們不都是兢兢業業奉公守法的臣民嗎？我們的人權保障在那裏？我們的自由又在那裏？」

她越說越奮激，瘦削的臉上漲得痛紅，連拳頭也握緊了，似乎要同一切惡勢力挑戰一般。

「所以，」她接着說：「我恨我們這社會，我更恨我們這國家，一個沒理性的國家。」

我能向她勸解些什麼呢？我，一個渺小的人物，我又能幫助她些什麼呢？我祇是說：

「慢慢耐着性吧，也許是一個誤會，過些日子或許她就會出來的。」

「希望是如此吧，社會不這樣我又能做什麼呢？」

她懶懶地欠起身來，偶而的興奮使她孱弱的身子更顯得萎靡了，她抱歉地說：

「我希望我說的那些話不致讓你覺得討厭，本來，我何必要像着了魔似地那麼發洩一起呢？」

她於是告辭走了，腳步依然是那麼懶懶地。

隨後多少天，我聽見些什麼呢？我聽說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被移到別處去了。

我還聽說，他被受着非刑的酷打與逼供。

更多的傳說：

黃淑筠試着去看她的情人，她託了多少有關係的人，但依舊被擯棄在鐵柵之外。

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犯了些什麼罪名呢？沒有人知道

而且像永遠從這城市失蹤一般。

有人說曾經在某處看見過他，多少天的折磨使他變得像囚卒、像鬼。

而且從此關於他就再沒有下文。

黃淑筠從那以後沒再游過水，也沒再彈過琴。

她本人我也不再見着了。

據說她本人每天將自己鎖在屋子裏，偷偷地流淚，偷偷地消蝕自己的青春。

林志達曾經有多少次來看過我，這個好心腸的人確是做了他應當做的事了，他試着去追尋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線索，他經常地去黃淑筠的家裏，用他自己的話，他要使她快樂「她實在太可憐了。」

然而他的努力却是徒然地，林志達每次見我的臉色總是暗暗地。

「不行，人的感情是沒法勉強地，她成天想着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她一點都不喜歡我。」

我相信他說的話是真實地，然而我安慰他：

「別着急，有一天她也許會對你發生興趣地。」

日子無聲地過去，有一天夜晚，外面落着傾盆大雨，遠處，海浪狂嘯吼叫，像能把整個天地都掀翻似地。

我被一陣急遽的叫門聲吵醒，黃淑筠的母親被佣人直接帶到我的臥房裏，這個可憐的老太太。她的渾身上下都被雨淋得透濕，她的聲音啞着顫抖：

「蕭大夫實在對不起你，勞你駕去看看吧：淑筠服毒了。這孩子……」

以後她沒能再說下去，代替的是一陣嗚咽。

我很快地爬起來，帶着我旅行時極簡單的醫藥用具——一個脫了色的診包，隨着她向她們家走過去。

北面一片漆黑，這恐怖之夜，閃電一個接一個，震撼着大地，更震撼着我們的心靈。

黃淑筠的臥房裏，一筆臺燈發着凄清的光，她們家的

老女佣人上氣不接下氣地哭泣着，像出靈一般。

黃淑筠安靜地躺在床上，兩眼闔着，我從沒有看見她的面色如此端詳，像在做一個悠久的夢，又像作一個遙遠的馳遊。

「淑筠，淑筠，醒醒吧，大夫來看你了。」

她的母親使勁用手推着，但沒有回聲，她依舊那麼沉沉地睡着，嘴角流着白色的唾涎。

她們家的女佣人爲我解說着：

「事情真是太叫人想不到了，今天臨睡時，我看見我們小姐還高高興興地，有說有笑，比起前幾天愁眉不展地要快活多了，我還心想，小姐也許有了什麼好消息，半夜裏，大風暴起來了，又是雷又是雨的，我捉摸大概小姐房裏的窗子沒有關好，我蹣手蹣腳地走進來，扭亮了電燈，我看見，我們的小姐睡得死沉沉地，我留心看她的面色，我怎麼看好像有點不大平常似地，我喚着她的名字，沒有答應，我再死勁搖她，還是沒有答應，我私下想，小姐不可能睡得那麼沉，我一瞥眼，我看見她床前的小茶几上擺着一個空藥瓶，還有兩個沒封口的信：這下我有點怕起來了，我想不準是……是我胆懼地叫起來，我們家的太太就在這時下來了……」

我順着她的眼兒移過去，那個小茶几上確是放着一個小空藥瓶，幾朵殘了的花瓣，兩封未投遞的信。

那個空藥瓶使我直接意識到是屬於安眠藥一類的東西

。

「她爲什麼要那末做呢？」我有點恍惚不解，是爲着那個又黑又高的傢伙？但一個像她這樣倔強的女孩子，對於生命爲什麼就會厭倦了呢？我一邊想着，一邊從我的荷包裏掏出聽診器診視着，她的脈跳動得很快，而且很微，我聽聽那個空藥瓶，她整整服了廿片，黃淑筠的母親用着一種求援的神氣望着我，她的喉嚨哽噎着：

「大夫，看樣子不致於什麼危險吧！」

我慢吞吞地回答：

「也許不要緊，瞧着看吧！」

於是開始爲她洗胃，注射強心針。

她的母親一直哀求着我，一個老年人，一輩子就這麼一個女孩子，要是高一她有了什麼……對於這問題，我不敢往下想，我更不敢正眼瞧那個老太太。

等到我完全處置完畢時，黃淑筠依舊昏沉沉地睡着，好象她再也不會醒轉來一般。

「也祇有這樣……我已經做了一切我該做的。」

於是我出來了，外面雨已停，晴藍的蒼穹上掛滿一天星，空氣清新而濡濕，遠處海水輕輕作着絮語。

一夜我沒能安靜地闔眼，天一亮，我就起來了。

我急着想去探視黃淑筠。

我的心裏實在沒有把握她現在怎麼樣了，是好？是壞？也許……也許……底下是沒有結局的答案。

黃淑筠家的老傭人，着開了門，她一見我就迎着笑臉：「蕭大夫，小姐好多了，她已經醒轉來了，就是愛哭愛鬧。」

老遠我聽見黃淑筠叫喚：

「讓我死了吧！讓我死了吧！……我不要活了呀。」屋裏的光線很黯淡，黃淑筠的母親緊緊握着她的女兒，臉上掛着條條淚痕，她的一雙粗糙的手則撫摸着她女兒的額角。

「安靜點吧！瞧，大夫來了。」

黃淑筠勉強地張開惺忪的眼，朝我瞪了一會，像似不認識一般，接着又吵叫起來。

「我不要大夫來瞧我呀！你們都出去，出去，我一個人都不要！」

「孩子，靜一點吧！話不能這麼說呀！你爲什麼要那麼樣呢？你不想想你的娘啊，你想要是你有個三長兩短，我又怎麼活下去呀！」

黃淑筠沉默下來了，我望見她的眼眶裏有晶亮的淚珠流下來，一直到嘴邊。

我給了她們一點藥，於是我告辭走了，我的心裏比較寬慰了些，黃淑筠是救活過來了，我向她母親說：

「好好看着她吧！不要緊了，過了三兩天，她就會完全恢復過來的。」

我怎樣形容黃淑筠母親感激的臉色呢？她激動得簡直要流淚了，她說：

「我怎麼來謝你呢？這一夜你一定沒好好睡吧！我多不好意思打攪你呀。」

黃淑筠慢慢好轉起來，幾天以後，她完全恢復以前一樣，有時候也到平台上站一會，但她似乎顯得更沉默了，她懶得說話，有時我們無意見着了，她有意避開我，她的臉色裏怎樣也掩飾不住那種羞澀的態度。

但自從她這次事件後，我們遇見的機會更多了，她的母親老是我：

「上我們家坐坐吧！淑筠獨個子悶得利害呢，這孩子。」

但我能同她談些什麼呢，她喜歡過音樂，我試着勾引她對這方面的興趣，我說：

「人在鬱結的時候，音樂往往會給人一種安慰。」

她有時也試着彈兩下，但玩了一會就戛然而止住了，她家的琴蓋上老是積着厚厚一層灰。

對於一切她好像完全不感興趣，神情老是那麼漠然。多少次我同她說：

「活活潑潑過下去吧，你還年青呀。」

她的回答僅是淡淡的一笑，而那笑裏又藏着幾許憂鬱。她始終不知道我也會玩玩樂器，所以有一次我偶然高

與時被塵封的提琴拿出，奏起一闕修貝特的短曲時，她不免有點吃驚了。

「怪不得你常同我談起音樂，看上去，你曾在這上面花過很多功夫。」

我同她笑笑，我繼續從我的手指下滑出一些顫抖的聲音。

一曲終了以後，她沉鬱地說：

「你的曲子使我很傷感，你爲什麼要彈那麼的東西呢？」

！

「是嗎？那可真是大對不起你了。」我馬上重新提起弓弦，換了一套曲子，那是莫若特的即興曲，興奮，活潑。

「對於生命，我們本是應該這樣過下去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們是慢慢熟習起來了，我從來沒同她談起過去，我的心裏有一個理想，我打算，我來時看見她什麼樣子，我現在還想要她成什麼樣子。

我希望的是，一個活潑天真的黃淑筠，充滿了生命的力，會彈琴，會游泳。

很多時候，林志達也參加我們的圈子，對於我這位熱心的朋友，很多次我在黃淑筠面前提起過。

「林志達確確實是個好人，我希望你們能夠成爲一個很好的朋友。」

對於我的建議，她始終沒回答過，而且看樣子，她根本對林志達就沒好好注意過。

我終於要離開那地方，我任職的機關連着來了幾次電報，我決定動身的頭一天我向黃淑筠辭行。

「爲什麼你走得那麼快呢？我是更希望你多住些日子的。」

黃淑筠的母親惋惜地說，黃淑筠本人則低低頭，她始終沒說過一句話。

那晚上外面落着淅瀝小雨，海濱的都市一入初秋，顯得異樣蕭條，街頭落滿一地黃葉。

等第二天一早，黃淑筠趕到碼頭來送行，她的手裏提有一束野菊，一包貝殼，她沉鬱地說：

「留着這些吧，我希望明年夏天你還能來這兒，我更希望你記憶的海濱永遠是新鮮的。」

她一直待到開船，航輪慢慢啓碇的時候，她的眼睛裏亮着晶瑩的圓球，我們曾彼此凝視長久，我們彼此想些什麼呢？或者我們有個願望。

「讓我們彼此再多看一眼吧！」

而航船終於慢慢離開了碼頭，船上的人影慢慢縮小了，遠處的峯巒也變得模糊不清。

我們的周圍是藍色的海；藍色的天。

卅六年八月十日

羅斯福的秘使者

譯節：牧官上 ☆ 作原：萊克辛

冷諾白特是羅斯福生前的好友，兼P·A·（總統的特使）。在大戰早期，冷諾裝做花花公子，名畫收藏家的姿態，在陷落的巴黎活躍，他被法國遊擊隊捉了去，因為地下工作者只知道他是德國元首希特勒以及戈林之輩的好友，不久獲釋，回到美國，帶着新的使命，再度派至歐洲，因為飛機失事，差一點喪命，傷癒後，乘着特備的遊艇，到了香港。正巧那個時候發生珍珠灣的事變……

和宋慶齡在一起

遊艇在香港的海灣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停泊處，乘客上岸後，發覺這塊地方頗為華麗，高樓大廈，旅館劇院，完全是個新興的都市。

路蕾，愛爾茜和冷諾走進一家很富麗的餐館。吃飯的時候，愛爾茜把「宋氏三姊妹」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愛爾茜替他們佈置拜訪孫夫人的事，一個名叫傅聲的中國絲商，駕汽車到旅館來迎接他們，孫夫人住在古隆，是一位衰弱的中年婦人，很像她的妹妹，美齡，她很坦白地和客人們談論。

冷諾的本性是愛好和平的，他問孫夫人對於中日之戰有什麼意見否？孫夫人回說這不是日本人民的過失，而是軍閥的罪惡，中國所祈望的是真真的合作。

冷諾想說：「我完全讚同你的意見，」然而他是總統的秘使使者，故小心是他的第二性格。

冷諾隨時隨地都和遊艇發生聯絡，現在，電話來了，是雷維特打來的。他對冷諾說，「我想告訴你明天一早我們應該開船了。」

「O·K·」冷諾回答道：「一小時之內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我還要和長官談一會，莉莎白到P飯店去跳舞了，你們順便可以去找她，假使你高興的話。」

當冷諾談起了P飯店跳舞的事，傅先生指出這是一個勸募中英空軍基金的跳舞會，他以為如果孫夫人也去的話，將是一件很好的事，夫人說她願意去。

汽車開到P飯店，路上擠滿了人。

我們走上三層樓，二個大舞池中人山人海。

孫夫人走了進去，她的朋友跟隨着他。

莉莎白，冷諾的女友，和一個高大神氣的英國軍人跳舞，很親熱的樣子。

傅先生請他們吃飯，當他們想要離開飯店時，業已半夜了，他們走到樓上去和孫夫人道別，正在這個時候，音樂聲音突然停止，有一個人站在音樂台上，高聲叫大家靜下來，他們後來知道他是威爾遜先生，總統號郵船的頭腦，當大家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對着麥克風叫道：

「所有船上的人立即回船，所有的後備軍立即入伍。」

只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和日本開戰了。

傅先生說：「夫人一定會知道的，」他走去問孫夫人了，她，蔣介石的親戚，一定曉得軍事秘密；沒有多少時候，傅先生走回來說道：「大隊日本軍艦開近了。所有的船隻於今晚或者明晚離開碼頭，局勢很糟，你們快些回船罷。」

愛爾茜回家去了，路蕾和冷諾匆匆向碼頭走去，但是，遊艇失蹤了，他們的心沉了下去，之後只得坐下來等候。

冷諾說道：「或許是雷維特等不及就把船開走了。」

他們紛紛地議論，怎樣去找遊艇，他們可以叫到一口舢板，但是霧大夜深，這是一件危險而又無把握的行動。

時間慢慢地爬過去，冷諾於是說：「我担心遊艇一定開走了，至少至香港，我們不會再碰到它。」

「哦，冷諾，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念頭！」路蕾說道，「我竟忍受不住。」

「你聽着，當那個英國人警告大家的時候，莎莉白正在和英國軍人在舞池中跳舞，那些長官一定立即把她帶到遊艇裏去了，而雷維特一定早已到了那裏，他一聽到這個消息，當然立刻回去了，那時候他一定會這樣想：『給冷諾和路蕾一個鐘點的辰光，如果他們不能夠趕到，那是他們的壞運。』」

路蕾想替她的叔父雷維特辯護，她說：「他一定會替別人着想的。」

「他確實如此地想嗎？路蕾？」

她躊躇地說，「我想他會的罷。」

「當然我也如此想，或者政府長官告訴他說霧重的時候，最容易逃亡，他每等上一分鐘就是損失一分機會。」

早晨來到的時候，霧散了，海面上划遊着一羣小船，但是沒有他們的遊艇。

他們決定再去找愛爾茜，她遲早也要離開香港的。

他們在飯店裏搖了一個電話給愛爾茜，她在電話中對他們說：

們說：

「等着，我要打電話給傅先生，」

一會兒，電話搖了回來，她報告道：

「傅先生請你們到他家裏去，這是很榮幸的事，他的汽車就要開來接你們了。」

冷諾很感情地接受了他們的好意。

當晚，珍珠港冒起了不可收拾的巨火。

炸彈，開始襲擊香港了。

冷諾，路蕾在房間裏慶祝他們光臨不幸城市的遭遇，他們四個人談論起將來，傅先生說沒有辦法，被家庭絆累了不能夠動，三個美國人的情形就不同了。

主人替他們設法尋到一隻船，準備在重霧的晚上偷渡。很可能被日本軍艦發覺而遭到大難。

他們坐在傅先生的會客室中，忽然冷諾說道：

「傅先生，我有一個租魯的請求，請你不要見笑。」

「我相信你永遠不會發問租魯之請求的，白特先生，」

這位中國商人說：「我的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算是你的。」

「我想請求你和愛爾茜暫時離開我和路蕾小姐，因為我

要向路蕾小姐求婚了。」

他很高興，微笑着說道：

「好呀！好呀！好呀！」

顯然，他沒有別的話說了，只是連連地叫好，他轉身對路蕾說：「快捉住了他，他是一個好人，你很快地就捉住他了！你有什麼可說的？」

路蕾的蒼白的臉頰泛出了粉紅色，她說：

「他還沒有向我求婚呢，傅先生。」

傅先生和愛爾茜走了出去，留下他們兩個人。

莉莎白的離開與時局的緊張，使他們完成了大戰中香艷的插曲。

晚上兩點鐘的時候，傅先生報告說：

「霧升起了，你們是很幸運的。」

一個僕人跟着主人走來，傅先生介紹說：

「這是我的傭人，老吳，他跟我很久了，是個好人，他帶你們到船上去。」

道謝了傅先生，他們到船上去。

夜霧瀰漫了整個的海面，船隻慢慢地行駛着。

再會了，香港！

（之後，他竟到了廣東，進入共區，這位羅斯福的祕使，又乘飛機到莫斯科，謁見了史太林，展開了一席已成歷史的談話。）



豪門傳奇

鍾子芒

孔孔博士一覺午睡醒來，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他歉疚電鈴，一個侍者聽他吩咐，孔孔博士沒精打彩地說：「我要召集臭臭大隊訓話！」

侍者：「是！」

不一會，大批臭臭開到孔孔博士的手帕上，手帕是臭臭大隊的檢閱場，孔孔博士望了望這堂堂的陣容，個個都是精神飽滿，不過腳跨着懶散的步伐，原來是他們飽吮了人血，幾CC幾CC的吃進去，打着飽脹。

孔孔博士一聲喝令：「大隊長，報告昨天晚上的工作。」

臭臭大隊長打了個呵欠踱上前來，他的背部是腥紅的發着光亮，他將短矮的腳併齊說：

「敬稟孔孔博士，昨夜率領部下十萬萬同志，往平民住所五千萬床鋪進攻，彼等並無抵抗，收獲人血百餘噸，戰績頗佳，惟同志中略有死傷！」

孔孔博士將眼鏡取下來，用眼布揩了揩，他聆取下屬報告永遠是這樣表情，當認為滿意之後，便將眼鏡戴上，然後看了臭臭大隊長一眼說：

「卿等太辛苦了，應給予勳章！」

臭臭們歡呼：「萬歲萬萬歲。」由臭臭大隊長率領而下。

孔孔博士拿起電話，打到他開的DDT公司，經理接電話，孔孔博士得意的荷荷笑：「經理嗎？今日DDT的銷路好了些吧！」

「是是，差不多全部賣光了，據說昨夜有一批兇惡無比的臭臭狂襲，人們的血液損失不少，所以他們用DDT預防了。」

「哈哈！」孔孔博士會心的微笑。

經理却像沸水燙嘴一般的接着說：「今天還收到不少對於信，我們公司大加讚譽，因為全城只有這裏出售DDT呢！」

那麼，不妨在門前貼一張廣告：『今夜諸位可以不受臭虫出來圍剿了！』」

孔孔博士故意半開頑笑的說。

當夜孔孔博士率領了臭虫大隊門往區城去了，隨着大批DDT也趕夜運去區城。

而這裏的平民們，個個的床上都噴了DDT同時還感謝了孔孔博士的DDT將臭虫全部打走了！

孔吐小姐的美容

孔吐小姐是孔孔博士的第二個女兒，面孔生得醜陋不過，一歲的時候便懂得甚麼叫美麗了，她看見她的同學個個都比她漂亮，真怨恨，一天到晚在鏡子前哭泣，孔孔太太沒有辦法，便罵孔孔博士：

「虧你也是在外國喝過洋墨水的，女兒的面孔改造却沒有辦法！」

孔孔博士有的是自備飛機，他嘆了一口氣，便想到到外國去採購化粧品。

化粧品接了一飛機，可是孔吐小姐的皮膚是像非州的黑人，她用了頂好的肥皂洗滌洗不去她的黑黧色，他的牙齒像森林裏的狼，她用最好的牙刷牙膏也不能改變焦黃，她的鼻子像一隻貓頭鷹，她拿了一把刀把鼻子削去了一半，可是隔不了五分鐘又長起來了……

她用紫羅蘭的花汁洗滌，但是她的臭汗把香味嚇跑了。

沒有辦法，只是哭，孔孔博士到底是博士，具多識廣，他把孔吐小姐送到一個美容那裏去。

美容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他說：「令媛須全部改造，需要十年的功夫，家裏不許探聽美容費三百萬萬元則請一次付。」

孔孔博士有錢，他開了一張定期支票，孔吐小姐便留在美容家那裏了。

美容家是聖手，他移去了她的鼻子，鑲去了她的罐子，成了小巧玲瓏，皮膚面龐白暫也光滑了，真是一個美人。

孔孔博士呢，則十年來公私兩忙，孔孔太太却還記得有這樣一個女兒，到了孔吐小姐二十一歲的生辰，孔孔太太提醒孔孔博士去往美容家那兒去，孔吐小姐出來相迎，那星樣的样子動人的一笑，喊着：「爸爸媽媽」投入懷裏去，可是孔孔博士一呆，他說：「這不像我的女兒。」

美容家微笑着：「這正是孔吐小姐！」

孔孔太太却也疑惑：「怎麼聲音也變了。」

美容家則認爲得意：「連聲帶我也抽去掉換了一根銀製的！」

孔吐小姐也說：「這是美容先生化費了不少心血的成績！」

「不過一孔孔博士突然說：『我覺得有點像我的仇敵的女兒，一定是把我的女兒掉換去了……』因爲孔孔博士是生了一種疑心病：他最怕女間諜暗殺奪去他的財產。」

美容家和孔吐小姐一驚，孔孔太太也沒有主張，孔吐小姐只是躊躇，美容家於是想來想去，想出一個計策：驗血。

孔孔博士的血是黑的，這種顏色的血在世界是稀有，有着特殊

的腥臭，當然孔吐小姐的血也是黑的了。

孔孔博士認爲這樣的做也很對。

在這緊張的剎那裏，抽出了的孔吐小姐的血是黑的，是臭的，孔吐小姐自己從來沒有聽見過，她驚呼：「我是這樣漂亮，可是我的血……」——她暈倒了，她覺得似乎由一個公主降爲乞丐。

「我的女兒！」孔孔博士却高高興興的，並且說：「不打緊，不打緊，趕快送醫院，打強心針。」

孔夫子和孔乙已

孔夫子。很窮，他到處講學，收買門票，雖然有些聽衆，可是他不能過寫寫意意的生活，所以他很煩惱。

孔乙已先生更窮，他在紹興咸亨酒店裏住，被酒客嘲笑，因爲他的一件長衫也懸在酒店裏，只能穿短衫了！

一天孔夫子碰見了孔乙已，孔乙已馬上叩頭：「弟子在此請安！」

孔夫子彈了他一眼，愛理不理地：「起來！」

可是在狹窄的路上，孔孔博士的汽車開過了，汽車上的保險馬甲絆倒了孔夫子和孔乙已。

汽車夫罵他們「豬羶」，孔孔博士也只好走下車，看見了這「老一少，便怒叱着：『你們是誰，是不是反動份子。』」

孔夫子知道自己的金字招牌，還有些力量，而且從報紙上知道孔孔博士的尊顏，於是含笑說：「先生是不是孔孔博士，我便是孔夫子！」

「啊！」孔孔博士肥腦袋一震，連忙握手：「啊，原來是我們的大聖賢孔夫子，三千年前一家！一家！」

「我也姓孔」孔乙已急忙說：「我叫孔乙已！」

孔孔博士似乎鄙視了他一眼，不過肥腦又一震，他想到一個壞計策隨着猶笑了下：「好好，也是一家，大家請進汽車」，孔夫子覺得「理所當然，並且打算着自己運氣來了，孔乙已都有點受寵若驚，他想：大約沾了姓孔的光。

汽車到了孔孔公館，孔孔博士請孔夫子先下來，孔夫子還要「禮讓」一下，孔孔博士已經半推半就進去了。

孔乙已是和汽車夫一塊兒走進去，然而孔孔博士却又閃在一帶，孔乙已覺得已很榮幸！

他們被招待在大客廳裏，孔孔博士將孔夫子當做上賓，當筵席開的時候，孔夫子聞到三月不知的肉香，孔乙已吃到了最好的花膠。

孔孔博士立起來改詞歡迎他的「本家」，他的意思是：對於孔夫子的道德文章欽佩之至，他要一個「孔夫子大學」；請孔夫子做校長，自己則做董事長，因爲「我孔孔博士素來愛好文化的！」

「而且請孔夫子到美國博物院展覽半月，吃飯，看書，睡覺，演講都可以，不過不能走出那間特定的玻璃精室：當然，酬報以美金計算。」

孔孔博士說着，他立刻寫好一張合同——對孔夫子的衣食住行是都不顧慮到了。

孔夫子很滿意，不過最後一條則是：「孔夫子爲本公司之專利品，該專利品註冊後一切均由本公司發行管理……」

孔夫子略有些猶疑，可是孔博士說：「這一條恐怕是我開的百貨公司條例吧，寫錯了，好在可以改的……」

孔夫子吃飽肉，只是一面將牙籤挑去牙齦，擦下他的名字。

孔乙巳人雖然老實，他已經戳穿了孔博士的花巧，他喊着：

「我的先生孔夫子呀，這個名字不能簽，『富貴不能淫』啊！」

孔夫子惱羞成怒了，他怒聲斥責：「小子不可胡說！」

孔博士下了雕着金花的檯子，他對孔乙巳嚷着：「簡直是歹

動份子，手下的人替我拖下去，將他砍碎了腸子讓我紅燒了吃肉去

喂我的狼犬耗子……」

孔乙巳的頭上像着了一個雷，他胡裏胡塗被拖去了，他死的時候沒有叫一聲……

孔夫子呢，他逢了這樣的事，便閉目養起精神來，他的樣子像一個聖人。

孔博士帶了孔夫子出國，後來便也成了世界文化名人，他又

多了兩個博士學位。

在水災區的消遣

週末，孔溫少爺在巨大的辦公室裏無聊的時候，他忽然想到水災區裏去遊歷。

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爸爸，孔博士也很讚成這意見。

他們坐了最新式的飛機飛到災區的天空，這飛機可以在空中停留，孔溫少爺往下一看，只見汪洋一片，白白茫茫地，上面浮了茅

屋頂，有不少男男女女孩子，在水中呼號。

他欣賞了一陣，他說：「這風景，着實不錯，富有詩意，我們的游泳池也沒有這樣大！」

孔博士同意他們的說法，他心情很愉快，開了無線電，聽「

歌曲唱片」，吃着烤雞和牛油。

孔太太則躺在沙發上，她說：「這裏空氣新鮮得很，我的胃

病好了一半。」於是她嚼着清燉雞肉。

災民們看見了這銀色的飛機以為救主來了，都喊：「大善主，

救救命！救救命！」

孔溫少爺認為這也很好玩，他把一隻隻的麵包丟了下來，災民

在水中搶着，打起架來，水濺得半天高，孔溫少爺大拍其手他拉着

長孔博士瞧：「這是多麼美麗的噴泉。」

接着，他又丟下切好的火腿，薄薄的一片片一個災民搶到了，

他嚼了嚼，他嚷着：「這是甚麼東西不能飽我的肚子。」

「奇怪！孔太太說，她有時一餐是只吃一片火腿的。」

她認為很有趣，她說：「巧格力糖要嗎？甜甜嘴吧吧！」

無數的巧格力糖丟下去了，災民起先是搶，後來是失望，孔孔

博士大笑了：

「這真是週末的新奇消遣？」——孔溫少爺也很開心，他的善

媽從來沒有這樣高興。

飛機回到孔孔大廈的屋頂，有不少新聞記者包圍了孔溫少爺，

訪問他觀察災區的印象。

八月十七日。寫成。

※ ※ ※ ※



三等艙裏的二等乘客

茅鹿

人物素描

小工們在大艙裏「吭哨吭哨」抬貨色，不時有貨色跌進艙底的笨重的聲響，船微微起了震抖。

大艙裏一排排滿是三等乘客所睡的狹狹的單人大床，三張床一疊，二疊一排，排與排之間就是「弄堂」。一些小販喊着有韻的叫賣聲，來來去去在「弄堂」中穿繞，一邊向躺在床上的乘客兜生意。

乘客越來越多了，男的，女的，老太婆，小孩子，同送客談着話，同行李夫爭力錢，抹汗，搨扇子，在木格床的橫頭堆置籃子，箱子，包裹。於是，艙裏充滿了喧鬧，汗臭，同一些鹹魚的腥氣。還有遠遠的叫嚷路的呼聲：

「開水：開水：讓開……」

沒有一些風，悉悉索索到處是搖扇子聲。

我伏在一疊中最最高的一張床上向艙裏看，只見黑黝黝

的都是人的身體，那幾盞黃得要死去的電燈像沒有光一樣。假使艙門口沒有帶着濃密灰塵的陽光，射進艙來，我還當天已經暗了。

忽然，在這麼混亂的喧鬧中，投入了一陣吼聲，接連而來，像開機關鎗一樣：

「茶房！茶房！茶房！」同時，在黑黝黝的人堆中，出現了一個穿白西裝的人，西式髮頭同一副金絲邊眼鏡發着亮光，漂亮得一雙晶光的玻璃杯。他拎着一隻小皮箱，在人堆中一面叫，一邊向四周找着，一邊向這裏方面橫衝直撞地走過來。

一個矮小的中年茶房在「弄堂」裏安置別的乘客，一聽見他叫過來，就迎上去。

漂亮的人站住了，白圓的臉上打起許多煩燥的皺紋對

茶房說：

「三等艙在哪裏？」

「這裏就是茶房舉手指了指四周一排排的木床。那手正打着一個女人的頭。」

漂亮的人吃驚似的睜大了眼睛，咬咬下唇，額上不停地流着汗，十分痛苦的樣子。接着，他從錢袋裏摸出一張藍色的票子，怒冲冲地向茶房揮了揮，像要丟掉它。

「見鬼！三等艙！同垃圾筒一樣！啥人要乘！」

可是矮茶房却淡淡地把他手中的藍色票子拿過去，摸摸光頭看了票上的號碼，就向他擺擺手，回身走進「弄堂」裏，指着我對面一排的一疊中最高的一張木床，說：「他還沒有說，漂亮的人却頓了一下腳，手一揮，金戒子閃着光大聲吼起來：

「掉地方掉地方！掉二等房艙去！」

他身後的一個老和尚可憐倒身大叫腳痛，原來給他踏了一腳。老和尚還沒有直起來，漂亮的人已奪過茶房手中的票子，轉身撞開了老和尚，拎着小皮箱向人堆中衝去：

「討厭胚乘的地方！臭都臭死了！豬糞……」只見他白色的背影在人堆中困難地閃一會終於消失了。

汗濕了背心，我索性連背心也脫去，赤了上身，光着兩腿只穿一條短褲子，昏昏地睡去。正在朦朧的時候又聽

見接連而來像開機關槍一樣的吼聲：

「茶房！茶房！」

「呃，呃，先生！啥事體？」

「怎麼沒有一些風？」

「船不開是沒有風，先生，船一開就風涼了！」我一開眼，就看見剛才這位漂亮的人。坐在我對面一排的同一樣高一張床上，上裝同一雙白皮鞋已經脫下放在他腳後，領帶鬆了結子，兩隻手握著穿藍色短絲襪的腳。他唾口氣，皺了眉毛，撮緊嘴唇向四邊看，眼鏡片泛着亮光。一個賣棒冰的小孩子，叫着走進我們中間的「弄堂」，漂亮的人叫住他，買了一根棒冰。

「先生，還差五百塊！棒冰一千塊一根！」

「你這是明星牌！」漂亮的人突出眼珠，俯倒身去兜巴巴的對小孩子說：「是冷水做的！不是駱駝牌！小赤佬，你想當我阿木林？」

「先生先生：小販抬着頭說：『我們都是賣一千元一根！小本生意！』」

「噢噢噢！你不買是哦？不買給你還！」他把含在口中的棒冰拿下來，要給小孩子還。小孩子在下面張開口抬起頭來。

「操那娘：小赤佬，棒冰也買黑市！」他拿着棒冰手一操大聲吼：「捉你局裏去！」

正在這時候，一個穿天藍色旗袍的女人，背一袋扇子

也走進「弄堂」來，一邊叫着：

「扇子扇風涼，船裏熱來此格！三千元買二把來！」

漂亮的人就向女人要了二把黑摺扇，一邊吃棒冰，一邊像科學家研究東西一樣，這麼細細地把二把扇子反反覆覆地看了一會選了一把放在身邊。他在褲子袋裏摸出一張鈔票，另一把扇子一起給了那女人，叫女人找他五百塊。女人接了錢和扇子，正想找錢給他，恰巧在我下面舖位裏的一個女人叫住了她，問她買一把蒲扇，於是她先去同她做買賣，可是，漂亮的人，立刻伸下上身，一手拉住了她的臂巴：

「鈔票找來！」

「你等等好不好！爲啥這樣窮兇惡動手動腳！」這女人比賣棒冰的小孩子兇多了。

「你想打我過門！」漂亮的人露出細白的牙齒笑：「你想賴找頭？快些拿來！」

女人白了他一眼，丟給他一張鈔票，他接了，看一看，塞在褲袋裏，又笑嘻嘻吃起棒冰來，一邊自言自語說：

「上海灘上，都是滑頭碼子！屁眼不老，就吃虧！」

「先生，先生：」賣棒冰的孩子還是拍了頭向他叫：

「先生，先生……」

他猛烈就拿這把黑摺扇敲了孩子的頭：

「滾：棒冰買黑市，請你吃官司！」

船拉了回聲，一片「開船」的嚷吵聲，這些小販都趕

緊向艙外擠去，賣棒冰的孩子也只得走了。

這時江水的反光倒射進艙來，而且很快在艙內移動着，船離碼頭了。四等乘客，都在大艙裏的艙板小舖開席子，擁擠地坐了下來。流的汗臭，使人頭暈。

「茶房茶房茶房……」

漂亮的人把棒冰的棒子一丟，又大聲吼了。

矮小的茶房擠進了「弄堂」，抬起臉看他。

「怎麼沒有風？你說船開了有風的！」

「噢！」茶房摸摸光頭：「沒有風叫我有啥法子？」

「你騙我！」他怒冲冲對着茶房的光頭說：「茶房錢

我不給！」

同漂亮的人並排的一張舖上有三個後生，一個靠在被

頭上吹白琴，一個瘦長的在吃香蕉，另一個年紀最小，坐

在二人的中間指着吃香蕉的鼻子唱：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吃了香蕉，就要爛肚

皮！」

吹口琴的放下口琴哈哈大笑起來，吃香蕉的去打唱歌

的，三個人嘻嘻哈哈鬧做一團。木床就吱吱格格响着。

漂亮的人仰天躺着，這時一起身，猛的一拳敲在一

條腿上。那個吃香蕉的就叫起來：

「噯唷！」

「這是我的舖！」漂亮的人說：「你的腳怎麼伸到我

舖裏來？」

唱歌的掠下頭髮，氣味味的向他講理：

「有話好說，你怎麼可以動手打！」

「打了就怎麼？」

「打你『老亂』！」唱歌的一欠身要撲過去。漂亮的人連忙坐直身子伸出兩手擋住他，一邊又開機關槍了：

「茶房茶房茶房！自相人拆我槍！」

漂亮的人咬了下唇坐在舖裏，沉默一會。忽然，他對我笑笑，點點頭，同我舉手談起來。

「三等艙裏雜七雜八的人太多！乘在這裏算我倒霉！」

「要清靜！還是乘二等房艙！」我說。

他很興奮來，一旋身，二腿伸出床外，垂在下面，一邊翹起大拇指對我說：

「我一响乘二等的？從來沒有乘過三等！這次！這次是朋友替我買錯了票……剛才向賬房掉二等，又掉不來；那個！你打我作啥？」

他忽然俯下身去，向他下面舖位裏的人高聲問。

下面舖位的人是個瘦小的老太婆，原來她正起身要去登坑，一頓碰在他垂下的腿上。於是他的腿被推了一把。

漂亮的人故意把二腿盪了盪，大聲說：

「一隻船裏，碰着些總有的！你要寫意你去乘二等房艙……唔，唔，你，你說……我腳又不生眼睛，誰叫你的

頭來碰我的腳？你自己該死。」

說着，得意他向我笑笑又故意把腿盪着，那個老太婆只得側着身子避開他的腳。

晚飯後，落貨色的艙口都已蓋上了板，舖好蓆子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四等乘客，男男女女擠在一起，搖扇子，聊天，女人的笑聲，老人的咳嗽，孩子的哭聲，煩煩雜雜哄鬧着，這些四等乘客大都脫了上衣，赤了膊露出半截大腿，好幾個女人穿着短褲子，汗背心，拖了拖鞋在乘客中間擠來擠去，上廁所去。

艙裏委實悶熱得怕人。有人說：外面在下雨。

我拿毛巾抹着胸脯上的汗。那位漂亮的人把襯衫袖子捲得老高，毛領帶也解下了，坐在床上拼命搖扇子。大聲叫：

「熱死了熱死了！要命！」

「你把長褲子同襯衫都脫去吧！」我對他說。他不理我，自管自搖扇子：

「禮貌總要講的！」一會他鄙視人似的灣了灣嘴角，像對我說，又像獨自咕嚕：「像這批人，這麼脫得精光擠在一起，男男女女，一些禮貌也不講！何要『肉感』！同豬糞差不多！」

他搖搖頭。可是用手帕揩額頭上的汗。我回轉身不理他。一會，再等我翻了身，只見他剛把長褲脫下，放到

腳後去，上身也只剩了一件背心。他一見我在看他，就拿着褲子蓋在腿上，仰天躺下，一雙手還在搖黑摺扇，一隻手還在抹汗。這麼又過了一會，他忽然低低的地說：

「熱得吃不消！」

一腳，把蓋在腿上的長褲子踢到腳後。立刻，又趕緊坐起來，把長褲端端正正摺好。他大概看見我看着他，就苦笑着向我搖搖頭：

「對不起！再一息連人也要烤熟了！三等艙不是人乘的！」他嘆了口氣：「我總不明白這麼天熱的，爲什麼大家都擠三等艙裏！」

「還不是爲了省幾張鈔票。」我說。他又嘆口氣。咕嚕起來：

「中國窮鬼太多，又沒有受過教育，這麼熱的天氣就擠在一起，真是要錢不要命！害人都不管！現在國家抽壯丁，爲什麼不把這批人抽去！」忽然，他又像開機關槍似的吼起來：

「茶房，茶房，茶房！」一個茶房應着他，一會走到他床下。摸了光頭看他。

「你把我的皮箱到啥地方去了！」

「唉，你，你又沒有交給我過！」

「什麼？你昏頭了！我親手給你的！」

「後來不是你自己討回去了！」

他瞪着眼，忽然去翻腳後的衣服，果然，那隻小皮箱

壓在衣服下面。

「唔唔唔」他向茶房點點頭又把皮箱放到衣服下面去，一邊說：「晚上有人偷哦！」

茶房不理他，走了。他躺下去，兩腳擰住那隻皮箱。

「靠不住靠不住！包險要給人偷去！」

他一邊又坐起來，把皮箱拿出，放在頭邊，正在躺下去，忽然又坐起，把一疊白西裝也拿到頭邊去放着，這麼一來，位置都放滿了東西，他的頭無論如何睡不下去了。

「傷腦筋！」他皺了眉毛，搖搖頭：「下次無論如何不乘三等！想省幾個船錢，反而弄得吃苦頭！犯不着！真犯不着！」

他就坐在那裏，搖搖扇子，揩揩汗，一臉孔的痛苦與懊惱。——我不知道他那晚有沒有睡過覺。

下期預告

審判

溫凡

梅家酒店

俞昭明

天剛矚矚亮，梅三姐就將「梅家酒店」的酒招子用竹竿撐着掛了出去，接着就忙掃地，擦桌，洗酒杯……：……一清早起來就忙，沒一刻兒歇停，等一切整理停當，老陽兒也就剛露臉兒，叫醒了母親梅大奶奶起來看家，又該上街買菜了。

梅家酒店在這荷塘灣開業才四五年，歷史不算怎麼久，可生意十分興旺，當初三姐的父親梅白大爺在世的時候，買賣可沒有現在好，就算有點剩餘，賺來的幾個錢也不夠這位大爺揮霍的，喝茶總揀頂好的茉莉香片，抽煙總是託人從城裏捎帶三炮台，樣樣窮考究。本來也難怪，梅家祖上可是有名有姓的官宦人家，一點不含糊。

梅白大爺的祖父梅謙，前清的時候，做過三品大員，戴過頂子，替過花翎，轟轟烈烈了一世。父親梅子和也是個飽學通儒，可是有才無運，做了一輩子窮教書匠

，就仗着老太爺在世的時候，掙下來不少的產業，所好還能守着這些產業，平平穩穩地度過了一生。

梅家是三代單傳，可是傳到孫子輩梅白大爺手裏，不知怎麼過的，不上兩年，就把祖上的田地房產吃光用光，只剩下荷塘灣這所店面房子，梅大爺還是好吃好喝，眼看就要不得了，於是有賺不過去的鄉親友好，慫恿梅大奶奶開了現在的梅家酒店。記得開張的那天，梅白大爺氣得整整躲出去一天沒回來，覺得堂堂梅府的大老爺賣了酒，簡直有玷門楣，一直到了晚上才死說活動地被拉回了家，又和梅大奶奶吵了三天三夜，就是賺在家裏，足吃足喝，任事不管。梅大奶奶樂得他不問事，從此一家開銷就全仗梅大奶奶和沒出嫁的三姐支持着，除賣酒還代賣下酒小菜外，冬天還賣熱湯麵，天一熱就改賣油炸餛飩。梅白大爺就這樣又坐吃了妻子女兒三年，鬱鬱不稱心的歸了西。

梅大爺過世後，梅家酒店的生意是越來越好，連三里路外的村莊上好喝一鐘兒的人們都跑到荷塘灣梅家酒店來喝酒。說也難怪，年老一輩子的覺得梅家母女無依無靠，當初又是從好日子裏過過來的，都存了這麼一點憐憫心，經常在別處喝酒的也都轉到梅家酒店來了！再加梅三姐兒很有幾分姿色，人又能幹，爽利，乾脆，燒得一手好菜，誰不想來一飽眼福口福呢？所以梅家酒店的生意是蒸蒸日上。

三姐買了菜回來，又忙着揀菜燒菜……

「媽你瞧今天買的牛肉好吧？」三姐揀着一籃子的毛豆在剝皮，望着正在切肉的母親說。

「不錯，倒是塊道地的黃牛肉。」把刀口在水缸邊上磨了磨快，猛然回頭望了望牆上被煤煙熏得焦黃了的月份牌：

「今兒是你爸爸的祭日呢？多快，已過世兩個年頭了！」梅大奶奶不勝感慨地說：「等會兒記着到祥發燭店請份香燭，再買串紙錠，恰好今天有燒牛肉，還有紅燒鯽魚，都是他活着時候愛吃的。」

「媽，剛才買菜的時候，我已經把香燭和紙錠帶回來了，」從籃子裏拿出來香燭紙錠放在供佛的條案上。

一梅大奶奶已經將切好的牛肉燉在鍋裏，端了張凳子坐在進後院的門口揀菜。

「我怕你忘了，大熱的天，那省得再跑一趟了！」

在荷塘灣，午前很少有人到酒店喝酒的，也難得有點門市買賣，所以上半天各酒店的生意都很空，帶賣熟菜的酒店就在早上將菜燒好，臨賣時放在火上熱一熱就算了！梅家酒店也是照樣的要到黃昏的時候才上客。

梅家後院門口的一棵千瓣石榴樹，花開得火紅耀眼，這是梅白大爺在世時親手栽的，梅大爺常常把小女兒三姐比做這一樹火紅的花。當石榴花盛開的時候，一和三姐曬了氣，就指着樹比仿她：

「你那激烈性子，你那熱火勁兒，就是這火辣辣的石榴花投的胎，那像個姑娘呀！熱得燙人。」

現在梅大奶奶坐在這石榴花樹底下，抬起頭來，火紅的太陽下火紅的花刺得睜不開眼，再加今天是梅大爺的祭日，更有特別的感覺，雖然梅大爺一生潦倒，拖累她娘兒倆不少，可是人一嘆了氣，留在活人記憶裏的，都是些美好的印象了！何況梅大爺生前這幾句話，把小女兒形容得再恰當沒有，就更在梅大奶奶的腦子裏打轉個不在了！

梅大奶奶前後共生過八胎，五個兒子都沒招住，三個女兒倒都留下了！兩個大女兒在祖母手裏就都嫁了出去，一個跟着姑爺到外省落戶去了！一個嫁在城裏，姑爺在縣衙門裏混差事，家道還算過得去，可二女兒卻微

娘家窮，兩年難得回來一次。梅大奶奶跟前就剩下小女兒三姐相依爲命，三姐長得比兩個姊妹都出衆，可至今沒說妥婆婆家，也難怪，姑娘太能幹，大刀闊斧，說話絕不饒人，喜歡跟男人說說笑笑，可誰也不敢惹惱她，「熱得燙人」這就是梅大爺給女兒下的判語，再加三姐本身也挑揀得厲害，這樣就把婚事給耽擱下了。

梅大奶奶坐在樹底下，看看火紅的石榴花又看看女兒，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受，想想隔壁雜貨店裏的秦大媽來替城裏曹家跟三姐提親不上一天了，曹家道好，小兒也生得端整，還搭着是世交，曹家老爺爺和梅家過世的老太爺是要好的拜把兄弟，官宦人家的子弟，沒有一點兒挑剔，現在在城裏還開着一家綢緞舖子，人家歡喜三姐能幹，家裏老的老，小的小，沒有個能主事的人，說好娶過門就當家，還把丈母娘也接都去一起兒過，這樣的人家可說是打着燈籠沒地方找，偏偏姑娘一個不願意，還說什麼這種人家祖上刮過地皮，子弟絕不會學好，早晚要敗個乾淨。誰要是答應了這門親誰就代她去嫁，幾句話搶白得梅大奶奶胃氣疼了好幾天，可也懶慢兒冷眼旁觀瞧出來女兒的心事。

梅大奶奶正在捉摸著女兒的心事出了神的時候，那邊三姐嘆了起來：

「媽，您這是怎麼啦！我四樣菜都燒好了，您連這

邊一點菜都揀不好，坐在那兒儘發楞。」

「就好，就好，我的姑娘。」說着，提了一籃子揀好的莧菜站了起來。

「你去炒吧！反正是自己吃的素菜。火剛加滿煤，用不着再添了。」三姐拿了一隻熟烙鐵花燙衣服，嘴內含了一口水，輕輕往衣服上噴着。

「誰的衣服！又拿來給妹燙，妹也夠累了！還要攪些事情做。」梅大奶奶看了看那身三姐燙着的又寬又長的白布褂褲，猜着是永泰新木器店李發的衣服不由得肚裏有點兒氣，伴作不知地問。

「媽，你就不用管了，反正不讓您費事。」三姐細心地燙着領口和袖口。

「孩子，妳可得放清楚點……」梅大奶奶整了一肚子話，不知從那兒說起。

三姐將燙好的衣服折疊着：

「媽，您放心，我並不糊塗。」

「李發那孩子人是不錯，挺厚道的，可是窮光桿。」

梅大奶奶單刀直入地，可斜着眼兒偷偷瞞女兒的臉色：「再加趙四的女人小桃死纏住他，這種女人真沒見過，爺們剛出外一年，就不安份起來，張三也好李五也好，只要是個男人，都是貢尖兒。妳那門得過那種狐狸精似的女人，我看……」

「媽，您少說幾句行不行，燙這麼兩件衣服，用得着您這一大車子話嗎？」三姐很知道母親的脾氣，不堵她兩句，她會嘮叨下去沒完的。

「我是模樣爲妳好，妳不聽就算數。」梅大奶奶將炒好的菜盛在碗裏，又壓了一甬子冷水在火上，賭氣進裏屋歇着去了！

上半天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三姐拿了隻鞋底在拉着，一邊兒細細尋思剛才母親講的話。忽然一陣熟悉的腳步聲，一抬頭見是李發走了進來。

「喝！天真悶，才交五月，就熱得透不轉氣兒，許要下雨。」衣鈕敞着露出結實的胸脯，手裏還提了一籃子水蜜桃。

「從那兒來？快坐下歇歇吧！」三姐趕緊從桌上茶壺裏倒了一大杯茶，放在他面前。

「從方橋來，這桃子是老韓家送我的，想起了妳愛吃這個，就帶到這兒來了！」把籃子放在桌上，端起茶杯來一口氣喝完。

三姐見他滿臉都是汗，又找了把扇子遞給他：

「這麼悶熱的天，能歇歇就歇歇吧，幹麼還要到別處趕活呢？」

「韓家要做兩條板凳，跟我提了好久了！趁今天早上沒事，趕完了也算了卻一件事。」張望了一下屋裏：

「媽呢？」

「裏屋歇着去了，」三姐把將才燙好了的衣服用一塊大手巾包了起來：「你拿來的衣服已經都洗過燙好，我反正上半年沒什麼事，以後你儘管拿來洗好了。」

「勞您駕，我的好三姑娘。」李發把衣服接過來放在桌上，順便握住了三姐的手，熱情地：「妳待我這纔好，我應該怎樣謝妳呢？」

「還不是全憑良心。」捧脫了他的手：「只要你少氣我，比什麼都強。」

「老天爺在上，我李發一輩子不會虧待妳。」指着天，一本正經地。三姐接着說：

「也一輩子不會虧待小桃。」

李發立刻漲紅了臉：

「三姐，妳要弄明白，那是兩樁事。」

「我很明白。」斬釘截鐵地，咬着牙：「反正有她沒有我。」

「三姐，相信我？我總有一天對得住你，」向前來拉三姐的胳膊，三姐閃開了，擰着嘴，鼓着腮幫子：

「我等着有氣，我等不了，李發，你放得爽朗點，別一隻腳踩兩條船，不錯，長線放鴿子要往遠處騰。可線長會斷的，鴿子也就飛遠了！」

「三姐，妳可別這樣，我一切心裏有數，絕不會辜

信妳。」哭喪着臉兒：「我一定跟她斷，妳看我李發有沒有這個種！」

「我不管你，咱們是一切走着瞧。」三姐還是纏緊了臉兒。

「好，妳放心，我絕不會把自己的前程毀在這不要臉的女人手裏，讓鄉親父老瞧不起。」態度顯得很堅決。

「我也這樣憑信你。」三姐的口氣軟和了許多：「朋友妻，不可戲，趙四素常待人不錯，就憑這點，你也不該上小桃的套。」

「三姐，妳真不知道這女人是多黏多膩，我這回一定把法子甩掉她，我……心裏甭提多難受……」李發皺緊了眉頭，推心置腹地說。

三姐見了李發羞愧難當的樣子，忽然生了不可言說的憐憫：

「甭提了！只要你自己清楚就好。」又替他斟上一杯茶，捧了一把溼手巾遞給他擦臉：「你就在這兒吃中飯吧！今兒有紅燒牛肉。」

「不，店裏還有朋友等着我呢？」看了看桌上的那隻坐鐘，小針已經指過十一點，拿起了三姐代他洗好的衣服站了起來，又覺得立刻走不大合適，正躊躇着，三姐已經看出了他的不安：

「那就請便，快走吧；別就誤了您的約會。」李發正急着時間不早，小桃在家要等得不耐煩了！況且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斷絕她，就格外不能辜負人家最後的盛意。見三姐如此說，也只好硬着頭皮走了！心裏略略想：「我反正對得起你，報答有期，也就覺得無愧於心。」

三姐看他走遠了，心裏忽然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悵悵，沉思了一會兒，剛強地把頭昂了昂，雲那間臉上的煩惱都隱藏得沒有了影子。忙着找出祭祀時應用的東西，把它一樣一樣地擺好，大聲叫道：

「媽，您出來點香呀！時候不早了，該給爸爸上祭啦！」

* * *

老陽兒剛落了山，梅家酒店已經滿座兒了！忙得三姐，溜溜轉。荷塘灣小學校校長李樹人和天生堂藥舖帳房吳立本坐在一張桌上。

吳立本話沒開口先長長嘆了一口氣：

「這種日子怎麼過呢？剛停戰不久又開仗啦！而且是自個兒打自個兒，到處抽壯丁，這不是活活把人逼得沒路走嗎？」

「可不？」李樹人非常同感地：「納稅徵糧，物價還是飛漲，這年月別說吃大米白麵，十家倒有六七家連

雜合麵小米都吃不起，那還會有錢供給孩子讀書，下學期學生退學的有一大半，這學校還怎麼開辦得下去。」

「誰都是過一天算一天，今天不知明天怎樣打發過去。我奇怪，這算是咱們打了勝仗啦！是頭等國啦！怎麼還是不改樣兒。什麼時候才能熬出了頭？」吳立本是個有志的年青人，中日開戰的時候初中剛畢業，爲了家鏡日艱不得不在舅舅藥舖裏暫且管管帳，可時時刻刻都惦記想法子升學。現在眼看是完全絕望。可就這年青人給毀啦！終日唉聲嘆氣地，打不起一點精神來。李樹人和他還沾些親戚關係，見他緊鎖雙眉，愁苦着臉兒，也代他十分難過，可又想不出什麼話來解勸他。拿起壺來斟滿了兩杯酒，遞了一杯給他！

「愁也是白愁，六親同命，總要挨着日子往下混。咱們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喝個痛快再說。端起了杯子一飲而盡。」

另一張靠窗桌子上，坐着三個老頭子，其中的一個，瘦得像風乾人兒，鬍子已經全白了！左手裏不住的轉着兩個胡桃，身上穿了件杏黃色的洋綢綢衫，外面還加了一件黑紗夾裏的小背心，完全是前清遺老的打扮。這是個脫了時代的節的老怪物。曾經在清廷裏供過職，做過宣統皇帝的啓蒙老師，所以一輩子忘不了皇上家的恩典。動不動就脫口而出「想當年我在宮裏的時候……」

鎮上的人因此也非常尊敬他。他複姓端木，大家都喜歡尊稱他一聲端木老，端木老，也就變成了他的通稱。坐在他對面的是個黃臉胖子，那是本鎮的大鄉紳黃五爺，帶了一幅光度極深的眼鏡，兩隻三角眼睛總歡喜在眼鏡底下打量人，在荷塘灣還有着相當的殘餘勢力。打橫的一個年紀較青，可也有近五十歲的光景，那是黃五爺的遠房姪子黃八少，從他的眉梢眼角還可以看出當年也是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他們輕輕搖着紙扇，慢條斯理地喝着談着：

「聽說外面這兩天市面很不靖，城裏一天搶案要有五六起。」端木一邊轉着胡桃，一邊拂着胸前的長髯：「這都是民國鬧的，早先再荒的年月也從沒有這樣亂過。」

「是，民國以來，是愈來愈不成樣了！」黃五爺和八少同聲附和着。

端木端起杯子來抿了一口酒，又拈了一粒鹽花生放在黃在嘴裏咀嚼着：

「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八年的烽火，人民的道德更淪落盡了！」

「端木說的是，這一次的戰爭，連三尺幼童都學會囤積居奇。最寶貴的赤子之心都變了色，別的就更不用談起了！」黃五爺緊皺雙眉，搖了搖頭。心裏可正懊惱

着，最近買賣上的失敗。

黃八少爺站起來，代每人杯子裏斟滿了酒，又微欠着身子坐下！

「聽說最近城裏的店舖被債逼的關掉有二三十家，連最老的舖子瑞和昇綢莊都在內，沒有一個生意買賣人不叫苦連天的。」

「這年月連有辦法的都感到束手無策，難怪窮人要臨井投河了！」黃五爺，不勝感慨地說。

「照我看中國這樣攪下去怕要無救，除非有誰起來能夠推翻民國，把這散亂的局面重新團合起來，那也許還會有點希望。」在端老失望的臉上，因為美麗的期望，也露出了一絲興奮的情緒。

「就怕英雄無用武之地。」黃五爺感到民國以來，自己在荷塘灣的勢力削弱了不少衝口而出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也許時勢會造英雄。」端老仍舊從好的一方面安慰着自己。

「是，中國只要出來一個能降龍伏虎的人，立刻會轉危為安的。」黃八少爺順着端老的脾胃敷衍着他。

三姐從別桌上走過來張羅着：

「三位老爺，還要添點什麼酒菜嗎？」

端老望了望桌上，作主地說：

「夠了，用不着再添什麼了。」

三姐笑了笑，翻着鸞鴻轎走到別桌上去了！

當中的一張桌子上最熱鬧，差不多都是鎮上的年青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擠滿了一桌子。改用茶杯代酒盅在猜拳賭酒。

銅匠魏小狗子連輸了三次拳，有點急了眼，伸着拳頭對豆腐店的小二楞子說：

「我賭你姊姊。」

小二楞子楞楞地：

「我姊姊可是有了人家的人，你可別混說，爲什麼不拿你的小桃打賭呀？」

「你嘴裏放得清楚點，我和小桃是早就橋歸橋，路歸路，你要是瞞着桃子眼紅，想摘下來嚐嚐，儘管摘，沒人管。」說着，想起了自己和小桃的一段經過，不覺笑了起來，拳頭倒放下了。

「好，可是你教我的，要是李發找到我，我就說魏小狗子叫我摘下這古爛桃子嚐嚐的。」小二楞子一說，一桌都笑了！

「沒關係，你儘管推到我身上好了；」魏小狗子拍胸脯：「李發他可沒這個資格管小桃。就算小桃的當家漢跑四跑回來也只好乾瞪眼。誰叫他把個偷人精養在家裏活現眼呢？」

三姐見客人們都吃的喝的不差什麼了。也就走到中間桌子來，聽聽他們談些什麼。

談到小桃，大家更有精神，又要了二斤酒，大家也就不再想到猜拳。

「小桃這種女人真有一手兒，趙四出去不到一年，她找來的戶頭，少說也有一打。」發言的是永恆昌切麵舖的掌櫃何泰。

「您別代她窮要臉了！趙四在家的時候，也有這個數目了！她什麼事情可也瞞不了我。」說這話的是在小桃門口擺攤貨攤子的金禿子。

「可誰也沒有李發跟她攪的日子長，連前帶後交……」魏小狗子話沒說完，小二楞子就把話頭搶了過來：

「別吃乾醋，你也不短呀！」

「這女人真得給她點苦頭吃吃，把男人要在手指頭尖上，玩膩了，就一丟。」賣燒餅的老山東憤憤不平地說。

「老山東，你別說風涼話，你要是被她揀中了，包你東南西北都認不得。」小二楞子笑着說。

「我，我會被小桃看中？」老山東指着自已的鼻子！「老麻兒要從西天出啦！」

「我看李發這個小子被小桃迷昏啦！小桃叫他往東，他絕不敵朝西。百依百順，比自已生的兒子還服貼。」

所以小桃也捨不得丟開手啦。」何泰說得熱起來，拿起破草帽當扇子搗。

「可不，李發活活被小桃給治住啦！他們也真夠皮厚，出來進去的都成雙作對，手牽着手兒，比真正兩口子還做得出來。」金禿子站起身來瞧了瞧桌上的酒碗差不多都空了！拿起酒壺來正預備代大家斟酒，卻被旁邊站着的三姐將酒壺接了過去。

「您坐着吧！我來斟。」三姐給大家斟滿酒，又找了只空碗代自己斟滿一杯。

「我來敬大家一杯酒。」三姐舉起來自己的酒杯。

「謝謝三姑娘。」都站了起來喝乾了。

「三姑娘是海量，我主張每人回敬三姑娘三杯酒。」

魏小狗子看見三姐這樣高興，湊趣地說。

「好，好，贊成，贊成。」大家羣聲附和着。

三姐也並沒有推辭，又到櫃台上篩了一大壺酒和這些人們豪飲起來。

來，來，來，我再和你們每人對飲三杯。」幾杯酒下肚，三姐熱了起來，將牌鈕解了，露出來裏面一段酥胸，襯托着紅撲撲的鴨臉蛋兒。兩隻星眸似睜微閉，拉着小二楞子划拳，拉着金禿子喝酒，拉着……

大家都有點神志糊塗，心裏晃蕩蕩的，說不出的醉意，可誰也強自鎮定着，望着三姐那紅得像五月裏石榴

花似的臉，都暗暗地在心裏警誡着自己：「這是一朵火紅的花，火紅的可以燙手，碰不得。」

酒闌人散後，三姐站在院子當中楞楞望着天，天上空蕩蕩的只有一個月亮，是下弦月，彎彎的，缺了大半個，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和美麗。三姐望望天空，望望月完，不禁望出了神。

天氣漸漸地更熱了起來，毒辣辣的老陽兒，照着大地，照着荷塘灣。

三姐今天特別的高興，一邊揮着汗，一邊燒着菜，嘴裏還哼着小調兒。

她有條有理地忙着，不一會兒，已經燒好了五六樣菜。

上午的事情都做好後，先洗了把臉，又把頭髮擺光，換了件乾淨衣裳，然後把這兩個月來偷着功夫做的一對枕頭和一雙拖鞋用一條大手絹兒包紮了起來，又揀兩樣菜放在提盒裏，告訴母親她出去會兒就回來。很興頭地走出去了。

梅大奶奶望着姑娘背後的影子，想起了幾天前小二楞子他們一夥兒又聚在店裏談的話，據說是小桃又和李發斷了。可是三姐在自己面前特別表明李發斷的小桃。

梅大奶奶在心裏暗暗警告着；不管誰斷誰，只要這段姻緣不受牽絆能夠美滿成功，她也就謝天謝地了！

三姐心裏高興也並不覺得天氣太熱，很快的就走到了永泰新木器店。

「李發在店裏嗎？」笑咪咪地問站在門口的夥計。

「在店裏，您請裏邊坐吧！」夥計使了個眼色給站在旁邊的小徒弟，叫他去通報李發。

三姐聽見李發在家，就逕直往李發住的院子裏走，小徒弟已搶先跑了進去。

「哟！可不敬當。」李發氣急敗壞的迎了出來，趕忙接過三姐手裏的提盒。

「我特地來給你拜壽的。三姐堆着滿臉的笑，一邊說着一邊往屋裏走，剛掀起了竹簾子，就嗅着了一鼻子怪香水味兒，不覺心裏一哆嗦，鎮了鎮神，跨大了步子走了進去。

屋裏方桌上已經擺了四樣菜，還放了兩雙碗筷。

「噫！已經有客人來過了！我來的可太不是時候把客人給趕走了！」三姐四處打量着這間房間，她記得套間裏有個門是通到後面院子的，可是不便進去張望。

「沒有，沒有，這是這裏掌櫃的不知怎麼打聽出來今天是我的生日，特地在外面叫來四樣菜，說陪我喝杯酒兒。剛剛有事走出去，就要回來的。」李發急中生智會忽然想出這麼一套話來應答。

三姐在床角邊發現了一塊花綢手絹，可就一切心裏

都明白了！仍舊淡淡地說：

「既然有人給你從解子裏叫菜上壽，我那燒的不像樣的菜就不便拿出來了！還是帶回去留着自個兒受用吧！」

「那兒的話，解子裏叫來的菜，那兒有你三姑娘親手燒的好呢？」李發陪着小心說。

「你別儘攪好聽的話，李發，咱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心裏可明鏡兒似的。」再也壓不住火兒了。

「三姐，你……你可別……別這樣。」李發急得直結巴。

「不這樣要怎樣，任你欺實不成，你算瞞錯了人。」捏緊了那個始終沒放下來的手絹包兒，從地上將提盒拾起來，把竹簾子使勁一擰，憤憤地走出了門外。

「三姐，你也容我說說清，你……你請回來坐會兒，我……我有好多話要同你說。」李發追了出來，苦苦央求着：「我……我絕不會辜負你的。」

「再也沒什麼可說的，我再也不要聽您那套車咕嚕話。您請回去喝酒取樂兒吧！」憤恨決絕地。

三姐加緊了步子，一口氣跑回了家，進門就將屋簷外掛的酒招子摘了下來，接着就將店面都上了門板。

梅大奶奶見女兒忙的一陣風兒似的，簡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

「媽，你把問壁兒的藥大媽找過來，就說我願意，我答應曹家的親事。叫他們訂個日子用花轎來迎娶好嘍！」三姐發狂地笑着：「咱們的店今天起就開門，您也苦夠了！跟我過去享享福不好嗎？」

「孩子，你這是怎麼了？別是中丁暑，我去找點兒痧藥水去。」急得梅大奶奶滿頭大汗。

「媽，我清醒白醒，一點兒沒中暑，是我回過味兒來了！嫁到曹家千好萬好，爲什麼我要不答應呢？」三姐楞楞地望着頂牆，又發狂地大笑起來：「媽，您怎麼不代我高興呀！您瞧您板着臉兒，笑都不笑。」

梅大奶奶這時候的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覺不出是酸是苦。瞪着眼睛瞧了瞧女兒，又瞧了瞧牆上掛着的那張丈夫生前的遺像，女兒的玉容慘淡，眼淚隨着笑聲亂彈，再也找不出那石榴花似的模樣了！也不由跟着吊下了眼淚，走到三姐面前，輕輕拍着她的背：

「孩子，您靜一點，誰都不怨，只怪咱們娘兒倆命苦。象天保佑吧！」

荷塘灣梅家酒店從這天起關上了門，一天兩天過去了！一月兩月過去了！再也沒開過。

* * * * *

康梁演義的作者

陳家雄

偶然在舊書舖裏買了一部石印的康梁演義，起初讀了以爲作者迂腐可笑，捏詞謾罵更爲可惡。但後來想想，覺得這部書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作者寫這書的用意，作者本身的苦悶都很顯然。

全書四卷，每卷十回，共四十回，不明著者爲誰，印者爲誰，也無年月日，只在扉頁上寫着「維像康梁演義，子明死署」的字樣。子明死是誰？是著者還是印者？一時都無法知道，這是有待博學者來考證的。

我在這裏，根據此書，只想來說明作者是何等樣的一個人。

此四卷爲正集（續集未見）雖說是康梁演義，其實完全在寫康有爲一個人，梁啓超雖時有提及，但極含糊。我意作者是在北京經常接觸康有爲的所以寫得這麼多，梁啓超爲常在廣東與上海所以寫得少而簡了。

因此，我以爲作者是住在北京的。

作者住在北京幹什麼行當呢？我以爲作者是一個做官的，你看他對科舉種種，官場形色雖講得很枯澀，但却是十分詳細，同時，對康有爲與反對康有爲者的奏本

，都一篇篇全寫了下來。（是真是假暫不去管它），書中一提到皇帝與太后就加以空格抬頭，非熟於官場者，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事。

作者在書中盡力罵康梁，說他們二人是大奸大惡離經道的人，說二人是二十人宿中的奸惡狡詐的心月狐與盧日鼠餘凡降世後，狼狽爲奸，攪訟詐財，搗毀納官；說康有爲的立志改革朝政是謀逆篡位之野心，康有爲的聘用新人，進行維新是——是什麼呢？連作者沒有明確的定義，只說是大奸惡，又說是妄妄是然，再說是違背皇朝成制，也說是妖言惑衆。

但，作者寫到康有爲到了北平游說在朝大官又一些大官們附和康有爲主張，同康有爲上條陳皇奏本，皇主准其所言，都沒有絲毫不合理的地方。更奇怪的是康有爲的主張，不論寫在條陳上或者他自己在思想，也都是十分入情入理。譬如說裁寺院作者寫康有爲對僧道的意見說：「那些和尚道士，平時住着高房大屋，將各處騙來的錢，以爲己有。過着富紳大賈，又百般騙作什麼如來佛，救苦天尊，花言巧語，說得大家相信……那些惡

僧邪道，得些產業，便居移氣養移侍舒服起來。還有一種叢林內的方丈伏着官紳勢利忘却自己本來面目，居然……捐入乘輿，前呼後擁，外記清靜之名，內多曖昧之事——這不是作者在罵和尚道士麼？所以到了下回寫到尼僧改法保釋，寺產產業，作者就很明顯地把這批光頭們調侃了一事——由此可見，作者也是十分同意康有為的維新的。

同時，寫到戊戌政變事敗，康梁遁逃，譚嗣同等一批人被捕受審時的一副神態，也沒有搖尾乞憐的樣子，他們在獄中吟的詩，很有志士顛沛無畏的氣概，林旭就刑的冷笑，同所作前詩，作者在十分有意的寫在書中。

這不是一個絕大的矛盾麼！帶着欽佩的神情。

因此，據我看來，作者是一個在京爲官，而與康有爲一批人有關係的人，大概康梁事敗，與他們有關係的人就都倒了楣，或者可能倒楣，於是不得不向當道者表明一番心跡，或悔過一下，以求免罪，於是寫下了這部

書來頌贊我朝皇上。似乎這位作者，還有一些良心，雖對康梁謾罵侮辱，不遺餘力，但在另一方面，因爲愛了康梁思想上的影響，不時也流露出同情的意思來。——這是處在新舊交替時期，一般脆弱的知識份子的矛盾與苦悶。

說作者在思想上受了康梁的影響，這裏可以再找一些證明，第一，作者對洋務頗知道一些，科學常識也有，譬如：知道彗星有萬一和地球相撞的危險，不受過科學教育，只讀了天官書的人是不能知道的。再看他到了說儒釋道三教會罵康有爲，就把如來佛，元始天尊，孔夫子，寫成了三個小丑，——作者腐儒與迷信的厭憎可想而知。這也能受過科學教育的人不大能做到的事。

然而，這書的作者，固然有他可取的地方，但他捏造事實，歪曲歷史阿諛清朝皇太后，着實是可恥可卑的。智識份子因動搖而造成了罪惡，同他自己人路上的極大的污點難道是可以寬恕的麼？

詩者

的

住宅

印度故詩哲泰谷爾早年在加爾各答所住的房屋現已由加爾各答政府收買，

爲印度文化的紀念物。該屋代價爲五十萬盧比（合美金三萬七千五百磅），屋主是

一商人，初不肯脫售，但經政府以特別權力協助泰谷爾紀念委員會，始得如願。

• 軍島 •

★薩洛陽·原作★

軍中喜劇(二)

★藍依譯★

一天傍晚，當我坐在兵舍之前的木堆上面，閱讀我在鎮上買來的，一本名叫「戰爭之藝術」的書時，哈萊，果克蘭身於木堆的另一端，我看見五個軍人，其中有一位老日姓，從郵遞處那口角落裏走來，逕向木堆，從他們走路的样子看來，我能夠說他們是重要人物，你能夠，從走路的姿態中分別普通兵和軍官，這並不是指軍官的走路比小兵來得優美，這屬於別的事，甚至離開一段路，你便可以看出一個軍官在感覺他是被注視着，或則被高級軍官所注視，或則被縱列和士兵所注視，同時你可以看出他在想他是當代一員相當重要的人物，又如他所想的——沒有陸軍上尉那般重要，假使他是陸軍中尉的話，但是比起軍隊中絕大多數的人來得重要了，或者，就因為那個原故，比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也來得重要了，我則不看看見了上校肩上的銅章從而知道他是大人物，從一個團體裏面他走在別人中間的腳步樣子看來，我認認得出了，他的步伐比走在他身邊的中校稍為重要一點，而中

校又比走在他身邊的兩位上尉稍為重要些，第一個中尉是那個體中稍嫌無用之輩，而且最重要的人該是平民，他是羣人中最年青的一個，或許不到廿六歲或廿七歲。

我們現在聽見他們的聲音了，哈利拉長了臉。

「讓我們聽他們說話，」我說。

人們彼此都很高興，像軍隊人物那般特別的樣子，而同時他們亦很小心，上校頗為能幹，他剛從一個大公司的，有名的部門中出來，但是他的話，在我聽起來，頗為無聊，我推測那個平民大概是一位新聞記者，被報館派來描寫一部連環小說，敘述人們如何在軍隊裏過活，當時我聽他說：

「雷米敦上校，我不知是否我能夠和一二位你的手下談話嗎？」隨便那一位。」

於是我聽見上校在說：

「隨你的便，琪。」

很快地，聲音太近了，便不令人舒服。而第一件我知道的事，便是整個他們的一羣已走到木堆四周了，在那裏他們能夠看見——哈利，果克蘭和我在能夠決定怎麼一羣之前，他們看見了我們！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看見我們特別是上校，哈利假裝他不知道他們已在當地，開始唱得更高了，超過他應該唱的高度，他唱得高的原因，在於假裝不知道有人在他的身邊，所以，應該是我來假裝正經事了，然而不知道什麼才是正經事，我跳了起來，發覺我很近地站在人們的面前，這使我發呆，即使如此，我拿去右手所執的書，所以我能

夠自由敬禮了，於是我便敬禮，除去平民，所有的人都還了禮，而上校說道：「隨便一點，孩子。」故我知道他企圖感動新聞記者，他希望新聞記者得到一個影響，以為他是個好人，所以，看見了書本，他說：「追上了家庭功課沒有？」

這個時候，哈利已經站了起來，當這樣做已經太笨的時候，他敬禮了，但是他像煞極其從容地在敬禮，妙呀！其時便發生了極其難堪的局面因為哈利敬禮得如此地慢，軍隊人物看到迅速敬禮的，機械式之反應，便遭到傾覆了，沒有一個人移動以回答哈利的敬禮，同時哈利也不放下手來，他就站在木堆上面，敬禮不動，經過一段難堪的時間以後，上校很光火地回了禮，所有其他的軍官學他的樣子做，至此，他們全部騷動着，他們希望沒有到我們這裏來，我這麼地猜

想。

時候隔得太久了，自從上校問我是否已經追上了家庭功課，我不以為回答是合時的，故我也站在那裏，新聞記者打破了僵局當他說：「雷米敦上校，我能否得到你的應許而和這些人談話？」

這個時候，上校並不感到十分的愉快。

「我巴望你能夠隨意地和任何人談話，」他說，「隨便什麼人。」

新聞記者看看哈利，微笑着說，「為何你會歡喜軍隊？馬克。」

哈利沒有笑容。

「我並不歡喜軍隊，」他說，「我的名字不是馬克，它是哈利。」

「你的最後一個名字是什麼呢？」

「果克。」

哈利走下木堆，我以為他將要和新聞記者以及軍官們站在一起，回答若干問題，然而，沒有第二句話他轉身走開了，我猜他到郵遞處或者影戲院去了，就此遺下了我，我能夠看出上校在痛恨哈利曾經所說的話，和曾經所做的事，所以我決定嘗試把局面改善一點——第一是爲了哈利，再次爲了上校他自己，因為我不歡喜看見一個人那樣地失去常態，不管他是誰。

「今天下午哈利得到他的父親的一封信，」我說，「他的母親病得厲害，他的父親以爲她是將要死了，他哭了整整一個下午。」

當我說話的時候，我走下了木堆，我把眼睛瞞着上校，看他如何接受這些話，確信他會好好地接收下來，他得到慰藉了，試舉其一，我感覺到他在對我致謝似地，爲了我把他推出了難堪的場合，這位上校相當伶俐地看到了保持報紙上好名聲的絕妙機會，而他個人的好名聲，就是同情哈利的悲哀，然而，同時我又看見他是多麼高興哈利的母親將要死了，因爲那便意謂哈利並不是真地討厭軍隊，他不歡喜母親將亡的消息，那又是另外的事了。

「是的，」上校說道，看着新聞記者，「我想那個可憐

的孩子遇到感情上的危機了，高特靈少校，你願意果克小兵得到特殊的回家准假嗎？我希望那個，孩子乘下一班車出鎮，歸家數天，我希望兵營中所有的人都能照顧我們——指揮官們——都是他們的的朋友，讓小兵果克立刻回家，少校。」

「是的，先生，」少校說，「明天早晨，我將照顧關係這件事，的一切事務。」

「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天曉得！」上校說道，現在！立刻！

上校轉身向我。

「那裏是小兵果克的家？」他說。

好罷，我知道哈利的家是在舊金山的「朝陽區」，離開我和爸爸慣常住的地方不遠，但是我不願意製造任何麻煩因為我知道每晚有二班或者三班火車到舊金山，我想假使我告訴上校說哈利的家在何處，則少校將使哈利乘下班車回家，很快地每個人都知道哈利的母親其實沒有病，而哈利以及我倆的人都要遭到困難了，所以我想應該說哈利的家離開很遠——如此地遠，使上校放棄讓哈利乘下班火車回家的念頭，同時讓哈利繼續悲哀下去而感覺到滿意。

「他的家在阿拉斯加，先生，」我說。

「阿拉斯加？」上校說。

「是的，先生，」我說。「是阿拉斯加人。」

「阿拉斯加的什麼城？」他說。

「佛朋塔。」

「高特靈少校，」上校說，「找找看，什麼飛機登記着要飛到佛朋塔去了，讓小兵果克乘次一班飛機——給他一個特別的優先，假如他需要若干錢幣，供給他算我個人的。」

「是的，先生，」少校說着走開了。

「年青人，」上校對我說，「去找你的朋友，他將回家了。」

「是的，先生，」我說着，轉身要走，但是這位新聞記者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華斯萊，傑先生。」

「打從那兒來的？新聞記者說。」

「舊金山。」

「當你是平民時你幹什麼的？」

「不幹什麼。」

「不幹什麼？」

「我浪費了若干時間找尋職業，我會經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是，大部份時間我是閒暇着，我的父親參加過上次大戰，他得到了一筆年金，因為他曾經受傷，所以他和我常常有着足夠的錢過活了。」

「你的父親做什麼事？」

「不幹什麼。」

「你的父親現在何處？」

「我不知道。」

(未完)

吳曉邦

他和他的舞蹈

馬思聰

關於吳曉邦的舞蹈，第一，我們決不能看作「交際舞」之類來說。他的舞蹈，是通過了戲劇藝術的，並且都帶着像演劇一般的故事性的舞蹈，在戰前，他最拿手的好戲是一齣「傀儡」的舞蹈，這個劇目就啓示了一般出賣祖國的小人，壞蛋，況且他的表現力非常驚人，除了用美的動作之外，而極度的顯露一種意識的力量。

他是一位有學識，有修養的舞蹈家，可惜，舞蹈在中國是沒有被廣大人士所深切瞭解過，當「八一三」之前夕，他帶領了他的同伴們走了，走遍了大後方，他有一個目的，他說：「瞬間藝術是有尺度的，」因為他認為一個集團內或一個社會內有各種階級，各階級之間因為利害關係常常會發生衝突和鬥爭的現象，可是各個階級中間也有一個共同點，所謂尺度就是用這個共同點來估計和批評的尺度，譬如以前，當日寇佔據整個上海的時代，上海是中國的玩地力，上海也有各種不同階級的中國人聚在一起，平常是不大親睦的，可是，那個時代是日本法西斯強盜進進了上海之後，我們上海的中國人，正爲了祖國和自己廣大國

土的淪陷，全上海的人不得不都一致團結起來服從領袖，這就是個共同點，這種團結關係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真理，因此，我們就要用這種真理來度量我們的演出，當然，我們就不必要去抄襲倫敦或莫斯科的上演，而我們的演出就應該是合乎我們的時代，背景，及我們大家的共同點而上演，這就叫做現實的藝術作品了。

綜合以上吳曉邦的觀點，他是最明白「瞬間藝術」的需要的，所謂「瞬間」的藝術，他是指示着舞蹈、音樂與戲劇、空間」的藝術則是指繪畫、詩歌、小說、彫刻等。

我會看過吳曉邦約舞蹈的上演，我覺得他的舞蹈是含有一種特性，這種特性是代表了他的創造力，他可能是根據了這些特質而永遠接近現實，深入羣衆中去尋取他的舞蹈的素材的。

他的故事並不複雜，而且非常簡潔而明顯，只是他在淺淡的故事中盡量的用舞蹈的美和動作中去刻劃，他也有用音樂來幫助，但在他的舞蹈中音樂並不十分重要，有時沒有了音樂也可以表演。

有人指吳曉邦的舞蹈不是西洋舞，而純爲東方方式的舞的脫胎，但竟有人說，吳曉邦的舞是從日本來的，不知是從東京或西，總之，他確實是一位聰明的藝術工作者。

和吳曉邦同一性格的舞蹈專家現在上海有一個人，他就是夏原，聽說夏原就是吳曉邦的學生，莫怪他與他的言與行，以及藝術的路線是朝着一個方向的呢。



談中國電影

孟度

今天的中國電影處在資金缺乏，技術落後，和創作不自由的條件下，發展起來是相當遲緩和困難的。尤其是美國片排山倒海的輸入，使這新抽技條的瘦小的植物更如受着狂風暴雨的侵襲！但打擊雖然不小，它爲祖國的人民喜愛它，支持它，所以它將要和祖國一樣有翻身出頭的一天。

現在把作者所知道的一點關於中國電影的情形大略地來談談，從這方面也看到將來發揚光大的雛型。

勝利以來，中國電影也有好多片子出來過了，這中間只有「聯華」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和「中電」的「天堂春夢」比較是令人滿意的作品。這也可以得到一個很明顯的教訓，越是描寫真實，反映生活上的哀樂，越是人歡迎，受人喜愛。吳永剛先生編導的「迎春曲」

雖然祇是表現某部分知識份子對於過去生活的懷戀，但這種懷戀也是發源於知識份子對現實不滿的一種發洩，是有着親身的

體驗的東西，所以大家歡迎「迎春曲」，和「忠義之家」比比，吳先生是走上一條真正創作的路子。這還不夠說明，影片要賣座的關鍵在那兒嗎？或者說，陳燕燕和劉瓊的片子照樣可以賣滿堂，但是試問，假如讓陳和劉演些比較有骨子，有內容的，和我們的實生活發生密切關係的片子，豈不是要比千篇一律的「哀感頑絕，慘絕人寰」要好得多嗎？

說到這里，似乎也該來談談中國電影的編劇問題。好像在我們的印象里，中國影片一向是導演自編的，彷彿導演們覺得電影劇本還不是那麼費事，就揮手自己來，或者是他們不肯把這碗編劇飯讓別人來吃。但是圈內人都明白，戰前幾張成功的好片子，雖然大都頂着某某編導的名字，可又有那一部不是有旁人在暗中噙心瀝血，創作出劇作，甚至

導演手冊似的劇本來，幫助完成一部作品呢？劇作者是一個專門搜集題材，帶着感情把一個個的角色和一件件事情在自己身體里醞釀，最前才痛苦地產生的，他當然下了一番心血，他富有他的經驗和方法，所以除非一個導演也能夠像劇作者一樣的懷胎，生產，那末他還是該把這項工作繳出來，讓劇作者去做「母親」，而導演自己處在「父親」的地位，盡栽培，撫育的責任。

目前各電影公司大部分都採用了「編」「導」分工，經常請了許多作家撰寫劇本，或者收買劇本，這是好的現象，大家漸漸對編劇也注意起來了，聽說「文華」出了高價收買好劇本，存發在那兒預備隨時拿出來應用，「中電」特設一個編劇科，負責編寫和審閱劇本，「國泰」也有一個「編審委員會」做着通過劇本的工作，而「聯華」的關於劇本的會議更是多得出名，一次一次不厭其煩。

導演方面，這幾年新崛起的寥寥可數，大部分仍是舊人。沈浮先生是很有

前途的一位，不管他的「聖域記」還有毛病，還不夠完美，但「天堂春夢」發揮了他的才能，他是有正義感的一位新導演。「中電」方面還有陳麗庭先生，是以嚴肅和一丝不苟的製作態度出名的，「遙遠的愛」拍得相當「遙遠」，這種作風和精神應該是導演工作的表率。當然，「聯華」的史東山，蔡楚生兩先生始終沒有給人失望過，繼「八千里路雲和月」之後，我們該寄望於「八年離亂」，而鄭君里先生的公導，也值得我們刮目相看，在理論上我們已經知道他是修養很深的。「文華」的佐臨先生將在「假鳳虛凰」中牛刀小試，他的同窗朋友，袁俊先生也在準備「還鄉日記」以後的驚人之作，我們還不能忘記能編能導的榮鳳，他將是沈浮的勁敵，目前也是「文華」的健將。此外「實電」的費穆先生，據淡經營，一張「錦繡江山」籌備來遲，攝製已經「經年」了，可見態度慎重的一般，他手下一員大將麥沖，幹練沉着，他日也可能是不起的新星。最後說到應云衛先生，他在「國泰」

是製片主任，「無名氏」成績不佳，「長江南」是「翻箱」的機會，老先生似乎應該發威了吧；其餘許多位「華影」舊導演乏善可述，而屠光啓技術雖還不錯，可惜本頭差點，「中電」還有位趙丹，他的「衣錦還鄉」是一個傑作，我們且看他「突飛猛進」吧！

演員方面，以「文華」和「聯華」搜羅的最齊備，大部分過去「苦幹」的演員都集中在「文華」，將來很想大搞一下的樣子，其次是「聯華」，凡是和史東山合作過的人，即便是一二句話的龍套，也被請去當基本，配里子多，片子出來也就整齊了。「實電」擁有王人美，張翼，沙莉，李宛青，李偉等，「中電」最近重用黃宗英是得意之舉，她和謝添主演的「追」可以賣一點錢。至於「國泰」現在在力捧馮諾，想造成幾個能為自己用的明星，眼光也真不錯，其餘郭平，吳鶯鶯等一時還沒有機會發展，看一看目前幾個大公司，主要的演員差不多全是舞台出身，可見話劇對電影的利害關係，目前的冷落大是不該了。

另外，還在美國有歐鶴鳴，孫瑜，黎莉莉等在美方技術合作的名義下努力工作，將來回國是不容輕視他們的巨大影響的。

統觀目前的影界雖還有粗製濫造，或者手工業化的製作情形存在，但從業員們沒有一個不是懷了極大的熱忱，刻苦埋頭，想跟美國的影片較一日之短長，一年，二年，有這個願望，加以不斷的不屈服的勞作，相信總有實現的一天。我曾經問一位替外國某大公司做宣傳工作的某先生，我說：「是不是中國影片有一天也能夠爭取到世界的市場？」他回答得很妙：「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遠些，只希望能控制國內的市場也就差不多了。」

筆者對於技術方面，毫無知識，這里不能接觸到一點電影技術和技術人才的問題，例如導演術，攝影，燈光，裝置，配樂，效果，錄音，和其他的電影技術和人才，技術的學習應該是今日中國電影重要課目。

學唱漫話

薛彬



二、如何學習

學習歌唱有如一個宗教信徒，要以世界上最潔淨的心神去學習這項工作。否則便會屈服於社會的醜惡底誘惑，致使藝術工作不能前進且後退，藝術生活不能嚴肅且放蕩。於是在藝術方面便完全失去了專門的精神，成爲藝術的渣滓而被淘汰。

神聖的歌唱藝術，是由人的心靈深處所湧出來的性靈呼聲，所以學習音樂必須以一神宗教徒似的虔誠態度，一心一意的努力研究。若果抱着名利的目的

而學習音樂，那無疑是絕一件對劇本的生意，因爲抱這種目的而學習音樂者，決不能成功，決不可能達到目的。

歌唱藝術的學習決不是在短時期內你可得到成功的普通一般徒事音樂藝術工作者，往往以爲有了兩三年的學習時間已儘夠了，可以爬上音樂台上開歌唱會大出其風頭了，可是事實上音樂的學習絕不是這樣簡便的，否則這麼大的世界，這麼多的人類何以知名的聲樂家之數竟是屈指可算呢？由

此便可悟到聲樂藝術的學習乃是一件艱苦的工作。若果才得到一些皮毛便以爲已盡沒其中奧妙而自滿，這樣，結果是自招失望的苦悶，因爲人們到底不盡是響子。所以若果要成爲一個真正的聲樂藝術家貢獻你的天才與藝術於人類之間，那末除了拘着爲藝術而學習藝術的心理及不惜時日的去研習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在這悠長的研習期間內，它使你失望，恐懼，流淚的時間多於滿足的

時間，但你不能因之灰心而放棄了繼續研習，因爲這並不是失敗的象徵，而是甘苦相間的體驗，乃是一個最好的鍛鍊機會。若能以最大的毅力來忍受一切失望與苦，默默地努力從事研究的工作，那末才能獲得藝術上的成功。

通常聲樂藝術研習所需的時間最低限度以五年爲目標，上節曾說過卡契爾甲(Cashier)跟隨普迪拉(Popora)學習聲樂足足練習了六年的練習曲，一隻都不教唱歌，由此可知五年的時間在聲樂學習中是一個短而不是長的時間。

暫時撇開那些苛刻的練習和單獨研習所需的或多或少的年限不談，但我們可以作一個理智的估計。

僅是呼吸法與發音法就非得要有長時間的研習不可，否則便不能獲得真正的瞭解，及得到潛意識的基礎，單是這一次工作的完成——祇是局部的完成，并非全部的完成，因爲藝術這東西，根本就是學無止境。——最少也得要有五年的時間。一位良好的音樂教師會坦白的告訴學生們說，在二十分鐘

內盡夠把他所知的關於聲樂的一切知識完完全全告訴你，但是你若想依着所說的去研習，就非得要有二年工夫不可，否則絕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表面上一個學生似乎是已經深切了解教授對他所詳細解釋的一切，然而事實上並非則是真正的了解他還得要繼續的不歇的去研究，學習，三遍，五遍，十遍，百遍，達至千遍萬遍，這樣才算獲得一個真正的了解。

其次對於聲樂技術方面，也非有一個長時間去深入探求則不為功，這樣對於聲樂藝術的技術方能慢慢得到一個眉目，跟着又要去沒法了解樂曲及工曲者，嗜好對於華格納的作品及只個人和其巨擘的夢想若果沒有一個真正的認識與了解，決不能把他那偉大壯麗的新直詩解釋出來。

對於各國民歌演唱得是否能完喜，也要視演唱者對於各國的民族性，如他們的憂鬱，觀樂，人情，習慣，是否真正認識與了解而定。

現在再談談音色問題，各人具有不

同的音色，相同當然亦偶爾有之，但美學學者要想把自己的音色改成與某人的音色一模一樣，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音色乃各人不同性格的表現，不同的性格是不可能勉強便之一樣。

初學聲樂者，往往誤解以為依了各樣的音色，便可以做成各樣的發聲法，但真的發聲法祇有一個，若果在學習時去模仿成名的聲樂家，只能模仿其發聲法，絕不能模仿其音色。譬如一個感情高音硬要使自己的音色變成劇化高音，結果是把自己的高音給毀了。卡魯蘇是卡魯蘇，司基拍 (Tito Sarpis) 是司基拍，若果卡魯蘇想把自己變成司基拍，或司基拍變成卡魯蘇，結果變成一團糟。

在學習時對於表情與動作換言之乃音樂台上的儀態，及在歌劇中的表情動作，必須注意，因為聽眾并非個個閉上眼睛來欣賞的。所以當練習的時候必須採取自然姿勢，萬不可隨意定立，或伸頸墊足做出種種奇形怪狀。

總之，如何學習說來極簡單，就是

以潔淨的心，順着正確的方法埋頭研習。可是做起却沒有這麼簡便了。

刊月合綜彩五

七色 雙色 封面 插頁

豐富 內容 編排 新穎

福幸

版出期十第

長篇
連載

雞毛店

沈寂

五

老鐵立在門口，兩眼煩燥地朝四周一掃：

「種子」裏的爺們正在噁哩哈噁哩忙著晚餐，一撇見甲頭臉色沉鬱，傷不樂的樣子，大家夥互相警告地踢踢腳，蹙一蹙嘴，立刻安靜下來。

小井哥兒怕沒聲兒的把一碗辣醬，一碗鹽菜搬到近門口的空地上，又從李鴻圖那兒接過飯，一碗一碗的圍着那兩碗菜放成個圓圈。

老鐵呆了一會，慢慢的走到朝外的空位上，就地一坐，兩手按着膝蓋，眼睛惘然地注視着從碗裏上來的熱氣，爺們也都默默地過來在地上圍了一個圈子，有的蹲着，有的盤腿坐着，四麻子怕弄污褲子，脫下鞋，把鞋底對疊起來墊在屁股下。

鹽菜漢賊得發慌，先獨自捧着碗用牙齒啃着飯，淡口嚼着。

小井哥兒拿了放筷子的馬鐵罐子，一個個挨着分過去，故意把四麻子輪到最後一個，而且不很情願的只在他面前幌

了一幌就拿開去了四麻子來不及拿，一根筷子掉在地上，他拍起來吹去黏在上面的灰，一面用衣角擦着，一面朝老鐵看，希望對方注意他。

李鴻圖兩手捧着一面盆熱氣騰騰的湯，眼睛直瞪着盆裏，怕湯溢出來，邊走邊呼喝着，四麻子和鹽菜漢左右讓開身子，李鴻圖慌不迭地把來朝地上一放，趕緊把燙痛的手指合在嘴裏吮吸着。

待他坐定後，大家夥全用三個手指捏着匙羹吃起來。唱道情的把飯燒得一半生一半焦，吃得大家都皺了眉。

小井哥兒筷子像雨點般落在辣醬碗裏，嘴裏一口還含着，筷上就蘸了一團，眼睛又直盯住鹽菜碗，牙齒把鍋巴咬得吱吱噠噠響。

四麻子一面吃，一面瞞着別人，見小井哥兒儘吃菜，也就伸過筷去海底撈月似的扒了一大筷鹽菜和一大團辣醬來留在碗裏，再貪懶地去揀着下飯。

約雷子坐在老匠左手看護他，不時替他揀着菜，匠者頭總是笑着點點頭，把碗湊到嘴邊，慢慢剝着，辣醬黏在鬚子上。他的「孩子」坐在身後，嗚嗚叫着，一看見主人有飯

粒掉下，就用舌頭紙去。小井哥兒就在碗裏抓了一大把飯，放在地上，讓牠吃。

鐵羅漢嘴巴圓，喉嚨大，吃時聲音很響，像豬在咀嚼，扒了三口白飯，祇將筷尖上的辣醬吮一口，就有味地咕的一聲嚥下去，人家吃一碗，他吃二碗，李鴻圖一看不是事，自己抓早兒添滿飯，又偷偷的替黑妮子留下一大碗，藏在爐子後面。

老鐵不斷地把生米吐出來，菜也不多吃，匆匆的扒了一碗，把筷子擱在碗上，到舖上去抽煙。

他一離開，幾隻手同時伸到面盆上來要倒湯，四麻子和小井哥兒按住兩邊，大家不肯放手，互相瞪着眼併着，唱道：「乘機搶了兩口。」

約雷子見他倆都不相讓，從中解着圍：

「別搶，輪着來。」

「藍青龍」的在約雷子前不敢要強，聽他這末說，就鬆了手。小井哥兒却伸着兩手連盆捧過去，在自己碗裏倒得滿滿的，又把老匠的碗奪下來放在地上，倒了一碗，還送上去替約雷子倒，約雷子搖着頭：

「我不要，你留着給四麻子，他要……」

小井哥兒搶過碗來替他倒着，然而在原處一放。面盆裏祇剩下淺淺的湯腳。

四麻子氣得飯也嚥不下，慶巧鐵羅漢添不到飯，嘆着，四麻子就鬥氣地把自己的飯覆在鐵羅漢碗中，惡狠狠瞪小井

哥兒一眼，交着手，站到門外去。

要水花碗的得意洋洋地，把頭一昂，對約雷子指指門外。

那個貴吐地看他一眼。

李鴻圖故意吃得最後，等人家走開後，他就將吃剩的鹽菜和辣醬併在一個碗裏，把碗在火爐後的一大碗飯也拿出來，兩眼朝四面掃了一遍，只見小井哥兒在洗着碗，鐵羅漢靠在牆上抬高頭，用污穢的指甲揚着牙縫中的菜葉，四麻子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杯水，喝了一口，抬起頭咕嚕咕嚕地漱喉嚨。剩大家夥都不在意的當兒，李鴻圖輕輕地把一大碗飯用左臂挾在胸前，左手攬了那碗菜，右手寬大的道袍袖在前面一遮，臉上裝出沒有虛心事的樣子，跳着腳，走到自己舖前，鑽進「查飛」去，黑妮子一看見他，立刻背朝外，他輕輕地把碗放在舖上，推她一下，伏到她耳邊，悄悄地：

「我放在這兒，當心別翻了。」

黑妮子不理他，但一聽他鑽了出去，查飛一放下，就一骨碌翻身過來，拿了一雙筷子就划。

「桶子」裏的光線，漸漸的動盪下去，模糊地祇能看見些輪廓。約雷子點了根火柴，把點在四麻子和小井哥兒之間的牆上的生炭紅燭點燃，起先燭蕊很短，火如黃豆一粒大小，慢慢地火燭伸展起來，桶子裏映起了一層黃腫腫的光暈。

大家夥把查飛格「做街」下來的錢，全交給甲領，老鐵望着身旁這一堆錢，叫約雷子過來點數。

四麻子坐在舖上脫去衫子，前前後後看了一番，拍掉灰，在肩上一披，背靠着牆半臥着，從口袋裏摸出一匣「旭光牌」來，仔細地用髮得寸把長的小指甲尖，慢慢地把黏縫揭開，抽出一支在手指裏滾滾滾來滾去審視一會，又小心地將煙捲一端的煙絲挑出，從底下摸出一個紙包，把紙包裏的白粉統些出來放進煙捲裏，再把煙絲塞進去，然而在手背上頓了幾頓，滾到煙火邊去點燃，悠閒地從鼻孔中噴進一縷縷白煙。

唱道情的坐在小井哥兒舖上，對他眼瞪瞪的望着，烟霧在鼻子前遊過，連連嚥了兩口水，見那個不理自己，就沒手勢地去拿那香烟匣來看，被四麻子劈手奪過去放在袋內，李鴻圖知道四麻子誤會他的意思，紅着臉解釋：

「我瞓睡，我……！」

烟頭上的火光隨着四麻子的呼動，一明一暗閃亮着，把他臉上麻子照得很清晰，他舒適地閉着眼睛，將烟支吊在嘴角上，慢慢地吐着烟。

李鴻圖被引起了癢，舌頭下涎水湧得滿滿的，他兩顆貪婪的眸子裏反映出兩點火星——也是一明一暗的。

鐵羅漢和小井哥兒倆都脫下衫子，捉着跳蚤，鐵羅漢拿得指頭一癢癢沫一癢癢躲着虱子的地方擦去，黏了起來，趕緊用無名指在一起揉了幾揉，然而兩個拇指對挾着，啞！的吐出一泡血來，朝褲腳上一擦。

老鐵點全了數，留下六成，叫約雷子把多餘的四成拿去「劈劈」，約雷子按照等級一個個分着，大家夥兩眼望着接

在手中的「血」數變不窮。

小井哥兒忽然站起來，赤得膊，從李鴻圖肩上升過手去，問四麻子要錢：

「喂！這下子可給了吧？」

那個冷不防驚得顛一給，香烟從嘴角上掉下來，煙火帶星的落在舖上，李鴻圖趕緊拾起遞給他，他邊拍滅衣衫上的火星沫子，邊說：

「搶什麼？」

「中配詳子（五百塊錢）呀。」

「哼，」那個奸詐地笑了一下，把烟帶吸了一口，遞給李鴻圖，掂掂掌中的錢：「趕明兒說吧，這些個我要還給鐵羅漢。」說着，打算走開。

小井哥兒伸手一把把錢搶去，四麻子跳起來喊着去追。

忽然，一下嚴厲的喊聲：

「小井哥兒！」

要水花兒的連忙把身子縮回來，望着老鐵。

老鐵的臉，一半明一半暗的，沉鬱得非常可怕，兩眼威脅地直逼住小井哥兒：

「拿來！」

小井哥兒的爺們全驚異地向「甲頭」望。

小井哥兒畏縮地走過去，把錢送到老鐵手裏，木雞似的立着，兩手在屁股上擦着汗。

老鐵的臉皮肉翻得很緊，發着光，身子坐着也顯得很瘦長，尖下巴下一排絡腮鬍子一直沿到耳根，和鬚髮接住，兩頰被現出狹小，半白的頭髮野草般直豎着，在牆上被燭光照得顯着個可怕的影子，一雙濃眉微皺，眸子內發出譴誶的光芒。

「你幹麼搶他的份兒？」

那個喘喘着：

「他搶給我的。」

老鐵擺一擺手：

「甭說了，他爺們（指指四麻子），剛纔說給我聽，我全知道了。聽說你還跟爺們鬥（毆打）？」

「我……」小井哥兒在甲頭威嚴的眼光下失去了自在。

老鐵把上身從牆上昂起來，聲音宏亮地：

「小井哥兒，咱們這桶子裏的家裏爺們，論輩份，你是小爺們（晚輩），論「門道」，你也進得最後，這兒的爺們都是你爺叔班子，按照咱們幫規，小爺有點兒臉的，老師太們打得也罵得，幫中有句話，是「不來不怪，來要受戒」，可是爺們都讓係你小，有什麼買上說節，就含糊過去，沒想對你拔皮絆（辦事生非），我一整天在外，不知道，今兒格要小四麻子他爺們告訴我，我還睡在鼓裏。你知道，你曾犯老師太，是「中」要「中」忘了第三要，「十禁」中犯了第十禁，應該家法處治，打死不論！」

小井哥兒的頭垂了下去，兩臂軟軟地掛在兩邊，赤裸着

的胸脯起伏着。

爺們全靜靜地坐在四周，望着甲頭，空氣很嚴肅。

老鐵頓了一頓，聲音柔和了些，但臉色依舊很嚴肅。

「我告訴你說：我老鐵在家裏（在幫）也不多久，這桶子裏「老幫」的不在少，鐵羅漢、豹雷子他爺們都是老大，匡老頭可以稱得起一聲「老幫四爺」（在幫年多資深者），可是承他爺們瞧得起我，公讓兒推我做甲頭，我不求別的，但願吃過去，混過去。咱們「硬探幫」在這兒祇剩下咱們這個桶子，該替前人掙個光彩，憐憐拚着苦，讓人聲不離，別自家爺們起鬧。吃別幫見笑。今兒晚剛刺熱打鐵，我家磨家磨（訓誥）你——」老鐵伸出三個手指來：「我告訴你說，光棍兒立如松，坐如鐘，行如風，光棍不在大小，只要頭得好，三分安齊，七分交情，在家不打人，出外無入打。你年輕，有的是將來，幾兒離開桶子開碼頭去，人生地不熟，不能再冒兒咕冬的鬧事，要不然碰到釘子，單身一隻鳥，沒人會來調將你。你記住，光棍有三讓四得，三讓是讓老，讓小，讓女人；四得是苦得，受得，窮得，富得。記住這些個，天下二十四條半河，七十二道半欄，三欄六讓，八塔七桶，祇要有家裏爺們在那兒開大鑊飯，你就不愁透不開，幫言說得好，祇看手甲交情，沒有干單風。你別年少氣盛，脫離犯規。」

大家影都呆呆的坐着，大火使他們在牆上畫出龐大的影子，隨着火光搖蕩。李轉圖把那烟蒂吸了幾口，吝惜地把來

捏過來在耳邊。用腳在褲另一隻腳的襠。鐵羅漢老想圖睡，眼皮上起了油光。小井哥兒依舊癡癡地立着，眼珠凝視着地，四麻子嘴色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笑紋。

約雷子去和老區坐在一起，慈憐地望着裏水花兒的背影。老區似睡着似醒着，瞪着一對白癡眼泡珠。撫着「孩子」

老鐵已經溫和了些，燭火照着他的頭髮，花白的一段泛出金光，滿臉的鬍子看上去覺得很麻。他習慣地兩手捧着衣襟，他說了許多話，胸口微微有些氣喘，聲音也就柔和了許多。

「門外的人，以為咱們幹「流巴子」的，都是強龍地頭蛇，當地惡霸，他們不知道咱們有道德（有歷史有規模）有幫規，不能胡來。有仁有義你行得開，沒仁沒義你別想動，別說自家有好處，「小的」也受惠，拙比四麻子他爺們說吧，他原是「盤花桿子」幫在這兒自有桶子，他在這兒開碼頭，原不必我招呼他，可是我跟他老的（師傅）是同山弟兄，一個糟裏吃過草，當初在北京，他老的「把」桶子當兒，我常去串門兒，那時四麻子還在幹「架桿子」，他老的為人厚道，江湖上幫子裏的沒有不讚揚的，他小的開碼頭也總是透得開。」他指指盤着龍的：「就說四麻子吧，他知道自己是客幫，處處款待你們，他長你小井哥兒一輩，憑他老幫的身份，一定會處處指正你，再說咱們桶子裏，也要推四麻子他爺們最仁義，你連半個手指也及不上，往後你該守着幫規

，還得常常請教請教他。」
四麻子知道老鐵話中有些諷刺他，不自然的笑了一笑又抽出一支旭光牌來吸着。

「還有。」老鐵向眾人掃一眼：「剛才我同約雷子一起去看市面，瞧樣子，咱們「做街」來的再不夠買念羅子，咱們得苦一下，從明兒格起，粉子裏得和些玉米粉，諸位爺們「做街」也得買力些……」

大家夥都感到前途黯淡地垂下了頭。

六

小井哥兒不願在四麻子未睡前，在他那帶着得意的眼光下在一旁躺下去，桶子裏又沒什麼好幹的，就溜到外面去，門外被月亮照得白冷冷的，前面火燒場子顯得很空曠很荒涼，角落裏聽着看憂鬱的歌，小井哥兒昂着頭望月亮，月亮也望着他。

有一件衫子披在他身上，他回過頭去：

「我，謝謝你。」

「我怕你着了冷。」約雷子愛護地摸摸他的手：

「外面很陰，進去吧。」

那個掙開他的手，獨自一人朝小河那邊走去，坐在河邊一塊基石上。

河水污濁而且烏黑，在慘白的月光下緩緩流着，發出一種臭味，有一艘垃圾船停在河中，船一盞昏黃的燈像一隻

病人清溪無力的眼睛，幾個灰色的影子在船舷上走動，寂寞地呼喊着，沿着河邊堆滿了垃圾煤渣，像一連串小坵似的。

約雷子悄悄地跟過來，坐在垃圾堆上，身子比那個高出

一截，用關切的眼光望着對方，悵悵的：

「剛才老鐵說了你，你火啦？」

小井哥兒不勝怨憤地伸舌着：

「你跟我評個理看，他昨兒格輪給我中配詳子，我問他要，他起先推說劈了霸，我等他劈了霸，他又推三推四，甲頭也不問一個青紅皂白，把我一陣罵，我……」

小井哥兒指手劃腳說着，約雷子將他手輕輕捏住，阻止他：

「你聽我說，小井哥兒，這本戲我知道得最清楚，我跟甲頭回桶子的當兒，四麻子在半路上接着，找你的皮絆，他說你平時不顧歹什麼的。甲頭不是不聖明，誰是誰非他早就瞧在眼裏，可是四麻子他總是你老師太，又是客對，買他一個臉，他剛才明裏家裏裏，暗裏話中帶着刺，你不是聽不出來。」

「可是這一下子，他是老媽子坐飛機，抖起來啦。」

約雷子沉默了一回又安慰地：

「好吧，提明兒我剩空發拖（暗示）他幾句，省得他再六月裏戴耗帽，不識時勢。」

小井哥兒似信非信的對他笑笑，掉過頭去望河面上，河裏的月亮被波紋攪得癩巴巴的，劃成一條條銀光，忽長忽短

的閃爍着。

約雷子見他依舊很悵悵的樣子，就逗着他：

「小井哥兒，你幾兒生日，我請客。」

「生日？」那個笑着搖搖頭：「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約雷子用手指戳戳他：「你這傢伙，連自己生日也忘了。」

「不是忘了。」小井哥兒笑着解釋：「我真的不知道。」

「那才怪，你爹娘不告訴你？」

小井哥兒低下頭去，聲音很輕：

「我沒爹娘。」

「沒爹娘？那末宋爺……」

「我是宋爺在路上拾來的。」

河水咽鳴着……

「宋爺那時在漢口開碼頭，單身獨居的，一到晚上，就躺在一家粉子窩（飯館）門口，有一次，深更半夜的，他瞧見一個女人抱着我，放在衙衙角上，轉身就跑，宋爺聽見我哭，就把我拾了起來，我就一直隨在他腳邊，他把我當做親生欠官，我跟他那兒學會了耍水花兒的，可是他不要我入幫，他常說：「有出息，你幹別的去，你不是流巴子的種。」去年咱們到這兒來，宋爺替東洋人「賣漢火」（私販毒品），給老虎皮抓了去，沒「脫稍」（出獄）就升了天，隨了把我交給老鐵，怕老鐵推託，就說是他的欠官，我鑽入了幫。」

停在河中的拉圾船，好像要起程模樣，人影忙亂地穿梭着，颯颯慢慢地升了起來。

「我二想起宋爺，就要抱頭痛哭，記得在漢口的時候，咱們常常活在水邊（困乏），他總把「做街」來的「粉子」（飯），先讓我吃個飽，自個兒餓着，他老是拍拍我是肩膀，聲音沙啞的說：「小井哥兒，是我害了你，我不該把你捨起來，誰知道你不會到個「火星」（富人），目前也不會受這個苦。」我說：「我喜歡幹流巴子」，他對我亂擺手，說我年輕不懂事，他說——我到目前還記得他說：「咱們幹流巴子的是英雄末路，最低卑，也最下流（低級）什麼人都罵得打得，長長縮縮的像一頭狗，津狗也欺侮！住的是街頭門角，吃的是冷粥壞飯——不是人過的。」他說着說着，眼角上就掛上了眼淚。」

豹雷子坐在前面，垂着眼望住他，白冷冷的月光洗沐着他矮小精壯的身子，他在小井哥兒稚氣的眼光裏第一次感悟到小井哥兒還只是個孩子，而在這孩子的心上已經可憐着目己的身世，他是應該抱頭一哭的，可是他沒有哭，他還是挺直的坐着。

有一陣涼風吹來，小井哥兒感到寒冷地把衣襟遮住胸口

「我還記得，我跟老鐵最後一次去看宋爺，宋爺那時已經病得走不動，我們在鐵欄外，他在鐵欄裏，一聽見我，就

老遠的一面抹着淚，一面扶着牆走到鐵欄邊，伸出一隻手來，在我頭上撫着，撫着，一句話也不說。我把「粉子」遞過去給他，他也不來接，眼淚一滴一滴掉在我手背上，我忍不住頭頂住鐵欄哭起來。」

豹雷子同情地將兩手按在他肩上，柔聲地：

「小井哥兒，別想這些個了，過去的讓他去吧，還要你好好的幹，宋爺會笑的……」

小井哥兒感激地苦笑一下，就掉過臉去望河上，那艘拉圾船已經走遠了，那盞黯黃的燈也漸漸縮小了，傳來淒涼的呼喝聲。他極力忍住淚，掉開臉去望月亮，月亮愈來愈亮……但是在他眼中愈來愈模糊了……

下期小說預告

審判	溫凡
飢荒	李春舫
迷惑	津蕪
畏縮	田青
信號	托爾斯泰



西藏見聞錄

十 嚼圓根看犁牛

離了靖西，大路仍溯河沿山而行，約三里，過金利卡，有住戶六七家。這條大路由右側而上，遠遠的望去，那座村子的外表，似乎很是雅緻配合着四週的人感到可愛。

我們一行順着山路步步高，途中看到附近的村女，三五成羣，各攜着一筐筐的紫色蘿蔔，（又名圓根）迎面而來。蘿蔔的樣子，較內地爲大，紫紅的顏色，常常有騾幫們不時攔着那些村女，向他們索取，却並不給錢。大家嘻嘻哈哈的耍了很多，因此我也分得兩個，其味極爲可口，且能解渴，騎馬食之，尤覺別有風味。過此順山勢再下，即走入一平坦區域，週圍極廣，惜四周衆山環抱，否則到是一所良好的機場。

過了這塊廣大的平壩，左側半山土亦有小村一所，住戶十餘家，名爲家溪。山頂有喇嘛寺一所。建築相當宏大。再前行，兩旁樹木仍盛，惟路道已崎嶇難行，一路盡係山石

起伏，或高或底，至午后四時又轉一灣，隨進入另一山谷地區，到了羅卜主基。

走到入口處，也有一道小柵欄，左側的建築甚廣，說是西藏地方造幣的所在。現在已停止鑄造，所以就顯得異常荒涼。記者一行爲了趕路起見，祇好仍向前行，又三里天色已暮，乃就道旁小屋而息。

十二日晨，再循山溝向東北行，一路居然愈走愈高，再進地勢更高，氣候亦異，觸目之處，亂石嵯峨，草木不生，沿山岩而上，則見雪山處處，縱橫起伏，村落人家更爲稀少，僅有印度郵局設的馬站每十五里便有一所孤立零仃的立在路旁。俯視着人羣的來往。這時，我看到了西藏著名犏牛，（又名毛牛）一羣羣的在半山上到處尋食。牠的形狀與普通的水牛相似，滿身長着長毛，尤其是腿部，胸部，及尾巴等地方，長毛幾乎拖地。牠的性格極爲耐寒。再加上牠那龐大的雄偉的體力，所以能載重運貨物，用作食肉，其味尤佳。一路翻山而上，約一小時，又入一大平壩，荒野如前，

揮鞭馬而過，於午后一時，達西藏邊界的第二重鎮帕里。

十一 荒涼中的帕里

帕里說來是塊平地，可是它有拔海高度四千公尺以上，因此就形成了極的高寒。由於氣壓太低的緣故，在大平地上，看不到樹木和花草，也看不到耕耘稼穡。這兒四圍極廣，雖有一兩百戶人家，但是遠遠的看去，那不過是微微的一點。鎮市的中心，有幾所極高的五六層的大廈，樣子很像堡壘，據說就是帕里的衙署。四周也密雜的建立了房屋，過去曾設有砲台，但自英國和約簽訂以後，那座砲台就被迫拆除，直到現在已連一點遺跡都找不出來了。

記者到後，便借住在一家藏商的分店裏，經理叫做羅桑，是一位三十左右的藏人，事實上他的故鄉是西康寧靜。他看到我這位遠來的客人到時，很禮貌的招待我在他的客室，不讓我再向前進，過來陪着我閒談，還有他的妻子，也很和藹的和我談話，時時都需要我的勤務來翻譯。這時，我住的那間房子非常講究，雖然是西藏式樣，可是用具，睡墊等等都是極新的，而且靠牆的地方木河的水勢亦因而愈急，馬蹄亂石，翻滾而上，好在每上一層，即有平地一段，所以尚不十分吃力。八時前過高屋，路旁亦有洋站，及少數住戶，均係供來往驟馬息宿的所在。並且選用花洋布的帳子遮擋住牆上的灰塵，一切都使人感到相當的舒適。一日三餐，都是他們招待，而且都是漢式的飯菜，所差的就差是氣候的高

，因此不得不生起火來，火的燃料，既非柴炭，又非煤塊，而是一塊塊的牛糞，弄得烏煙瘴氣，使人頭昏腦脹的非常難受。

當晚羅桑娶成夫婦，邀我到他們的臥室。飲青梅酒，由於他們對我很親熱，我也樂於和他們週遊。至此驟幫已不再前行，續雇傭極為不易，所以他們都希望我能夠多在帕里留一個時期。他們向我問戰事的情形，和他們所沒有見過的飛機大砲等一類的新式武器，以及科學上的一切的新發明，我一一的都講給他們聽。從這些幼稚的發問中證明，他們確是閉塞得可憐。

最後他們向我討藥，並且告訴我他們的病源，原來他們夫婦都有性病。男的患淋病，女的生白帶，至此，我想起了在印度朋友們說的那句玩笑話，「西藏人是百之九十以上都患有梅毒的，當心！」我才懊悔帶的都是一些無用的內服藥。要是帶有「六〇六」的話，那一定會成爲最好的禮品哩！

在帕里前後三天，事實上我沒有出門一步，街道上的情形，我沒有親眼去看，據勤務所告，街上一樣的沒有店商市面，僅有攤販零售商人。所有的那些店戶，多半是堆棧似的行號，因爲印藏間的貿易往來，必須經過這一個中途站休息。西藏當局在此地也特別設立了收稅關卡，當驟幫路過的時候，他們就要檢查收稅。奇怪的，他們沒有一定納稅的標準，通常的是按驟數數量計值，每歐約收銀二三十兩，但是也可以還價，假如商人能夠送些禮品，便至少不會吃虧了！

編輯後記

這一期內容，我們覺得比以前更為整齊，關於人物的作品例外增多，陳香梅女士寫陳納德可謂最能道其詳，陸丹林先生之「世界罪人陳景華」介紹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羅斯福秘密特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秘聞，甚為名貴，每期刊載。小說方面石琪先生賜「隱身術」一篇，頗饒風趣。「孤老頭與他的情人」充滿了人間的淒涼，蕭羣先生的「勃海灣的夏天」另有一種風格，俞昭明女士的「梅家酒店」可稱近頃力作，越新先生久不執筆，承賜「耳聞錄」一文，輕鬆而諷刺，頗得雅薦，其他如溫凡先生，李春訪先生，章蕪先生之作品，因篇幅留至下期，甚為歉仄。茲值外蒙邊疆雜誌，特約鳳西先生寫述「外蒙內幕」，高良先生之采病錄甚獲好評，下期讀有佳作，下期準於十月一日出版。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巨型月刊 第三期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壹萬元

主編人

沈鍾子

寂

發行人

丁會

洪基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新開路五六八弄四三七號
電話：三五六七〇

印刷者

正風印刷公司
電話：三五六七〇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二號

分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優待定戶半年六期計收五萬元◆

(包括郵寄掛號另加)

村 薇

ROSE COTTAGE

CAFE.....RESTAURANT.....BAR

製 精 日 每

點心咖啡奉送	色拉蔬菜盡添	炸大場春雞	出骨童子雞	白塔炸子雞
--------	--------	-------	-------	-------

(口路利亨路培爾亞)號三一二路南西陝：址地

號二六四六七：話電